

# 碧雲天外

雜誌叢書之二



！界世識認

！國中識認

：看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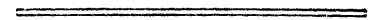
報國中

報晚國中

報周國中

成大之聞新集

格風之誌雜具



號八〇三路南河海上：址地  
部各接轉三四一五一：話電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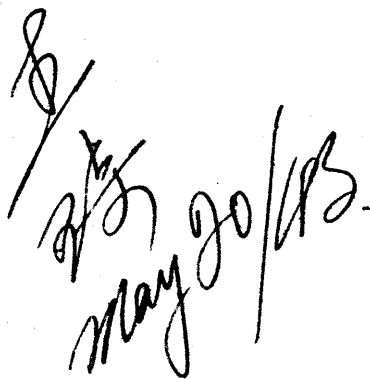
廣告效力宏大

# 雜誌叢書

第二種

## 碧雲天外

創作小說集



雜誌出版社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

# 碧雲天外（創作小說集）目錄

序	（一）
碧雲天外	子且（二）
小狗子	南容（一一）
人生的悲喜劇	漱石（二一）
鬼	譚惟翰（三五）
鏡的故事	譚惟翰（五三）
客星嚴子陵	譚雯（六七）
胸前的祕密	蘇青（八一）
趙老太	子且（八九）
錦瑟	丁諦（九七）

- 滄桑……………丁諦(一一八)
- 戲的世界……………丁諦(一二八)
- 父親的煙斗……………予且(一四三)
- 軍人之家……………驍夫(一五一)
- 雪夜的故事……………朱慕松(一六〇)
- 舞台以外的戲……………譚惟翰(一七二)
- 止酒記……………予且(一八五)
- 車馬驟的騎者……………王玉(一九七)
- 人間相……………譚惟翰(二一二)
- 異鄉人……………康民(二二五)
- 虹……………朱慕松(二三五)
- 燈和桌……………予且(二四八)

## 編序

「雜誌」創刊的時候，就預備多刊一點文藝作品。原因是當時並無純粹的文藝刊物，以及文藝較之理論文章更易爲讀者所接受。爲了這，我們雖然復刊了這本綜合性的刊物，但在編輯方針上，却是想做到多刊文藝作品的。

在文藝作品中間，我們又決定着重於短篇小說的提供。這裏也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短篇小說的形式，讀者接受較易，刊載和選擇上也較爲便利。第二是內容方面，可以更富於多樣性，而目前從事文藝工作者，正需要和應該表現多方面的。

過去「雜誌」每一期都有七八篇短篇小說發刊，翻譯的佔一二篇，其他都是創作。當然，「雜誌」今後也不會減少短篇小說的分量。

除開翻譯的小說預備將來另出叢書以外，我們先出這第一種創作小說集：「碧雲天外」，當然，以後還要繼續下去。

# 碧雲天外

予且

她生就了一副粗短的身材，一個最惹人憎惡的臉，塌鼻梁，大嘴。兩隻無神采的眼配上兩道粗眉。臉上既不平整，頭髮也很稀疏。還有兩隻手，十指生得很粗短，皮上的皺紋，令人一見就生出厭惡。

她自己也知道，任憑怎樣的化裝，也遮不了這種醜惡，便索與不去化裝。她自己更知道男女同學不大喜歡和她說話，便索與不說話。她終年的穿着那件藍布旗袍。一早起身就讀書。鐘鳴了就去上課。上完了課就回宿舍，她從不在一處耽擱，從不在廣場上走幾回。

在理，她的成績一定很好。事實上却又不然，她只是一個中下等學生。天之所賜予她的，委實太薄了。

有人說，她在這裏讀書，一定有一點使她得着安慰的地方。否則她在此地是登不下去的。到底有什麼地方使她留戀？別人都不知道，只有一位音樂教師龐先生知道。在他第一次發現這位女歌唱家之後，便深深的誇獎了幾句，他看出那醜惡的臉上泛出微薄的一層紅霞。那一對無神的眼內露出一絲兒笑意，他知道她的內心已經奮興起來了。

她一星期上許多課，從沒有一次奮興。只有每星期一點鐘的音樂課，她奮興！但是奮興却不在臉上，在心內。她靜靜地偷看着音樂教員龐先生，等到龐先生偶然回眸向着她的時候，她低着頭。但

，她的內心已經極度奮興了。

今天是禮拜五，下個禮拜六的晚間，校中要開一個同樂會，龐先生爲這會加增一個精采節目。今天，他特地教授一支合唱曲。曲名叫做「碧雲天外。」

「班上有這樣好的歌喉，我們怎麼能不在會中貢獻一個好節目？」

這是龐先生上課時候心裏的思想。

「碧雲天外」的一支歌，就開始在課室中教授了。

這一支歌雖是合唱，但那最高音却是一個人獨唱的。全歌的中間有三個波折，尤其是最末了一個，最婉轉最高昂，一直要高唱入雲。不用說，這一重任務，自然是這位最惹人厭惡的她去擔任了。

音樂是靠天才的，龐先生只要將節拍替她糾正好，她立刻唱的令龐先生十分的滿意。豈但是龐先生，就是全班的同學也是十分滿意的。她們都是興高采烈的，約齊了大家在星期日努力的再練習一次。

星期日的早晨，龐先生來的絕早，因爲練習時間還沒有到的原故，他獨自一人在校園走中一回。那迎人的陽光，葱籠的樹木，清新的空氣，直使龐先生不得不坐在樹下石凳上欣賞一回。這時候忽然有一片清脆的歌喉，從樹林中穿出來了。

「這……不是碧雲天外嗎？」

龐先生獨自的想着，面部露出極愉快的笑容。

「是誰唱的？」

他繼續自問着。



「還有誰？必定是她！」

龐先生一縷浮思在腦中蕩漾着。

「要是她這一副歌喉生在段綺霞的口腔之內，或者段綺霞的面孔生在她肩項上，那就十全十美了。」

「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更沒有十全十美的事。」

龐先生呆坐在那裏，發出一聲輕微的長嘆。那最末的一個波折，又從樹林中送出來了。這一次的歌聲，真是響遏行雲，就是龐先生飽聊歌聲的耳朵，也不得不爲之震驚，她忍不住立起身來，順着那歌聲走去，果然就遇見了她。

「你一個人在這兒練習。」

「龐先生，早呀！」

她那惹人厭的臉，發出一絲兒微笑，但厭惡終究是厭惡的，並不因這優美的環境加增了她一分的美！

她自己知道，她的頭低下了。

「今天練習一次，星期五再練習一次，就進行了！星期五，我們還請幾位先生來聽一聽。我想我們還要把服裝研究一下，行列的排法研究一下，就成。」

「還要換衣服？」

她驚疑的問。

「是呵！合唱服裝不美觀，不容易討好的。」

龐先生雖然仍是笑容滿面，她却一句話也沒有回答，無精打采的隨着他走向音樂室中去了。

禮拜五，果然有許多先生來看她們試演。這一次不在音樂室，却在禮堂。她們照龐先生所定的行列排好，這是一個金字塔式的行列，最高峯就是最末一個波折獨唱的人站着，因為要她高唱入雲，所以站在最高峯。這站在最高峯的，自然就是這位天賦的歌喉的醜惡小姐。

這是一個不適當的辦法，憑誰也看得出來。否則不排列，排列總不能讓站在最高峯的人，生着一副惹人厭惡的面孔。

「倘使一拉幕，被觀眾一見就哈哈大笑起來怎麼辦？」

「她實在生的太醜了，雖然是唱得好。」

「觀眾雖然是聽唱，看也是很要緊的。」

這差不多是各位先生心裏的意思，就是那些參加歌唱的同學，心裏又何嘗不是這樣想？在她們一遍練習，得到全體贊美之後。主辦遊藝的先生就說了。

「最高的一個人，讓段綺霞試試好不好？」

誰都知道段綺霞是一位最美麗的小姐，如果她再要一化裝，那簡直是碧雲天外的一位天女。可是她沒有歌喉，不能獨唱，只能濫竽充數。

這位先生笑着龐先生。龐先生覺得很為難，他深知道段綺霞唱不來，却又不好不叫她試一試以服衆心。他說：

「也好！段綺霞試一試罷！」

段綺霞毫不遲疑的便走上那個最高峯了。最高峯的人便走下來了。走下來站在什麼地方？什麼地

方都不好，她像是一個贅疣，一片落葉，一個畸零的人。她是多餘的，在看的一方面用不着她，她遲疑了半晌，站在一旁，眼淚就掉下來了。

歌唱仍舊進行着，像一個失去眼睛的龍，在天外亂翻亂滾着，沒有一點節奏，沒有一點精神，沒有一點美。大家都不快樂。龐先生尤其躁急，他沒有等到曲終就令她們停止了。他心裏念着；不知道這「碧雲天外」獲得什麼終局，他愁眉不展的叫她們散去了。

聽唱的先生們都紛紛議論着，覺得無論如何，終是美中不足。聰明的趙舍監，却想出一個辦法來了。她說：

「這個問題的解決很簡單，就是我們又要顧到看，又要顧到聽。看是逃不了人的眼睛的。聽却可以混過人的耳鼓。我們仍叫段綺霞站在最高峯。在她後面設一個天幕，讓會唱的人站在幕後來唱。這是一個演雙簧的辦法。雙簧的辦法就可以渡過這個難關！」

這是一種心靈虐殺，大家却一致的贊成着。龐先生有點氣，他說：

「誰去向她說呢？」

「我去！」趙舍監道。

「就是明天晚上的事，中間容不得有一些變卦。」

「不要緊，今晚我定可以說服她的。」

這一晚，龐先生在牀上一逕地睡不着覺。他一時想到她流淚的光景，一時想到今晚的她不知要受趙舍監何等的壓迫，一時又想到那校園中清脆的歌喉。第二天他便一早到學校中去。

今天，陽光，樹林，空氣仍舊是和前天一般的可愛。但是那清脆的歌喉却沒有了。他仍在石凳上坐下來，呆呆的想着，也許如今的她還是牀上睡着，決沒有心再到此地來練習歌唱了。他無精打采的立起身來，穿出了那幾株樹。

「她不是仍舊在那裏嗎？」

龐先生有些不自信，再定睛看時，不是她又是誰？

她正在那裏哭，看見龐先生便越哭得利害。他說：

「龐先生，我深深地對不住你，你教了我一場，我是決意要離開此地了。」

「你要離開？」龐先生不禁十分的驚訝！

「我在這裏還有什麼趣味？」

她這句話說的非常沉痛。兩人默然地好半天。龐先生說：

「那麼，今晚的雲碧天外？」

「我就是答應唱，又怎麼能唱得好？」

「你到底答應了趙舍監沒有？」

「我沒有給她的回話，我決定今天下午離開此地。我想我總要看見你打個招呼再走。……今早起來，我就到這地方來，我想不到能看見你，只想到上禮拜日這個時候。龐先生，是我最可紀念的一刻，我永遠地忘不了。」

說時她的淚水在眼中轉着。倏地就滾下了腮邊。她哭了，哭的非常傷心。龐先生非常的難過。他說：

「我雖不能阻止你往悲哀一方面想，我却希望你往快樂一方面，世間最快樂的事，莫過於有一個知己的人。人家說，樂莫樂兮心相知。你的藝術是我深知道的。我捨不得今天晚上沒有這一曲碧雲天外，在練習上我會費過不少的心思。可是我更捨不得碧雲天外缺少了你。你的歌聲，是唱給那些不懂的人聽的嗎？他們是不配的。我希望你爲我而歌。你在幕後，我也陪着你在幕後，幕前的指揮，我另外找個人替代！」

她突然的止了悲啼，非常熱烈的望着龐先生，接着說：

「社會之大，可是只有你……龐先生，龐先生。」她說不成聲，便倒在龐先生肩頭。她那副令人憎惡的臉，也不令人憎惡了。那短而且粗的手指，觸了龐先生的皮膚，令他覺得有無上的溫馨。她那無神采的眼，也似乎有了光輝。從含淚的笑容中說：

「龐先生，這時候，是我們兩人的世界。晚間，還是我們兩人的世界。今晚，我唱，決計唱！」

上課的鈴聲，把他們拆開了。龐先生走出校園，便看見趙舍監。

「昨晚你進行的怎樣？」

「真沒有把握！我倒很担心，這碧雲天外……」

「碧雲天外是沒有困難存在的。」

龐先生笑着向她說。

「她答應了嗎？」

「可是要我也在幕後。」

「那幕前的指揮？」

「看的也能混過人的眼睛，我找個替代準行。」

趙舍監沒有話說，只發了一個感慨。

「天下的事真是沒有十全的。」

「我們的命運就是如此。即使她生的和段綺霞一般的美，又焉知不令人覺得有缺欠呢？」

趙舍監不能懂他的意思，只向他笑笑便走開了。

晚間，同樂會果然非常順利的開了。尤其是碧雲天外，唱的人既有鮮明齊整的服裝，那美豔絕倫的段綺霞，又據了最高峯。再配上伴奏的音樂和幕後的歌聲，真是十全十美了。觀眾不單是本校師生，還有來賓和家長。他們無不交口稱贊着。段綺霞身後的那一層幕，就是碧雲天外。幕前幕後，分明是兩個世界，究竟那一個世界是在碧雲天外，却沒有人去研究了。

歌聲靜寂之後，幕閉。歌唱者都跑到另一個場所去換衣服了。原在幕後的人，沒有衣服換，仍在那兒相對的坐着。有兩個記者跑了來。和龐先生握手之後，便盛稱最末的一個波折，真是高唱入雲，令人神往。

「固然是龐先生指導有方，唱者的天才更是令人嘆服！」

「誰唱的？」另一個記者問出來了。

「誰唱的！」龐先生不敢回答，她却坦然的說：

「段綺霞小姐唱的。」

「我說是段小姐，你還不相信。」這一個記者向那一個記者說。

「他們呢？」

「都去換衣服了。」

「我們在外面等着，向她討一張相片刊在報上。」他們說着便出去了。

下一個節目便在這時候登了場。

這時起，她和龐先生便開始和學校告別了。辭職書和退學信是同時送來的。那幕前的指揮便代替了龐先生的位置。

同樂會的興致已經雲散烟消了。碧雲天外的曲調仍在人們口中哼着。當這個曲調哼出來時，總有人這樣的說：

「龐先生和她究竟到那裏去了呢」那答語總是：

「碧雲天外！」

碧雲天外！」

## 小 狗 子

南 容

冷天；陰曆十一月裏光景，風又大。在上海近郊，矗立着三四座洋房，洋房前的右邊，是一個垃圾堆。洋房廚房裏不要的東西，如黃菜葉，菜根，煤屑，零碎紙張，都向這塊垃圾堆上拋棄。但是這些被拋棄的東西，在一班窮人眼裏看來，無異是珍珠寶貝，這個垃圾堆，變成了他們的黃金地，經常不斷地蹲伏着一羣拾荒的男女小孩。

那些孩子，蓬頭赤腳，都穿得非常破碎，身上包着的實在不能說是衣服，像盔甲似的東拖一片西掛一塊。

有一天，洋房樓上玻璃窗裏，透露出了一個中年人模樣的面孔，他瘦削的臉，細小的眼，在望着不知什麼，他忽然看見底下垃圾堆上立着一個四五歲的小孩，一隻手裏挽着用布帶穿的破竹筐，再提着一隻洋鐵罐，一隻手裏拿着一把拾荒的鉗子，縮攏了身體，一個兒在垃圾堆上東找西尋。那時已經薄暮，可拾的東西，早已給先來的人檢去了，他是找不到什麼了，但是那個可憐的孩子，還俯身在那裏，向東踽踽走了幾步，又向西走幾步，拾起了一件東西，看看不中用，又丟掉了。樓上的中年人，看他筐子裏祇有很少的幾張破紙，洋鐵罐裏是空着的。那張小臉還不十分瘦，四方而又略帶圓的面孔，在風裏吹凍得通紅，因為在忍耐着寒冷找東西，眼睛緊眯着，小嘴緊閉着，緊閉得一邊的角度有



點向上歪扯，一副樣子，看來很可愛，又可憐。

樓上的中年人呆呆的看了一回，他心裏一動，忽然想到故鄉自己的第三個男孩子阿新，也是五歲，和這個拾荒孩子一樣大小，一樣長短。他最近看了一篇朋友紀淚孩子死的文章，中間說到孩子在世時，「一次嚷着要吃念塊糖，結果挨了他母親的一頓打罵，哭了幾分鐘，含淚收場。」他又想到孩子到世上來，生在窮人家中，實在沒有什麼好處。他又想到自己的妻曾經告訴他說：「我們的孩子，脾氣也總算好的，六月裏看見了賣瓜擔，就是我拿起瓜來看了一看，價錢不對，還給他，不買，我們的孩子總是不做聲的。」當時，他聽了妻的話，便說道：「可是他們不饑麼？」

妻回答說：「小孩子可有不饑的道理，祇是怕我，不敢吵罷了！」

「啊，可憐，可憐，」他歎氣說，「給你處置到這個樣子！」

「有什麼可憐呢？」妻說：「小孩子好依他們的一張嘴麼？我沒有這麼許多錢！」

他歎息說：「可憐的小孩，嘴裏不敢響，在肚裏忍耐着罷了！」

他想着，看着下面的孩子，他再作一個假設，假使眼前這個拾荒的孩子是他的第三個孩子阿新呢？看來祇有二尺半長，便要提着籃和鉗，一個人在寒風裏到處找尋祇值一文半文錢的爛東西。假使那寒風中站着的是他的孩子，他現在要怎樣可憐他呢？

「唉，他的爹娘何嘗不可憐他，但爲了生計，不得不忍痛打發四五歲的孩子也參加生產，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他想到這裏，眼看滿天鮮紅的晚霞已經變成紫黃色的暮靄，天快要黑下來了，但那個孩子還是在那裏徘徊不去。他就從旁邊書堆上拿了一疊無用的舊報紙，跑到樓下門外去，走到小孩子跟前問：

「喂！孩子！天黑了，你爲什麼不回去？」

「我今天檢不到東西，媽媽要打的！」孩子回答。

「唔！」他點點頭，便道，「喂！我這點報紙給你，這些都是沒有破的好紙頭，可以賣錢，你回去給你的媽媽，她就不會打你了！」他把報紙塞在他的破筐子裏，孩子低了頭像不好意思的光景，默默的慢慢地走了。

二

離洋房不遠，向南不到半里路光景，從黃浦江裏分出來的一條小支流，彎彎曲曲，經過這裏。這條河流是汙濁的，像墨汁一樣，白的一塊塊烏賊魚的骨骼，黃菜葉，小木片常常順流而下。河邊荒地上江北人用蘆扉，破蓆，斷磚，碎瓦，爛洋鐵皮，搭起了他們的房子，成爲村落。婦人和年紀大一點的孩子，經常拿着長竹竿撈河裏浮來的東西。

村落最後的一家，也是最小最破的一家，土製的行灶位置在門前，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人在用鏟刀淘着鍋子裏山芋和碎米煮的稀粥，灶洞裏火光熊熊，鍋子裏熱氣蓬蓬。這間家屋，可憐的形狀，分明是最後從江北趕到上海來，勉強佔着一小塊地位，並且剛在開始生活的掙扎，一切都是草創，不成樣子。一個穿短打的中年人，個子很長大，面孔上充滿了紅泡似的東西，一看他的外表，便知道他健康而經得起奮鬥。他走到破屋跟前，婦人說一聲：「回來了！」

「唔！」他向婦人和鍋子看了一眼，他的眼光頗有威力，他的性格極堅強，這是因爲他一生下來便從苦中求生活，千敲百鍊到如此的。至於他的心，是誠實，坦白，並且很慈愛的。他看見天色晚了

，他的大女兒在澆菜，便問起：

「小狗子呢？還沒有回來？」

「吃飯後給我打了一頓，」婦人回說，「他祇會在三尺地面上找東西，不會到遠一點的地方去，祇會吃，一碗一碗的吃進去！他大概怕我打，嚇得不敢回來！」

「唉！」他歎一口氣說，「孩子祇有這麼一點年紀，檢得到檢不到隨他去罷！這小孩子也怪可憐的！」說罷，便叫他的女兒道：

「大狗子，你去找找他看！」

大狗子放下水瓢，剛走到後面一座木橋前，便喊：「弟弟來了，弟弟來了！」說着，走過去看弟弟手裏的筐子。

弟弟把籃子一揚，像炫耀似的，嘻開了嘴說：「報紙哪！」

姊姊接過了筐子說：「嗨！這個小孩真的拿到這些報紙！」

姊姊拿着筐子忙走到爸爸跟前，對爸爸說：「你看，弟弟拿到這些好報紙呢！一點都沒有破的！」

爸爸拿着報紙，一張張翻開看了，便用和悅的臉色，手撫摸着小狗子的頭，問道：「這是那裏檢到的？」

小狗子用手指着北面：「是那座洋房子裏的一個先生給我的！」

「真的麼？」爸爸又問。

「真的！」小狗子回答，「他問我，天晚了，爲什麼不回去？我說因爲檢不到東西，回去怕媽媽要打，他就給我這些報紙！」

「天下倒還有這樣好心腸的人！」婦人也過來看了報紙說，「你有沒有謝謝那位先生，說謝謝你！」

「沒有！」小狗子搖搖頭說。

「笨孩子！自然要說謝謝你！下次再要碰到這樣時，你要說謝謝你，可記得麼？」婦人教訓他的孩子。

「嗯！」小狗子回答着，「爸爸，這些報紙值錢麼？」

「值錢！」爸爸說：「這是最好的報紙！」

小狗子這時已靠在他爸爸的兩膝間了。

三

自從這天以後，小狗子一天到晚祇在洋房旁邊垃圾堆附近徘徊着，有時，也跑開一回，到別的地方去，但到將夜的時候，他總是守候在那裏，抬着頭向樓上看。這座洋房裏，原是一家書店的編譯所，當天剪剩的報紙很多，有些還是很完整的。那個中年人，就是編譯所的剪報員，他現在變成了竊賊似的，每天下辦公後，偷偷的把幾張報紙藏在長衫裏，還叫那個小孩走遠了一段，然後把報紙塞給他，以防被守門的人看見。小狗子從這天以後，再不受媽媽的打了。他的小臉洋溢着快樂的笑容，你有時候可以看見他在馬路上一面唱，一面像馬一樣的跳跳躍躍的跑來，有時候又可以看見他在洋房後邊草地上和一羣野小孩歡天喜地的在遊戲打吵。

這樣的過了差不多一個月，那中年人要回家一趟，他把那小孩的事情也當做一件心事，他預算回

去一星期便出來，所以他在臨行前的一天，便多拿了一些報紙給那個小孩，並且對他說：「小狗子，我要回去幾天，我回去以後，你沒有報紙拿了，所以我今天多給你一些，你對你媽媽說，以後要一個禮拜沒有，她就不會打你了！曉得麼？」

「噯！」小狗子點點頭說：「媽媽現在不打我了！」

中年人像完了一樁心事似的，第二天就回到故鄉去了。不想回到故鄉生了一場重病，經過了兩個月才痊癒起來，身體衰弱不堪，還須經過長期的休養，他便寫信到上海辭了那個職務，他想到了那個孩子，又另外寫一封信給剪報部裏一個姓王的同事。

「王兄：因爲大病以後，身體衰弱，需要長期的休養，所以索性辭了職。現在，我有一件不好意思的私事想託付給你去做。這並不能算是什麼善事，祇是私人感情上的一件負擔。便是在我職時，門外垃圾堆上常有一個小孩，穿着襤褸的黑棉襖，手裏拿一隻破筐子和洋鐵罐，是四方而又帶圓的臉，你可以問他的名字，叫小狗子的便是。因爲他年紀太小了，祇有五歲，他拾不到東西，常給媽媽打，我每天私下給些剪過的報紙給他，成了習慣。我希望你能繼續我這件工作。如果你怕麻煩，你替我送十塊錢給那個小孩，告訴他說，給你報紙的先生不來了，把這十塊錢給媽，先生說，叫媽媽不要打。這十塊錢，你回信來，我馬上匯給你。王兄，你也是飽經人世傷心的人，接了我這信，想不會笑我稚氣的行徑罷？老張二月初八日」

#### 四

那個中年人老張，雖然叮囑小狗子在他回去的七八天不必再到洋房子門前守候。但是小狗子的心

總在那裏，他無意識地仍祇是在垃圾堆邊徘徊着。尤其在將夜快的時分，他仍呆呆的向樓頭望着。如此，七八天過去了，十幾天過去了，他總沒有望見先生的面影，筐子自然是空空的回去。他每天要到黑透才回家，第一個總是姊姊問：「小刀子！那先生還沒有來？」

「沒有啊！」小刀子憂愁地回答。

爸爸和媽媽起初也經常的這樣問，後來大家猜疑，那位先生也許不做了。因為小刀子說：「我在下頭看見他在樓上的，現在不在了！」

一個月後，全家也不問起這回事了，恢復了原來的狀態，媽媽看見小刀子空筐子回來，便每每打他。小刀子受了痛打，他愈是一天到晚在垃圾堆邊癡癡的立着，祇是抬頭呆呆地望着洋房的樓窗口。他有时髣髴先前那位先生的面影，笑迷迷的在樓窗口出現了，但馬上消失了，這不過是他小小腦筋中記憶的幻影。有一天，早上，因為他打翻了一碗粥，非但受媽媽的痛打，他爸爸近來生意不好，生活更加艱難，心頭暴躁，也跟着媽媽又將他毒打了一陣。媽狠狠的罵道：「打翻了碗還要哭？還不給我死出去檢東西？檢不到東西不許回來，沒有飯給你吃，回來要你的命！」這種說話原是窮人家婦人罵小孩子的家常話，小刀子平時本也聽慣了，但在今天犯了過失，遭受父母的痛打之下，他覺得特別恐怖，以為真的會這樣對待他。他一面哭，一面自己去拿了破筐子，洋鐵罐，和鉗子，照平日一樣的把筐子挽在手臂彎裏，提着罐兒，一隻手拿了鉗子，一頭哭，一頭走。五歲的小兒，這樣原是多麼傷心！無如他們的父母看慣了，艱難的生活使他們沒有餘裕發揚他們的慈愛，他們的心都變成了冷酷，失却人間的溫暖，所以小刀子在這副可憐的狀態下走出去，他們竟沒有看他一眼。

這時候，正是十二月底，又是陰天，刮着大風，小狗子身上僅僅穿一件破棉襖，腰裏繫着一條麻繩子，瑟瑟的抖個不住，身體縮成一團，下面赤着腳，腳凍的已經失去了感覺。他一面哭。一面跑，眼淚和鼻涕掛滿了臉上。他向洋房子跑去，跑了一段，哭便自然地停住了。他用袖子向臉上揩了一揩，臉上凍得發痛。他還是像往日一樣，跑到洋房門前，向樓頭呆望了一回，他小小的腦筋中，忽然會轉出一個念頭，希望使他鼓足了勇氣，他跑到那穿着制服勇糾糾的守門人面前問道：

「先生可會來了？」

守門人瞪目對他看了一看：「啊？什麼？小鬼！什麼先生不先生？」

「那個先生！那個樓上的先生！」小狗子有點嚇，但還是這麼說。

「小鬼！你問做什麼？」守門人仍舊瞪着眼說，「去去！」一面用手推着他。

小狗子，踉蹌地險些跌下去，哭着說：「他給報紙我的呀！他給報紙我的呀！……」

守門人聽不懂他說的什麼，哭的什麼，儘讓他去。小狗子在垃圾堆邊向樓頭望着哭了一回，又呆呆的站在那裏了。這一天，飯也不敢回去吃。天空陰雲密布，冷風吹刮，要下雪的光景。他的爸爸這天找不到工做，停在家裏，本來開不出飯來，和婦人竊吵，大狗子也給媽媽打了一頓。到傍晚時候，狂風稍稍停止，却下起漫天的大雪來。男的已從鄰家借到了幾斤山芋和幾棵青菜，女的便煮起了這樣的一鍋晚餐，煮熟了，天也黑下來了，他們才想起了小狗子，男的先開口道：「天黑了，在下雪，去叫小狗子回來！這孩子，打了他，他一天沒有回來過，又沒有吃東西。」

女的又氣又傷心，氣是氣的剛才男人打了他，吃了虧，傷心的是窮，又想着小狗子的可憐，便恨恨的說道：「讓他死在外邊好了，叫什麼，有什麼好日子過，大人都要死呢！」

男的也就儘她說，不去睬她。便差他的女兒：「大狗子！你去叫弟弟回來！」  
大狗子走到門外，看見天又黑，又下着雪，身上衣衫單薄，一陣子寒冷襲擊，便道：「爸爸，我怕，我們一同去！」

爸爸「唔！」的歎了一聲，立起來就和大狗子一同向北面洋房所在走去，風和雪迎面打來，大人也不免全身發抖，縮做一團。

## 六

小狗子俯頭縮頸的站在洋房子前垃圾堆邊，呆望了一回樓窗口，又在附近轉轉，要想拾點什麼，可是拾不到，破筐子裏祇有連別個拾荒人都不要的兩根爛菜葉，和兩塊他拾着玩的瓦片。到傍晚時候，五歲的小孩子，又冷，又餓，又嚇又怕，他站不住了，先靠在垃圾堆旁的牆頭邊，後來索性縮做一團睡下了。冷，餓，恐懼，疲倦，逼得他的小身體掙不起來，生命要在自然之前俯伏了。夜來了，雪，漫天飛舞，讓冷酷的自然在進行它的職務，這孩子，已經漸漸失去了反應和迴避的能力。在這種冷度下，怎麼會睡得去？他的睡，祇是全身的細胞在慢慢的死亡，因而入於昏昏然的模糊狀態罷了。他小小的生命，何嘗不想作最後的掙扎，我們祇要看他在還沒有入於昏迷狀態之前，還向樓頭睜了幾睜眼，微弱的呼了幾聲「先生！先生！」隨後，一種奇怪的情景在他小小的腦海中浮現出來：先是和一羣野孩在馬路上搶奪一張破報紙，你推我擠，他使盡了氣力，終於沒有奪到，他被推倒在路邊，忽然看見樓頭窗口露出先生的臉，臉上瓏着微笑，窗一開，從窗口裏撒出無數的報紙來，簡直可以把他一個人堆沒在報紙中間，許多野孩子來爭奪，他坐在報紙堆上，拚命的推和喊說：「這是我！這是我！」



先生給我的！姊姊來搬，爸爸媽媽快點來搬！要被他們搶去了！」但一個都沒有來，野孩子一擁上前，把他按倒在紙堆上，許多人壓在他身上，就在此刻，他失去了知覺。其實，壓在他身上的並不是野孩子，而是一片純白晶冷的雪。

## 七

老張：你的信接到了。我一點也不奇怪你的行徑，我很想負起你付託給我的任務，可是再也找不到你所說的那個小孩。不過，這件你所謂情感上的負擔，也許你可以永遠卸責了，因為一個月前，這裏房子前垃圾堆邊凍死了一個小孩，那時，正值夜晚，又是下雪，我們在樓上，祇聽得門前一片哭鬧聲，守門人和工友，喧嚷着說，垃圾堆邊凍死了一個小孩，我也曾出去觀看，一個男人抱着一個孩子，一個小姑娘在地上拾起一隻破筐子和洋鐵罐，還有一個拾荒用的鉗子，現在想起來，那男人好像是喊的：「小狗子啊！小狗子啊！」那孩子穿的正是一件破碎的黑布棉襖，他的面孔，因為是夜間，我沒有看得清楚。當時我不知道他和你有這麼一段因緣，否則我定會捐給他十塊錢，而且，更會向同事湊一些。現在完了，我想他在世上活下去也沒有什麼好處，他早早的歸去，我們應當爲他祝福呢！這不是我的軟弱話，對已死的人是如此說，對活人我們都應當鼓勵他盡力活下去，我想你對這一點，定也是和我一樣的意思罷！

老王二月十二日

# 人生的悲喜劇

漱石作  
董天野圖

沈石鈞先生最歡喜店裏的這一個學生朱道明。朱道明人聰明，肯聽話，處處虛心求教，自然這都是叫人喜歡的原因。

在鈞泰錢莊裏，學生可多啦！從包天祿起一直到楊汝生一共是九個人。包天祿是第一個到店的，而且是經理沈石鈞先生的親戚，按照商店的慣例，包天祿應該是第一個領頭的學生。領頭的學生有許多優待。零碎跑腿或是呼喚侍應，可以不做，所做的事是幫着先生們算「碼牌」，抄摺子，送摺子，軌公單，一切有關於業務的事。將來學業期滿，升做店員，階級比較其他的學生爲高。

朱道明是第二個學生。依理比包天祿低一級。可是因爲他做事的精明幹練，在店裏努力的成績，已經超過包天祿之上。實際上領頭的學生不是包天祿而是朱道明。

朱道明有一個瘦削的臉，兩個大而有神的眼睛。他的神態，穩重中兼機警，眼珠是常常活動不定，仔細的觀察事物，而又探尋這事物的核心。他的年紀雖然很小（僅僅乎十六歲），可是人生的一部複雜龐大的書籍在他已經全部的翻尋過，而且領略到其中的門徑了。

朱道明到鈞泰錢莊的第一天，就給沈先生一個良好的印象。原因是：信房王先生擬就一封信稿，祝賀各個同業舊曆新年和順便表示他們新店的開張的，信上面錯一個字，朱道明看見了，隨即指摘出來。

「荃照的荃字不是不應該寫竹字頭麼？」朱道明謙恭地笑着，一邊對着王先生一邊對經理。

沈石鈞看了看，仔細一想，點點頭，歡喜的說：

「不錯，不錯。他的竹字頭是錯的，應該寫草字頭。」

錯字隨即改正了。王先生自然很惶恐。可是因這一來，朱道明的確引起沈先生的注意了。沈先生時常在客人面前誇起朱道明的國文根底好。沈先生有幾次試過他，叫朱道明起一個信稿，起得很好。錯字一個沒有，文字清順，字跡也很整潔。

有一天，一個學生和一個小中班職員吵起來，吵得很兇，而且幾乎要打起來，被沈先生曉得了，他便對這一個小中班的職員申斥：

「不要以為你是一個同事，他是學生，要知道沒有用的同事還是不及學生的。你看，朱道明也是學生，比你年紀小，他祇不過拿了十塊錢一個月的零用錢，他做的事却比你還有能耐。」

一陣訓過後，來一個四平八穩的結論：

「學生對同事要曉得恭敬，可是同人也切不可搭架子，尤其是你們這班年紀還輕的人。」

由於朱道明包天祿氣餒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一班小中班職員簡直不放在這班學生的眼裏。有幾次小中班職員碰了釘子，都不敢再找學生們頂撞了。漸漸的他們學會了忍耐。

一次，月底算息的時候已到。內賬辛先生回家了，沈石鈞吩咐武平義和朱道明兩個人結息，武平義是小中班，和朱道明是淘過氣的。這一次武平義便要找這個機會向朱道明挑剔。

吃過早飯，武平義催着朱道明結息。武平義手裏拿着「大疊紅字印的「息單」。是一張橫方的紙，一共印着三十天的格子，一排是存數，一排是欠數，一排是餘數，下面是「毛子」。這些玩兒都是朱道明曉得的。然而他一次沒有正式的算過。他的確有點駭怕。他怕萬一算錯了會遭店裏人人的貽

笑。他是一個出色的學生，他不能用「學生」來掩醜。

他唯一的主意是：「找戴先生問一問正確的方法吧。他也許肯告訴我」。可是相反的一面是：「戴先生對自己也是沒有好感的。我每次走到外賬桌上看他的『轉賬』簿子，他總是借故叫我走開去，大約他的一套把戲是不要我看的。我請求他指示我，他也未必肯答應。」

時間不容許他遲疑了。武平義再三催促他：

「想什麼喲？時間不早了。我們快點上樓去。」

朱道明沒有法，硬着頭皮走上樓。

他們開始計算了。到中午已經結成了一部。朱道明對於自己計算的息單並沒有自信力，當第一張算成的時候就拿把武平義看，問他究竟錯不錯。

「是不是先用天數乘錢數求得毛子？」

武平義點點頭，含糊的。朱道明又問：

「然後把存的毛子和欠的毛子分別加起來，是不是？」武平義一邊敲着算盤，若無其事的，嘴裏哼了兩聲，不說是對還是不對。

「二分一的息乘毛子該就是欠的利息了？」

武平義又點點頭。朱道明果真就依着做。一份份息單都做好了，中飯時候，武平義把做好的息單送到沈先生那裏去給他看。不曉得這是做什麼的。朱道明有點心虛，因為他根本不信任自己所作的息單。大約武平義是故意搗自己的鬼吧。事到其間，沒有法，他只有硬着頭皮等待沈先生的發落。

沈先生望過了。是單子上錯誤的表情。朱道明是有分寸的。他先搶着表白：「恐怕做錯了吧。這

還是第一次。等會我不妨再做。一定今天趕好，決不誤事的。」帶着笑，語音謙恭而和緩。

「是錯了。」沈先生誠懇的解說，對朱道明一點也不兜，和對其他學生迥然不同。他說：「你應該用三分之一的數目，『七』數乘毛子。因為一個月是三十天，你不用三除二分一，乘毛子，是不對的。」

出武平義意料的！朱道明並沒有得到理想中的申斥。沈先生不但是不申斥，而且還說武平義不好。他是一個職員，朱道明是一個學生，學生不懂的地方不應該不指示他。

「你還要我指示麼！你能幹啦！」背地裏武平義對朱道明反唇相譏。等辛先生來的時候，他又把這件事告訴辛先生，他勸辛先生對朱道明不可不注意，他這個孩子雖小，雄心却是不小的。教會了徒弟打師傅不是玩耍，辛先生始終不相信這些話。辛先生是一個好好先生，一張胖胖的臉，一天倒有六半天嘻嘻開笑着，十足的一個樂觀主義派。他是從不害人也從不疑人的。本性上帶來的懶散脾氣，對於店務不過勤勞，一月有幾次回到鄉下的家中過賬結賬是常推給幾個副手或學生去幹。他覺得有人能够帮他忙倒是極好的。所以朱道明每次向他請教，他總是竭誠的指示，指示過後朱道明懂了，立刻他便能代辛先生做一份事。因此辛先生很喜歡。

這一點，辛先生顯得和戴先生不同。

朱道明問戴先生關於一切公款，匯票，鈎條等等的知識，戴先生總是諱莫如深。

「忙甚麼呢？你們學生意的先好好的把學生意的本分事做了再說。先好好學的三年。」

不僅是朱道明，任何學生都不用看到戴先生記賬。當有人旁觀的時候，他總是呵斥：「走開去。」辛先生却不然。辛先生很懶。他希望有人幫他的忙。朱道明天分聰明，什麼事一學就會，而且不

管多少事他一夜覺可以不睡，預定的工作必須完成。

「這個月份的息單統統在今天趕好。」果然第二天一早他統統趕好了。而且，一戶戶的都分記到摺上，連票貼，連所得稅，都記載得清清楚楚的。

摺子上的賬和「鋪總」上的對過，結過碼子，又和碼牌對過。辛先生的事統統由朱道明代做了。辛先生又告假回家去。

「辛先生呢？」第二天早晨，管事沈先生到店時，找不着辛先生。

「辛先生家去了。」有人回答。

「又回去了。」沈先生很不滿意的樣子，問：「這個月結息的事是什麼人做的？」

「是辛先生叫我做的。賬我統統結過了。息單統統做好，給魏先生對過，不錯。今天便跟摺子一齊送上街。」

「統統是你做的麼？」沈先生喜歡得了不得，嘻着嘴笑着，緊瞅着朱道明：「你現在利息已經算得不錯了麼？」

「算毛子的方法我是照着沈先生說的，辛先生也教過我。并不怎樣難。」朱道明說。

「辛先生怎麼常常的——」下面不說了。沈先生眉毛一皺，嘴角拉開了一下，成功兩個小小的窩塘。好像在凝思。半晌才說：「辛先生的事你都能做去了？」

「勉強勉強，祇不知道做得好不好。」朱道明笑着謙虛的說。

從這次以後，幾位中班以上的職員對朱道明都嫉妬了。他們都有同樣的感覺：怕他，忌他，恨他，提防他。自己担任的工作決不給朱道明探看。

例外的只有辛先生。辛先生的賬簿是常常讓給朱道明看的。朱道明一趁着機會，總是偷偷的翻着各部分的賬簿。他留心每個人的工作，處理工作的方法和技巧。雖然他們都不肯教他，然而他總是偷偷的學習，暗暗的摹倣，和細細的注意。

因為不能得到店裏面人的諒解，他又改變了一種方針。

近來，他對人不像以前的驕矜不遜了。他謙和，彬彬有禮，而且還常常買點吃食東西請人家吃，做點小東道。這都是有深心的釣餌。人家吃了他的東西，受了他的恭維，請教指導的時候，自然不能再不指導了。

辛先生是歡喜喝酒的，朱道明曉得他的嗜好，陪着他上一家牛肉舖子裏喝酒。他們預先沽了一瓶酒，臨時叫了二十個牛肉餃，一碗燒牛肉，一碗牛肉湯，暢快的喝起酒來。

辛先生興奮極了。酒，一杯杯灌下去，臉紅了，嘴裏也發出陣陣的酒意。他拍拍朱道明肩膀，胸膛裏激發出無限的熱情，說：「你真是一個好孩子！有天分。又肯用功。你將來一定有運氣走走的。」他呷一口酒，還啞啞嘴，饞得很。他稱贊這酒，還說今天的這一個聚會雖然是不花多錢，可是又有意思，又實惠，實在是他生平第一次的最有趣的飲食。

辛先生今天談話很多，他發許多牢騷。他說他恨酒，又恨這一個負荷很重而又牢籠他一生的家庭。他又說，懶惰是他的一生的致命傷，對於鈞泰的職務可以說是沒有一天盡過職，他一想起這些事都很慚愧。

「所以我下一個決心！從明天起我要整天盡我的職務了。老弟，過去我勞煩你的的確是太多。」興奮的，從心底透露出真正的感情。

「老伯，你也不必太自苦。中年一過，人也應該享樂享樂了。有得享受享受一點，樣樣事達觀些。千萬別要這樣想。我做點事是算不了什麼一回事的。我能代老伯做一點事正覺得萬分的快活。這正是一個學習的好機會。假使辛老伯不是不願意教我的話，一切事儘管交把我做。」

辛先生聽了朱道明這樣說，點點頭，笑得顛頭簸腦的。舉起酒杯來，浮了一大白，興奮地說：「你這是真心話麼？」

辛先生的兩個小眼睛，盯在朱道明臉上，浮起一片遲疑的光，但是一剎那間又消逝了。就在這一剎那間朱道明覺得身上一陣冷，打了一個寒噤，他只有囁嚅地說：「當然是，當然是誠心的。老伯還疑惑我麼？」

辛先生說：「不是我疑惑你這個。是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另外……。」

「什麼事呢？」朱道明看他吞吞吐吐的很奇怪。

「沒有什麼。」撇開當前的話題，辛先生又轉成歡快起來，說：「我們還是痛快的喝酒，吃牛肉餃子。別把牠冷掉。」

這一餐朱道明向辛先生討教得很多。辛先生待朱道明像父親對待兒子，沒有什麼可以保守秘密的。一個人常希望爲他愛的人進步，辛先生對朱道明也是這樣。

辛先生歡喜喝酒。朱道明時常逗着他喝，不是買好酒送他，便是約他到酒店裏喝酒。

辛先生依着朱道明的勸告，果真是得歡樂處且歡樂了。奇怪的是：管事沈先生並不責備他，阻攔他，反勸他息息。沈先生常是這樣說，朱道明能够做點事，的確是可以分分辛先生的麻煩了。多讓他做一點事也好，讓他歷練歷練。辛先生沒有什麼疑惑的。他照常的下鄉，喝酒，打牌。



秋天終結，冬天來臨。朱道明對於賬理，算盤，文書和商業常識都有了長足的進展。剛巧這時候，天氣很冷，辛先生噙了風，得了咳嗽病，一連告了一個月的假不會到店。

這一個月的賬務，完全是朱道明代理的。

爲了特殊的賣力，朱道明辦理的成績更比辛先生好。辛先生到店裏看到賬簿時也很贊成。

辛先生這次來，身體消瘦多了。病雖然已經沒有，可是咳嗽還是不會停。一聲連一聲。咳的時候臉脹紅了，喉頭的一根筋也暴脹起來了。他不能安穩地拿着筆，筆跟着咳嗽的震動而震動。

雖然他想勉強的做事，可是做不來，他抑制不住這個討厭的咳魔！

「辛老伯，何必要這樣忙呢？有我代理好了。」朱道明這樣勸他。管事沈先生也勸他不妨仍然回家息息。可是辛先生一概不聽。辛先生總忘記不了戴先生給他的這一個祕密的消息：

「當心點！朱道明有代替你的消息！」

這是辛先生由鄉下上來的晚上告訴他的。辛先生當晚聽了還不相信。他說：「他代替我麼？他是一個學生，我是——我是——我跟他怎麼能比？」

戴先生反問得也好：「朱道明的本領能說比你差麼？」

「他——他自然差得多。」辛先生說過了這話後，猶疑了一會，慢慢地：「不過他近來自然也學了不少。全是跟我學去的。」

「你不能再給他學了。注意他一點。」依照戴先生勸告，辛先生果然照着這樣做。他對待朱道明不像以前的那樣胸無城府了。遇着記賬的時候，朱道明在旁邊看，他總是用旁的話支開去，雖然他不好意思像戴先生那樣的直截。

辛先生的坐位上不再空着了。除了有必要的事以外，他是不常離店的。

近來，病魔和防伺朱道明的兩個問題，時常纏繞着辛先生。使他感到極大的苦痛。友誼究竟是不可靠的？他心中一個絕大的疑問。他一回想起朱道明以前對他的種種親熱的態度，一顆心不由發痛。由各種事實證明，戴先生的忠告不爲無因。他想找一個機會問朱道明，坦白的對他說明一下。常這樣悶下去的確是痛苦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問。心上盤據着一片暗影。

一個月後，辛先生又病了。辛先生的病是由於喝了過多的酒。據曉得辛先生的人說，這些酒完全是獨酌的。辛先生在平日有了病一定是又要請假回去了。這次可沒有。他還是撐着病辦事。

咳嗽自然是更多了。天寒異常。又落了一次雪。

「辛老伯，還是休養休養吧。回家息幾天。」今天早上，辛先生穿了一件厚重的羊皮袍，彎腰曲背的咳進房間來，朱道明對他這樣勸告。辛先生勃然變色，咳得更急，嘴裏却還是不願意遲一會兒說話，他斷斷續續的說道：「算了罷！不要你管我。」朱道明受了沒趣，走開去，辛先生坐下椅子開始工作。

「咳！咳！……咳！……咳！」簡直忍不住了，脊背一抽一抽的，把胸脯也牽得痛起來。他正在寫一個數目字，一個大寫的「伍」字，寫到下邊一橫時，手一鬆，一個大黑墨點，摔了下去，賬簿上多了一個墨團。

沒有法子，他長歎一聲，放下筆，頭仰到椅背上。暫時不往下寫了。頭看着天花板。

「辛老伯，這是怎麼的？」旁邊有一個人說話。一看又是朱道明！……朱道明！朱道明！……活躍在辛先生心中的不是甜蜜的朋友而是一根根的針刺了。

「不要你管。走開去！」辛先生第一次發火。

「勸我回家去息息呢！勸我把職務讓給你代理呢！……完全知道你一片鬼心！……我不相信你的話！」辛先生咬緊牙齒。臉脹得更紅。由於胸口的激動，又觸動起咳嗽來。一刻多鐘沒有平復，他只有上樓回到宿舍裏休息一會。

不等到完全恢復，他又下樓了。他心裏這樣想：「別要他真是想奪去我的位置呢！我不能不小心一點。我的一套本領都被他偷去了。」

才進到辦公室，他一眼看見朱道明坐在他的位置上計算着一筆銀行貼現的賬單。他真忍不住了，他音調異乎尋常的粗獷，宏大，像是要把這一個捉狹刁頑的小孩子吞下去似的。

「給我走開去。這地方不用你坐。」朱道明冷笑着說：

「叫我走麼？不是我要坐在這裏，是沈先生叫我暫時給你代理。」辛先生不相信當中又有點相信。  
「沈先生叫你的？……哼！」也不多講話，默默的坐了下去。還是繼續的做他的艱難的與咳嗽抗爭的工作。

終於耐不住病魔，辛先生預備回家真的休養一下了。動身前一天，辛先生把朱道明邀到自己睡的房间裏，預備作一次詳細的談話。

首先，由辛先生把家庭狀況介紹一番。說明自己家庭負擔的重大，有老父老母，還有孩子，有寡嫂，有姪兒，他決定以後不能再糊塗塗塗的過下去了。他第一自然是要醫好這病症，第二是要在店裏努力做一點工作。

「承你的好意，和我很談得投機，時常代我做許多事是我很感激的。我沒有方法報答你。我相

信，不是自己誇口，關於賬目算盤上我都還有一點經驗，這些都還要慢慢的教你。你們年青人，不要自驕，有了點本領就覺得什麼事都可以應付。世界的事其實是沒有這麼簡單的。你現在年紀還小，學生意的期限還沒有滿。天下事總要按部就班的做。不要急，也急不起來。……我說這話，不是爲了別的什麼原因……實在是爲你的好。你將來的前途。……」辛先生吞吞吐吐的，有許多話不能盡量的傾吐。他一看見朱道明臉上並沒有什麼反應，心裏楞了一會。籌思了一下，臉色變得更痛苦了。兩個眼睛更小了，眼皮的浮腫，兩頰浮腫，臉顯得特別的醜了。他的眼睛眨了眨，掉下兩滴淚來。

這，打動朱道明的心。朱道明呆呆的望着他。

辛先生伸出手來握住朱道明的手，顫抖地說：

「老弟，你應該曉得我的爲人吧。我這個人……我……是最得人公開的。……你總該記得你……你一來的時候，……那時候，你什麼也不懂，我教你……我是不像別人保守祕密的。……」

「我知道。我也十分感謝辛老伯。像你老這樣的熱心人真是叫人忘記不了的，」朱道明感動地說。辛先生還想說什麼話，又咽下去了。他說：

「曉得這意思便好了。一切不必細說。……年青人全憑心田吃飯的。……老弟，你記得我這句話。」

辛先生走的第一天，沈石鈞把朱道明叫去。

沈石鈞是一個精明的人。一個小錢不會在他的手中白用；而同時，一個小錢在他的手裏也會翻出另一筆子金，至少生出一個小錢。

「辛先生的一份事你完全能應付了吧？」沈石鈞笑嘻嘻的，褒獎着他又是愛護着他。

「能够。我不是早已代過了一個月了麼？」

「好的。」沈先生放低聲音，眼睛一掃房間四邊，說：「以後我想把這份事讓你做，怎麼樣？」眼睛眯起來，一個大一個小，頭還微微的顫簸。

對於這一個發問，朱道明真正是意想不到。他平時的賣力討好都不過是想在學生羣中做個出類拔萃的人物而已。他始終沒有過「取而代之」的夢想。所以辛先生每次對他暗示與譏諷，他並沒有充分的了解其中真義，這次聽沈先生一說，恍然大悟。他對於這一個請求確是難以回答了。爲了前程，他不能不答應。然而答應了，辛先生的前途呢？……

「我是不能犧牲自己的前途的！」計劃了一下，心上像被刀剝爛，痛極了，然而他還是回答：「沈先生既然要我做好就做好了。」

「以後你的地位可以大大的提高。你的前途是有希望的。」沈先生笑着誇獎了他一番。

「辛先生呢？聽說他在年底要來。」朱道明問。

「他！」沈先生哼了一聲，臉沈下，罩上一層秋霜：「他還用想來！」

「那麼我明年地位就是內帳了。」朱道明心上湧出無限的歡喜。從這天起，他代理辛先生的職務。他做得很好，一切沒有比辛先生兩樣。

當朱道明工作着的時候，幾個高級職員們自然有一種惴惴不安的感覺；學生們是嫉妬與豔羨。沈先生留在他桌旁看他書寫時則又是另一種的感覺：

「我不是在泥砂裏淘出一塊金子來嗎？這那裏不是一塊金子呢？辛先生的薪俸，帳支，一年要四五千，朱道明只要幾百塊錢。還比他聽話，服帖。這種精明的算盤誰也想不出。」

得意的，滿足的，他覺得他的主意世界上沒有一個能和他相比。

而朱道明呢，少年的得意和青雲直上的感覺自然也是一種意外的歡欣。

他慶幸自己奮鬥的成功，顯然暗地裏也常爲一個熱心，坦白的好好君子而悼惜。

終於有一天，落雪，嚴寒，將近舊曆歲暮的一日，這位好好先生來了。

病完全好了。酒戒掉了。他對沈石鈞說起以前懶散的生活，他決定以後要好好的努力一下。沈石鈞冷淡的樣子，對他不說什麼。

正月初五，財神日，辛先生正式脫離的消息發表了。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辛先生完全沒有想到。「一個學生代替一個高級職員！」事實畢竟是證實了。

辛先生一走，朱道明又被沈石鈞叫了去。沈石鈞告訴他，今年起待遇增加了。一個月加他十塊錢零用錢。這個連包天祿也沒有，店裏待他總算是特別。

「是二十塊錢！」重複說一句，一個個字的聲音很響亮。好像叫人可以聯想到銀元的釘鏹而浮起一種喜悅。

「二十塊錢！」朱道明大大的失望了。他總以爲，他可以拿辛先生的薪俸，至少可以有三分之一的。因爲他接受了辛先生工作的全部。

「今年做一年，明年我就預備把你升做帳缺」。這又是朱道明精神上的一個大打擊。他先以爲是立刻可以跳到內帳的，年底他可以得一筆巨大的分紅。

但是，事實沒有這樣討便宜。他還是一個學生。一個多賺十塊錢一月的學生。雖然他能做辛先生所做的事。他還要等到明年才能升做職員。他不能說失敗。他已經是勝利了。

辛先生是走了。——辛先生給他的教訓是他記得的。……在他臨走的晚上，落着雪，仍舊是以前到過的那個牛肉舖子裏。……

朱道明向他說明這番人事支配的原因完全是沈先生的意思。辛先生點點頭，說：「我不怪你。我知道一個精明的人，沈石鈞當然是這樣打算的。」

「你剛才說有一點什麼經驗告訴我呢？」朱道明提醒他。

「就是……」辛先生頓了一頓：「就是說你將來。將來也有學生的時候別存着一副傻心腸教人。」

「辛老伯，你是說我……我從中……」

「不，決不是，我說的祇是社會經驗。這不是『你』的問題。……要活在世界上就不能不帶幾分隱藏。我的失敗，是你未來的經驗。你的向上我決不能責備你。我責備的是我自己。」語音是誠懇而痛苦。

人生要帶幾分隱藏？……

光明的，坦白的，……隱藏的，卑鄙的，……

人生的悲喜劇！……

這結論始終在朱道明心中疑惑着。……這也是人生的教訓麼？

# 鬼

脚步輕點，她靠近  
在這雪下，  
說話低些，  
她能聽園花長大。

她那閃亮的金髮，  
失去了光輝；  
這樣年青又文雅，  
陷落在塵灰！

百合花似的，雪一樣  
她不大懂得，  
她是一個女郎，  
如此溫柔的在生長。



重石，棺板，

壓上她胸前；

我心獨自在厭煩，

她在安眠……

——節譯王爾德(Oscar Wilde)·「悼歌」。

兩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一家公館裏担任家庭教師。

公館在上海法租界最好的住宅區，第一次我踏進那闊長的里街，走了好幾百步路，在頂末的一排圍牆上方才找到了我所要找的門牌。我按着門鈴。一個穿香雲紗的汽車夫爲我開了門，問了我的姓名，領我進去。

請我教書的主人是從湖北經香港避難到上海來的。爲了子女升學問題，早想請一位先生在家裏替他們補習，然而因爲不懂滬語，總尋不着一個適當的人。最後，輾轉託人找到了我，我曾在漢口待過十多年，能講一口道地的湖北話。主人高興極了，從他第一天對我的殷勤，就可以看出他所感到的歡欣。

走過漫長的廊道，經過鋪滿綠茵的花園，到了正廳，我被引到了一間寬大的會客室裏。

會客室中間是一張紅木方桌，主人預先爲我放好了幾盆果食；陪我坐定之後，又吩咐傭人送來了碗蓋碗茶，然後說了許多客套話：

「我這幾個小把戲都不懂末什，要請您家多多指教！」

隨着他的話聲是幾個響亮的哈哈，我望着這個中年人的禿頂的腦袋說：

「我也不懂得什麼。」

這時，他站起身，踱到門口，喊：

「二奶奶，你叫學生們來跟先生行禮嘍！」

被喚做二奶奶的是他的續絃，瘦瘦的臉上跨着一副闊邊眼鏡，笑咪咪的領着幾個孩子進了屋子。

「你們跟先生鞠躬。」

孩子們依着母親的話做，母親趁孩子鞠躬的時候，個別的替我介紹：

「這是我的四毛……這是我的五毛……是我的六毛……這是伯母的姑娘：七妹……」

除了六毛是個男孩，其餘全是女的。他們很天真，每人拿了一本曾在香港小學裏讀過的英文唸給我聽，讀音很不錯。

不過在國文和算術兩方面，經我問過之後，我知道他們的程度都差，我便擇定了幾種適宜的教材叮囑他們一一備齊。

這四個小孩離開了會客室，主人又對我談了一些關於從前他們讀書的事。

「香港的學堂簡直是鬼鬧窩！我的三姑娘也沒讀得好書，說起來她在高中，程度還不是一塌糊塗？……我想勞先生的神，也讓她補習一點英文。」

於是，他又對他的太太說：

「你喊三小姐來。」

三小姐不像她的繼母，她比她胖多了。同剛才那幾個小孩一樣，她也把她最近讀過的英文書拿給

我看。我叫她讀了一段給我聽，又試問了幾個文法的問題；臨走，我告訴她：她的讀本將用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集。

x

教書的時間規定每日下午四至六，一共兩小時。第二天我就照規定的時間到那兒去。我還不會走到會客室，却被主人請到另一間屋子裏去了。

「先生，請在這兒教吧，客堂裏雜得很。」

我走進樓下一間精緻的寢室，棕色的傢具，奶油色的粉牆，給人一種愉快的感覺。

那一排長玻璃窗正對着空闊的花園，明朗的陽光下我可以望見孩子們活潑的在盪着秋千。

「你們來唸書呀！先生來了。」

孩子們聽見父親的叫聲，一個個都跑進房來。休息了幾分鐘授課便開始。

主人旁聽了一會，關照幾個孩子好好用功，拿起草帽就走了出去。

可是我還沒教上二十分鐘，冷不防的，鑼鼓響起來了！京胡二胡也響起來了！一下子，真使我弄不清。

「近處難道有戲館子嗎？」我想。

音響越來越厲害，緊接那串反二簧的長過門，一個女子用工字調唱着：「崇老伯，他說是，冤枉

難辯……」

「辯」尾音拖得很長，大概抵得過我唸兩課初小國語的時間。

我簡直被這聲音弄迷糊了。起初她唱得響，我也就教得響；她唱得更響，我也就教得更響。我的

自信力本很強，我認定我的嗓子不比她差。事實可以爲我作見證，在兩三千人的場合，我演講，即使是坐在最後一排的聽衆也都能清楚的接受我所吐出的每一個字音。然而此刻我顯然是失敗了。我沒有方法壓倒全副的舞台場面，我沒有方法禁止我的學生繃起眉尖，我也不能不允許他們把八隻小手一齊蒙在耳邊……

一會兒樂器停了，歌聲沒有了，祇聽見——

「今天嗓子好一些了！」一個女子說。

「常常吊吊自然會好。」一個男子說。

「黃天霸的身段今天再排一排吧？」另一個男子說。

「好，來吧……」

稍稍安靜了一會，我才辨清這說話的聲音正是從隔壁會客室裏傳來的。這是些什麼人呢，白天在那兒鬼鬧？

到了五點鐘，孩子們跑出去，讓他們三小姐來讀書。

「這麼吵鬧，您教書真不便當。」三小姐一進門就對我這麼說。

「是些什麼人？」

「是房東的少爺和小姐，請了幾個先生在客堂裏教戲。本來我們講好了的：他們住二樓和三樓，樓下全部租給我們，客堂大家公用。可是房東一說要，我們還不是祇好讓給她，爭起來又像不好意思。在上海真是拿錢受氣……」

我也不說什麼，便翻開書來教第一篇名著：『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

大約講了半頁的光景，隔壁鑼鼓又響了。但沒人唱。我正覺奇怪，忽然三小姐指着窗外的草地上說：

「您看！」

我看見了一位西裝青年，三十上下的年紀，手執一把竹刀正和一個穿白紡綢短衫褲的老猴兒在開打。等他們彼此通過名，我知道那穿西裝的就是黃天霸。竹刀在頭上晃來晃去，前前後後兜幾個大圈，有時再溜一溜腿。祇是黃天霸深怕撕破了西裝褲子，腿摔開不到九十度。好在命運註定了老猴兒是要吃敗仗的，縱使黃天霸不邁腿，終久總會得勝。他落得省力！

「這就是房東少爺，」三小姐指的是那穿西裝的，老猴兒大概就是他的教師了，「……他學武生，他的姐姐學青衣。」

「他們每天都學戲麼？」

「不，隔一天一學。」

「這樣不是要妨害你們讀書？」

「哪個能干涉他！」

×

哪個能干涉他？主人對他們都無法想，我這被請去的教書先生更不便多講話。叫我怎麼講好呢？

「先生，請你靜一點，你害得我不能教書！」我這樣去對那老猴兒說嗎？那他定會回答我，「你不要教好了。」

「先生，那不能！我是主人特地請來的。」

「我也是東家特地請來的啊！」

「能否通融一下，請你練戲不用胡琴和鑼鼓？」

「先生，你教學生練字可能拋掉筆墨紙硯？」

「那麼，那麼：

：你遲來兩個鐘頭行不行？」「你要能趕早兩個鐘頭豈不更好麼？」……

糟透了！我要對他去說，準會碰釘子！本來嘍，他教他的學生，我教我的學生。教書是我的職業，教戲是他的職業。我有什麼理由去干涉旁人？

至於說到提早兩個鐘頭教書，倒是一個辦法。但下午一兩點鐘正是太陽當頂，天氣挺熱的時候。教學效率低減是必然的事，弄得不好，也許我還會被送到時疫醫院裏去！而且去得過早，那位二奶奶恰在房裏打中覺，不識相的教書先生嘖嘖喳喳的鬧得別人不能安睡，在道德上也講不通。

爲了這種原因，我還是祇好在原定的時間去授課。

從好處想：這確是二十世紀的家庭教師的耳福與眼福。一星期可能的碰到三次：在教四小姐「四則應用題」的時節，聽聽玉堂春喊冤，在教三小姐托爾斯泰小說的時節，瞧瞧黃天霸開打。面前泡的是一碗上好的龍井，彷彿置於近來紅極一時的什麼「高樂」「爵樂」之間，多謝善心人賜予我精神上的調劑與安慰！

試閉上眼睛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可愛的情境：我在這邊唸着『Two Old Men』中兩個老人的對話，他們就在那邊唸着：「我說蘇三啦，走着，走着，不走啦！你跪在這兒是祝告天地還是哀告盤川啦？」「一非祝告天地，二非哀告盤川。」「那麼你跪在這裏幹什麼哪？」「老伯，你去到客店之中，問問可有到南京去的沒有？」「問往南京去的幹嗎啦？」「與我三郎帶個信兒，就說蘇三起了解了！」「阿喲喲，真你的。到這時候，你還記惦着他哪！……」

在這兩人的對白唸完之後，又是鑼鼓，又是「流水」，再是說白，跟着來了那「一恨……一恨……三恨……四恨……」的動人的西皮原板。……

其實，我心裏難道就沒有一點兒「恨」？不會沒有的，除非我是一塊木頭。不過苦就苦在這裏：我的恨祇能隱留在心裏，我不能大聲「一恨……二恨……三恨……四恨……」的喊出來，最多我在私下裏詛咒着：

「啊喲喲，真有你的！」

×

一星期過後，三小姐對我說：

「×小姐也想請您教英文。」

「哪一位×小姐？」

「學青衣的。」

「啊！」

「她想學點普通會話，因為她在外面交際場中常會碰見外國人。你能抽得出時間來嗎？」

我在考慮。

「……她想上午唸。」

「上午我沒空。」

此刻有人在門外叫：「三小姐！……」

三小姐還沒站起身，門外已進來了一個女人。她的服裝首先說明了她的神祕性。西式睡衣不像西式睡衣，尼姑襖也不像尼姑襖。頭髮蓬着，赤脚上是一雙繡花拖鞋……

「這是×小姐！」

三小姐爲我介紹了，我對這神祕的人點了點頭，仍坐在原位：她見我不作聲，便在桌子四周兜了一圈，然後踱到了窗口。三小姐跑去對她說了幾句話，大概是說我上午沒空教會話。她笑了笑，嘴角露出「沒關係」的神氣，便搖着一把小團扇掀起拖鞋朝外走去。走到門口，用「出得察院回頭看……」的眼色向我眨了一眨……！

日子一久，我親自看到和聽到的事也越來越多了。我知道這位被人呼作×小姐的女子是已經生過小孩了，雖然她還不會正式的嫁過人。她那學武生的「兄弟」，恐怕連姓都和她不一樣。我用「×」這個符號來代替他們的姓氏也正表示我對他們的懷疑；這懷疑即使在他們自己的心裏，我相信都不能抹去。「我究竟姓什麼呢？」她和他會這樣的問自家兒。據說他們是由一個老太婆領來撫養大的，那老太婆我也瞧見過：活活的一副鴛兒型！却有幾點驚人的特長——她會用流俐的蘇腔罵人，會抽大烟，更會借別人的血來灌漑自己……

或許×小姐一帆風順，遇到過不少的貴人，手頭上撈到的數目非常可觀。汽車買了兩部，每晚溜東走西，那一股忙勁兒活似一個頭等要人！

在×小姐學完「玉堂春」和「十三妹」兩齣戲，而我替學生批改的練習換過三四本的時候，秋季開學通知書已從學校裏寄來了。這時，我的授課時間稍有點兒調動。一則因爲三小姐在校內每星期有兩次化學實驗，回家較遲；二則我自己又有了旁的事背在肩；所以祇得把教三小姐的時間改在星期一，三，五的晚上。這麼一來，大家都感到方便，最可喜的是不會再碰着鑼鼓胡琴的聲音來吵擾我們了！晚間授課，我常會看見×小姐豔裝的跨進汽車。這不是早晨的那個×小姐了！蓬亂的頭髮起了柔和的波紋，繡花拖鞋換了銀色的高跟，白蠟似的臉龐浮上了人工的紅暈，一朵出自北平綢花店裏的百



合或是芙蓉自然的垂在她的鬢角，金鑲鑽的指環，碧玉的臂鐲，金絲的旗袍，黑絨的披肩，把她扮成了一位人間仙子，感人的幽靈。

她出門之前時兒我會聽到她在梯口打電話，不是用純粹的京白，便是用上海話：

「是黃金嗎？……我是××路××公館，……前三四排當中可有空位？……每天你跟我留五個！  
噫，不管戲好戲壞……對了！每天五個……」或是：

「……儂來啦百樂門？好格！好格！……我就來！OK！」  
有其姐必有其弟，×先生也是一個會動腦筋的人。

他進出的地方都是居在上海的所謂「摩登人物」必到之處：跑狗場，回力球場，戲院，舞廳……都不難找到他的足跡。金錢使他成爲了人類的奴隸正如金錢使他變做了人間的主子一樣。他沒有學識，沒有技能，然而他有使正直人看輕而愚蠢人羨慕的乖巧的機智。靠了它，他也騙到了足以稱得起一個「富」字的財產。他自己說他做過官，那是一次宴會上我聆到他對同席來賓的宣言：

「想從前，我在軍界裏服務的時候……」

他誇耀他光榮的歷史，還表達他待人的慷慨：

「……我在軍界裏服務的時候，天天玩！小蘇州也跟着我玩！」他指着立在旁邊灑酒的傭人說，「他逛堂子的錢都是我出的。我天天給錢他花，還代他娶了一個老婆。不信你們問他！你們問他！」

接着他又談到戲上面去了。他說他對於京戲學過十多年。他的「母親」和「姐姐」也都愛這玩藝兒，什麼名伶是他母親的過房兒子；什麼師傅又認爲他的姐姐是得意門生。他得意的事的確太多了，一大堆，一大堆……

x

我總算對這屋子裏的人都有點熟悉了。中午我有時去得早一點，孩子們還沒散學，我總是一個子先到會客室裏靠着沙發坐一會，喝點茶，看幾頁書。

那天，我跨進會客室，會客室裏的陳設却大大的改了樣。桌椅移了位置，窗上多了綠色的紗簾，挨牆擡着幾口小皮箱，近窗又添了一張鍍着喀羅咪的鋼絲牀。牀上並排着兩對厚厚的白緞繡花枕頭，一股香水精的氣味散漫在這屋子的四周……

「怎麼，這會客室又租了人嗎？」

帶着驚奇，我仍在方桌旁邊坐下了。當我沉在幻思裏，一個嬰兒的哭聲嚇醒了我，我這時才看到門後有一個小孩睡的搖牀，哭聲正是從那裏發出的。

「哄哇！哄哇！哇……哇……」

一陣輕風似的，隨着這孩啼，飄來了一個年青的不上二十歲的女人。淡綠的旗袍，雪白的皮膚，一雙烏黑的文靜的聰明的眼睛……

見了我，有點躊躇，然而孩子的哭聲終於把她吸到牀邊去了。

「哄哇……哇！哄哇……」

「弗要哭！弗要哭！」

她一邊溫柔的撫着孩子，一邊解開了自己的衣鈕，捧出了奶子來給他吃。孩子的嘴被鮮紅的奶頭塞住，不再哭叫了。女人輕鬆的吐了一口氣，等孩子睡熟了，她鈕上衣襟，又一陣輕風似的飄了去。

「這又是誰？」

我好奇的問自己。我猜想她是三房客，我猜想她是×公館的親戚，老太太的同鄉，或是×小姐的朋友，我猜想……

第二次她又進來了。一手端着一碗湯麵，一手拿着一雙牙筷。把麵擱在方桌上，坐在我左邊吃起來，低着頭，直等吃完了，自己再把碗送到廚房裏去。

照理，我不應該再待在這屋子裏。它現在不是客室而是私人的寢室了。不過，我也沒地方登，因為我平日教書的那間房被另一位生病的女人所佔住了。

我還是坐在原處，傭人從學校裏接學生回來了，告訴我：

「先生，太太的病還沒好，今天他們就在客堂裏讀。」

於是兩個孩子坐在我的對面，其餘的一邊坐一個。他們照我的吩咐，有的在鈔生字，有的在造句。

第三次，那穿綠衣服的女人又進來了。含着微笑，立在桌邊看孩子們做功課。不知是否出於誠心的贊美，她搭訕着說：

「條真寫得好……」

孩子不理她，她又走到另一邊看看：

「小弟弟，交關聰敏……」

孩子仍不和她說話。她嘆一口氣，坐在牀上。

……

從三小姐的口裏，後來我知道這年青的女人是×先生的姨太太，是某舞廳的一位紅舞女。原來兩人住在外面，最近生了孩子才搬回來的。爲了樓上的正房早給大老婆住着，這位姨太太就祇好將客廳暫作寢室了。

「爲什麼我教書的時候，她老喜歡坐在旁邊？」

「她沒受得教育……」三小姐向我替她解釋，「她說：『我真羨慕你們，你們都有福氣唸書』……」

×

福氣？從表面看，一般人或者還會認爲這個女子的福氣比任何人的都來得大呢！她是個紅舞女，會被有錢的男子，蒼蠅似的包圍過，最後命運指定她在那些蟲兒當中挑選了這樣值錢的一個。她嫁了他，以自己最寶貴的青春換來了從頭到腳一身的貴品。公司櫥窗裏足以引人觸目的貨物，她祇需輕聲的一句話便能得着它；有時從她手裏扔出去的，又恰是人們做夢想得都得不到的東西。她成了萬物的主宰，男子們都甘願做她的奴才！

不錯，她得到了人間所有的，然而這所有的又像不是她所希求的。如一個孩童在海灘拾着蚌貝，她的確費過很大的心血佔有了許許多多，但却遺失了頂頂珍貴的一枚。就僅僅爲了這一枚的遺失，使她意識到其餘所有的實際還是等於空虛！

這失去的一枚是什麼呢？從前她有些兒迷惘，如今却能憶起它該是那被人常常提到而非人人都能抓住它真義的東西——它的名字叫做「愛」！

愛！想來這個字，男子決不會吝嗇得不肯對她講。她或許也同樣拿這個字回贈給別人。可是，那

祇等於兩個陌生人會面吐着「今天天氣很好」，「吃過沒有」，一樣的無意識，一樣的荒唐！她曉得自己所說的不是真話，正如她明瞭別人的謊語一樣。人們要的是她的肉體，她要的是人們的金錢。

——這不是愛，是交易！

少了金錢，人們的身體不一定會餓死，但失去了愛，我担保整個的靈魂準會枯滅。

幾回她的面容和舉止洩露了她內心的苦悶，對於這可憐的幸福的女人，我祇能寄以深切的同情。也正像被人折壞了翅膀的小鳥，我看得出她竭力的企圖高飛；人間的愛對她雖成了一種妄想，她却盼望在工作裏求得補賞。每天，她自己操作，自己縫結和烹調，一切無需她勞力的事她都高興動手去幫忙。

然而，四周的人看不起她，她是姨太太，多麼卑賤的名詞！彷彿她一進門就給這屋子帶來了禍災，母親不責備兒子，妻子不責備丈夫，恰如姐姐不責備她的弟弟，大家都將抱怨與譏刺堆在她一人的身上。

到底她還是一塊脆弱的玻璃，經不起過重的打擊，一失手，她聽見被摔碎的聲音，她的靈魂向她道了「永別」，完了！她收拾破裂的心，闔上了眼睛。

x

一天，我走進屋子，屋子裏除了兩個娘姨，找不着另一個人。

「姨太太昨日晚上自殺了！」

我打了個寒噤。好好的一個人怎麼會死？她爲什麼死得這樣早！這樣快！

「她是吃藥水死的，今天十二點鐘才到殮儀館……家裏人全駭怕極了，通通躲到了旅館裏——他

們說這屋子裏有鬼！」

鬼保佑我休息了三天。可是這三天之中我眼前時時浮起一個綠色的美好的影子，就是我此刻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耳邊似乎還聽得到那「弗要哭！弗要哭！」以及嬰兒吮乳的聲音。

過了「回煞」的日子，避鬼的人，依然回到原處。我也就開始復課了。從每一個人的神色，我稱出了他們心裏所積藏的恐懼的分量。

「事先沒一個人知道她會死！幾個女朋友來看她，她還向她們談得好像很高興，她說她在這兒的生活怎麼舒服，怎麼舒服！」三小姐叙述那姨太太自殺的情形給我聽，「她臨死前兩個鐘頭還往理髮店去做了頭髮的……頭髮燙得很好看，還在臉上重行擦了胭脂，又在指尖上塗着蔻丹……她把自己打扮得像一朵花兒，然後服下了半瓶，別人還當她是睡着了呢……」

我下意識的默默的點着頭，想起了「日出」裏的陳白露：「我是這麼年青，這——麼——美，這——麼——」然而她就這麼的用自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就在這時候，外面起了一陣莫名的騷擾。一個車夫拿着木條拚命的敲打鉛鐵畚箕，從樓梯上奔下來，夾着有女人的喊聲：

「趕鬼！趕鬼！趕鬼！……」

那聲音直追到花園裏，使我看清楚了一幕傷心的喜劇：一個男子，我認識是那一位跟從少爺走過鴻運的「小蘇州」，舉起手掌狠狠的打着自家的嘴巴！鵝兒型的老太婆執着糞刷對着他的腦袋直劈……旁邊參觀的女士們笑了，啦啦隊似的嗷喝着：

「趕鬼！趕鬼啊！……」

真是出奇的新聞！——這回趕鬼的來由是爲了小蘇州在殯儀館伴着姨太太的屍首守過夜，他倦了，迷糊的躺在竹椅上，不料看見姨太太站在跟前和他說話：

「小蘇州，倖回到屋裏把我新做格旗袍代我拿來！記好：紅包袱包格……」

小蘇州掉了魂一般的，驚醒之後就往家跑。到了家，便上樓，一直衝到了小姐的房裏。

「你瞎昏了眼，沒喊你，你爲什麼跑到我房間裏來？」

×小姐發脾氣的問他，他却哭了，抓住小姐的手，說：

「我要新做的旗袍！新做的旗袍！」

「什麼？小蘇州，你說什麼？」

「姨太太吩咐我來的，她要旗袍，紅包袱包的……」

小姐嚇惚得不能開口。——姨太太新做的旗袍剛從裁縫店裏送來，用紅包袱包着，確也是事實！

不過，關於這，小蘇州事先怎會知道？

「我要新旗袍，紅包袱……」

劈！拍！×小姐對小蘇州摔了兩個嘴巴，連聲地叫：

「鬼！鬼！……快來打鬼啣！」

小蘇州被趕了出去，隔了兩天又跑了來。他仍舊哭，女人一般的哭，於是別人說姨太太的魂魄依附在他的身上了。大家要趕鬼！

×

靈魂附體的說法，靠得住或靠不住我不敢說，然而這確是我所見到的事實。接連好多天，大大小小

小都在談論着「鬼」。晚上，我走着那長黑的里街，望着搖晃的樹影，聽到落葉的呻吟……在那遠遠的圍牆上，昏黃的燈光也彷彿凝成了一個「鬼」字形……

鬼？鬼究竟是什麼？

……

起了寒風，嚴冬帶來白雪，快過年了。

主人酬勞我，用一桌豐盛的酒筵。席間，我又幸運的碰到了×先生。

※

他依然是那樣的瀟灑，那樣的風流，那樣的自傲，他依然有說，有笑，雖然有一個（？）女人爲他飲恨吞聲而死了！

如果沒人提醒他，或許他還不會想到這麼回事。——誰會爲他親手指尖輕輕捻死的一粒螞蟻發  
生悲恤？

「那天小蘇州真是……」說話的人，說了一半又收住了，也許是怕激起×先生的哀思。

但×先生又得意的在那裏發表了：

「真是實實在在的碰見了鬼啊！……我說吧，鬼，總不能不相信……沒有鬼，那還成什麼世界！」承他看得起，轉過臉來問我，「先生，你是文明人！你看，究竟世界上有沒有鬼？」

「有。」我肯定的說。

「對呀！先生是有學問的人，他也這麼說。……先生，你可曾見過？」他問得起勁了，爲我斟滿了一杯酒。

「見過的……」



「是在上海？」  
我點點頭。

「什麼地方？」

「在……」

我想指着他的鼻子說：「在這兒！——你就是其中的一個！」

然而我究竟還不會慫直到那麼個地步。我舉起酒杯，喝了一口說：

「在……在每一個黑暗的角落裏都少不了它作裝飾。」

他莫明其妙的望着我，我把滿杯的酒一起灌下了，大聲的打着哈哈，我聽出了自己的笑聲裏含有比喜悅更多的怨憤……

×

交了春，請我教書的主人不得不搬家了。我也跟着他們永遠的離開了那間屋子。

然而我總忘不了那屋子裏所登的人，鬼似的人！

後來，我聽說那屋子轉租給人家改建了偉大的賭場。又聽說×小姐往北平正式下海去了，老太婆在栽培另外兩個不上十歲的小姐。至於×先生呢，我就不大清楚了，但我猜想他的生活一定過得比從前愈加美滿，或許他又找到了更年青，更美的穿藍，穿紫，穿紅，穿黃的姑娘了吧？

可是我常擔心的是：他會再成爲新悲劇的製造人嗎？……果真這樣，那我倒很想提議：全世界來一次大規模的「趕鬼運動」，使人間減少一些悲泣，淒鬱，和哀怨的聲音！

我的理想有沒有變成事實的一天？——*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

# 鏡的故事

譚惟翰

朋友想組織一個話劇團，託我代募一點款子。

剛巧那天是中秋節，趙老伯約我到他家裏去吃晚飯：飯後，同他坐在園裏賞月的時候，我順便就提起了這件事。

「話劇，你說的是話劇？……」

他似乎很關心地問。

「是的。我的幾個朋友都是愛好話劇的，他們都想利用業餘的時間作一點有益於社會的正常娛樂。他們決不會流入低級，總盼望借戲劇的力量在人們生活方面給些崇高的啓示。……基金預定八萬，此刻已募到了六萬，還差兩萬……」

我說話的當兒，他把頭直點着，好像很注神地在聽我的話，然而又好像有什麼吸引着他去作旁的深思。

他的頭仰着，皎潔的月色印上了他臉上的每一條深深的紋路。

「你們的設想是很對的，應當多在人們生活方面給些有意義的指示……」

表現極贊成的意見，他仍不住地點着他的腦袋。

他把手伸進了圍花的藍緞夾袍裏摸着，摸着……

摸了好久，摸出了什麼呢？

一面小鏡子！

默望着那鏡子，他的眼球如廟神一般地呆站着，嘴裏緩緩地吁出了兩個字：

「話……劇……」

一會兒，他灰色的鬆弛的眼皮下壓出了兩顆淚珠來……

「趙伯伯，你，你怎麼啦？」

他不應，任淚珠從眼角滴上了他手裏的小鏡子。

鏡子濕了，他的手不能自主地在顫抖了！

「趙伯伯！」

趙伯伯把頭轉過來，同時極慎重地用他那發抖的手將鏡子遞給我：

「瞧這……」

這是一面鍍銀的小圓鏡，形式非常玲瓏可愛，雖然放在像他這麼上了年紀的人手裏有點不大相配。鏡背刻着精工的花紋，彷彿是兩朵臘梅。花枝裏夾着有幾個英文字……——*Forget me not!*

「好看得很。」我說。把鏡子放在桌上，交還給他。

「好看？」

「美極了！」

「你也說美……」

「嗯。」

「那爲什麼別人都說我有神經病說我不該看它？」

他自言自語地說着，一面很神祕地掏出了一條白絲巾將鏡兩邊擦了擦，然後又仔細地望着它。

但這次他的神色大變了，臉上的皮肉起着疙瘩，眼珠凸出，冒着驚異的光芒，還有那嘴巴不停地顫慄，使他人中兩旁的修整的短鬚如兩條蚯蚓在焦灼的泥土上作痛苦的掙扎。

坐在他身旁，竟也受到了恐懼的襲擊，我的心中有點忐忑。

「你再看看……」趙老伯又指着鏡子說。

「看什麼？」

「你方才不是說她很美，很好看麼？現在你再看看：她變了，變了！」

「沒有變，它仍舊是老樣。」

「不，變了，變了！你，你瞧：他睜着眼，一對可怕的眼在向我笑……在向我笑！」

趙老伯用一隻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皮膚是冰涼的。

「今晚也許你多喝了兩杯。」我離開籐椅，站起身，「我不敢多打擾你了，你請到房裏休息吧。」

「不要走，你陪陪我……」他將我的手握得緊緊的，「我要對着天，這明朗的天，把這鏡的故事講給你聽……」

底下便是他的話：——

「我像你這樣大的年紀，大約廿六七歲的時候，娶了親。

她比我小五歲，是一個溫文，秀麗，很有才幹的女子。當初我認識她，是經友人介紹的。她是一個孤女，沒有父母，沒有兄弟，沒有一個撫養她的人，她在高中的學費全由我個人供給，可是我們兩

人的愛倒並非建築在金錢上。

隨着時日我們接近的機會一天多一天，我和她在一起彼此都覺得是一種說不出的安慰和愉快。她需要我，正如我需要她：我們默默地相愛着，由相愛就自然地結合了。

那時我任一家保險公司的經理，她爲了滿想出去做點兒事，我就託我的表弟介紹她在一個醫院裏當了一名護士。

生活是美的，夢是甜的，日子過得很平安。

我的表弟是醫專畢業的，和我的妻同在一個醫院裏服務。例假我常約他到我家來談談天，吃點便飯。

有一晚我和他在園裏散步，忽然他偷偷地對我說：

「……你爲什麼要讓表嫂出外做事？不是我瞎說，表嫂人生得漂亮，性情態度，處處討人歡喜……年輕的女子在外頭亂跑，總會惹人注意。前天我親眼瞧見她和一個男子在公園裏，坐在池旁談情呢！老兄，你是保險公司的經理，不知你對嫂夫人可能保得了這個險啊！」

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像是勸導，又像是警告。

然而我並不把他的話完全當作事實，因爲我很明瞭我的妻子。她向來待我極誠摯，不會做出卑鄙的事。

不料第二天，表弟又來警告我了。

他說他又看見我的妻子，同一個男子在一塊兒，如果再不管束她，準會出亂子。

他的語氣確是嚴重，我不能拿它當做耳邊風。挨黑，妻一進門我就對她說：

「以後你不必出去做事了！」

「爲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工作使我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始終不能離開工作。」

「但你應當明白：我是保險公司的經理，每月的收入養活妻子是足足有餘……你儘可以待在家裏！」

「你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我以爲窮人該找工作做，有錢的也該找工作做；工作的意義絕對不是在於混飯吃。我承認服務是人類的天職，每個人都必須以自己的能力貢獻給社會，女子不能看作例外！」

她的理由挺充足，我想不出什麼話來反駁她。

隔了半天，我說：

「蕙，——這是我妻的名字——你已是懷了孕的人了，在外面做事是很吃力的。」

「不要緊！」她說，「現在才不過三個月，離生產的日子還早。我想過四五個月再向法院方請假吧。」

她的意志十分堅決，我也無法阻止她。明天，她仍舊跑到醫院裏，繼續她的工作。

每天她起身很早，照例要在枕下掏出一面小鏡子來照自己的臉孔；梳洗完畢，向我說聲「晚上見！」揚一揚手，便跳出了門。

那天，她說要去赴一個朋友的婚禮，趁她走後，我得着機會來檢查她平日所用的東西。

最引我注意的，當然是她每日必須要照的這鏡子。我看它上面刻着的花紋和一行英文字，我斷定這是她愛友贈給她的紀念品。

其實這也是極平常的事；一個朋友送她一樣小小的禮物又有什麼了不得！祇是可恨的這鏡子裏還有她不會告訴我的秘密。

我發現鏡後有一個暗門，我用指甲將它剝開了。

我的天！

你猜裏面是什麼？

原來這鏡子裏嵌着一幀青年男女的合影。

那男的穿着筆挺西服，清秀的面龐擱在有花的領結上，我覺得他比我漂亮得多，雖然一二十年前我也並不如現在這般地蒼老。我真羨慕他不，我實在是嫉妒他！他親熱地用自己的臉貼着那女子的臉，——那女子不是旁人，我認識她是我的妻，我的蕙！

表弟的話完全證實了！沒有疑義的，我的妻外面有人，和她相好的人。

這是我不能容忍的。

我的腦神經幾乎在崩裂，我竭力地想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將鏡門闔上，好好兒地放還原處。

整整一下午，我坐立不定。我的心猛烈地跳着，腦袋似乎有幾百斤。我揭開櫥櫃，拿出了一瓶白蘭地，我用高脚杯酒酒滿了，一口灌了下去。我吞下的不是酒，簡直是火，它燒着我的胸腰，烙着我的心。可是我還是一杯一杯地灌下去，接連我喝下了五六杯。

我悔恨自己的糊塗，當初怎會錯認了人！我爲什麼把一個不忠實於我的賤婦討在家裏？我爲什麼要苦心栽培她？我爲什麼要用金錢換罪來受？

倒在沙發裏，昏昏沉沉，我聽見腦子裏在摔着炸彈，眼前迸着火花！

我已經不是我，讓命運去支配一切。

晚上，十點半，她從新娘子家裏回來了。

衣襟上佩着一朵粉紅的康乃馨，顯得越發地動人。她一進門，便抱着我的臉來吻，像是充滿了熱情。但我的心立刻在警告我：這是詭計，這是迷藥！我恨極了，把她的臉推開，眼睛向她直瞪。

她好像聞到了我嘴裏吐出的酒味，問：

「你又喝了酒了？」

我祇當沒聽見。

「爲什麼又不聽我的話？——本來你答應我戒酒的！瞧，你醉得這個樣兒……快上牀去睡吧！當心着了涼。」

說着，她伸手替我來解衣鈕。我阻止了她，並且哄她說：

「你先睡……我還要……寫，寫一封信，給一個遠道的朋友……」

她信以爲真，於是走到寫字檯前，把桌上的零星物件一樣一樣地收檢；爲我預備好了筆墨紙硯，然後她拉開了有綠玻璃罩的檯燭，將室中懸着的大燈關滅。

脫下旗袍，換了睡衣，她自己先上了牀。

我見她把身體靠着牀頭，一隻手又從枕下摸出了那小圓鏡子。



她對鏡面微笑着，說：

「我的頭髮是梳直了好，還是燙成圓髻好？」

沒人理她。

「你說呀！你以為那個樣子好看？你究竟喜歡……」

沒人理她。

「怎麼啦？我跟你說話，你一儘不響！」

還是沒有人應。

「存志！」她呼我的名字，「我和你講話，你爲什麼老不作聲？」

「你是在跟我說話？」

我冷笑着，氣得幾乎要從沙發裏跳起來。

「不跟你說話，跟誰說話？」她反問我，「這屋子裏除了你我難道還有第三個人？」

「也許……」我露着譏刺的目光。

「你又在發酒瘋！」她說，「你今天真是喝得太多了，要不要我削一只生梨給你吃？」

「不！」

我大聲吼着。她見我這般固執，嘆了口氣，也不再開口了。

她手撫弄着那小圓鏡，漸漸地入了睡鄉。

偷偷地我從沙發裏站起身，走到牀邊，望着她的背影。

一天的工作與酬應，帶給了她無限的疲勞，她閉着眼，睡得很甜……

我挨到她的身旁，直視她的臉。

那是一張溫柔，秀美，白白的臉。烏黑的髮絲襯在她的耳邊……

可是我越看出她的美，她的嫵媚，越發增加了我的憤恨。

她的一切不再是屬於我的，她是早已歸了那鏡中的人影了！

頓時我起了殺心！

坐上牀，我拖開她的絨被；她翻了一個身，我把伸出去的手又趕忙縮回來。

我實在不忍心下手。幾年來我一直愛着她的。我記得她肚裏還有三個月的胎兒！但我一轉念：這胎兒不一定是我的。不怪我對不起她，是她對不起我！

明明白白，她不能逃過她應受的懲罰。

我的兩隻臂膀伸起了，手指扣住了她的喉管；我用力扼着，扼着……

她的眼翻開了，恐嚇佔有了她的全身。

她是夢中被我扼醒的，這是出乎她意料的事。她想喊，但我已不許她喊出聲。她竭力地掙扎着，掙扎着，後來逼出了三個字：

「爲……什……麼？」

對這下賤的東西，我不屑再和她多講話。自己做的事自己應該明白，她反而假裝不懂地來問我！我不做聲，望着那面小鏡子。

鏡子還在她的一隻手裏。

我的手在她頸上扣得愈緊了，她的嘴角滴下了血水；手一鬆，鏡子被扔在地下，玻璃破成了兩塊

——一張照片出現在它的中間。

這時，她仍用低弱的聲音在喚我的名字：

「存志……爲什……？」

我知道她的氣已快斷，她決不能再爬起來與我爭抗。因此，我俯下身，拾起破鏡，給她看：

「就爲了這！」

她的眼神顯示她內心的驚駭，她逼視着那照片上的一對人影，瞧着……瞧着……她笑了！大聲地，含着眼淚地，笑了！

她笑得非常地響，非常地可怕！差不多拿她生命裏所僅存的氣力通統都灌進了笑聲裏。

她笑着，笑着，但她不說什麼，她已說不出什麼了！

我却以爲這笑是爲了她和那漂亮男子的愛而笑。她是在笑她們以往往的幸福，她是在笑我這掛名的愚蠢的丈夫……

我聽不下去，實在聽不下去。我的手又扣上了她的頸項，一下子，就祇一下子，屋子變得靜寂了，笑聲沒有了，她死了！

綠色的燈光斜照她的臉龐，她的臉發青，口角流着鮮血……眼還不會完全閉上，她仍在對着我望！

我的心情是恐怖的，感覺却是愉快的：我報復了，我用我的手結束了一個人的生命。但這人不是我存心要殺她，是她不愛惜自己，殺害了自己。我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件於心無愧的事！

我把她葬埋了，沒有人會疑心是我用手將她扼死的。認識我的人，祇知我是多麼地愛着我的妻；

她死了，人們都爲我表示惋惜。

喪事料理完畢，我又碰見了我的表弟。

我對他說：

「多謝你過去給我的暗示與警惕。你的話是不錯的，她確實不規矩，現在……我已經叫她含羞恥地鑽進了泥土——」

「什麼？是你……」

「我殺死了她！表弟，我信任你，你是老實人，你不欺騙我，你肯對我講老實話，我也應當對你講老實話。在你面前我決不隱瞞，因爲我相信你不會把我所做的事再去告訴旁人……」

聽了我的話，他猛地哭起來了。

「表兄！」他握住我的手說，「我對不住你，我更對不住我那死去的表嫂！是我殺害了她！我是兇手，我是罪人，我要在你的面前懺悔……因爲……因爲當初我……我非常愛慕表嫂，我沒轉過正當念頭；我調笑她，追求她……被她拒絕了，而且，而且她還責備過我！我惱怒了，便在你的面前假造了許多謠言！我，我真是……」

我馬上說：

「……無論怎樣，我總是感激你；這事要沒有你關照，我是永遠不會發現的！」

「請你別再講下去……」

他用手帕蒙着臉，跑了；從此他再也不肯到我家裏來。

半個月後，我在亡妻的口袋裏無意中發現了一張紙條：那紙條上說了許多愛慕我妻的話，後面却

留着我表弟的名字。這樣看來，表弟說他追求過我的妻，也許真是事實；他所謂由羞怒而造謠或者也正是從良心裏吐出的口供。不過，當時我並不懊悔。我安慰自己說：

「……總之，我找着了別人不會發現的祕密，表弟的話且不去管它，但我的妻子另有所歡却是不可能否認的實在情形。如果她是真心愛我，怎麼會同照像中的男子那般的親暱？」

我親手扼死了妻，我覺得我有正當的理由。漸漸她的影子在我腦中變得模糊了，我忘了這世界上我會認識過這樣的一個女子，而且同她結過婚。我不願再想起不值得我掛念的人。她死了，我倒覺得安心。

春天裏，我單人準備去作一次長途旅行。我滿想欣賞一下故都的名勝。車票已買好，我正要起程。但出門的時候，忽然郵差遞來了一封掛號信；我叫傭人蓋了回單，把它收下了。

信封是淡紅的，字是娟秀的，寄信人的名字我記得叫做「梅」。

這是從南京寄給我妻的信，可是我妻的屍首恐怕早已腐化，她是無法再讀着它了。我站在門口，把信拆開，看它裏面說些什麼話。

那信寫得不算長，每一句話我都能清清楚楚地記得，我甚至於可以一字不漏的背給你聽——親愛的蕙：

我們差不多整整的三年不見面了。

在這三年裏，我時常念着你，但我不知道你的住處，所以一直不會寫信給你。前不久我會見一個老同學，她把你的通信處抄給了我，並且告訴我你已經結了婚，你的丈夫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他愛你，使你的生活過得很美滿……我聽了這些話真是高興極了，蕙，我遠遠的在這兒向

你慶賀！

和你離別是在我們行過畢業典禮的那一天。你還記得那天學校的盛況嗎？我們女中的學生個個都穿着紫紅的校服，我們都顯得越發的年青了！尤其是你——我永遠記得你活潑的姿態，文雅的风度，我幾時再能見着你呢？

我送給你的那面小圓鏡，你還留着它嗎？我相信你不會不留着的。不過，我想問你：直到如今你可曾發現那鏡後有一張你我兩人的合影？我送給你的時節，有心不告訴你，我是想在五年或十年以後，當你無意中看見它，它該會給多少的回憶與驚喜啊！

蕙，那張照就是我們畢業那天，開遊藝會時在後臺所拍的。想起來真有意思：你扮演多情的姑娘白薇，我反串你的愛人，也就是那多愁多慮的詩人夢梅。我們都拿出了真情來表演，誰知我們合演的這齣「湖上的悲劇」竟得到了各方的好評，意外的收穫！蕙，我此刻彷彿還聽得見你倒在我懷裏唸着劇詞：「生命是短促的，藝術是不朽的……」

光陰過得真快，這已成了過去的夢影了！三年來世事的變化真是太大，不說別的，我已經做了一個孩子的母親，蕙！你呢？你比我先結婚，或許你也有了孩子吧！那麼讓我祝福你和你的小天使……

梅

看完信，我人暈倒了下去。傭人將我抬到了睡房裏，旅行的計劃也就此打消了。

我又看到了那曾被我蔑視過的小圓鏡，那裏面嵌着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妻：一個是我妻的女同學。我明白了我的魯莽，我的粗心，我的偏見和懷疑，量小與猜忌……我深恨着自己，痛擊着自己，我

殺害了一個人，兩條生命！

鏡上的玻璃打破了，我可以重行將它配好，但我死去的妻却永遠不會復活了……」

趙老伯說着末了的一句話，眼淚又一行一行地流下。

黑雲一陣陣塊飛過，使月亮時穩時現，在月光下的趙老伯的臉也就顯得一時蒼白，一時青灰。

我的心也蒙上了重重的黑雲，由同情所激起的淚雨快要降臨……我想說一句話來安慰他，但悲傷叫我變成啞巴！

倒是趙老伯又向我開口了：

「剛才你說你們那劇團還差多少錢？」

「兩萬……」

他手抖擻地簽好了一張銀行支票交給我：

「這是兩萬塊錢的支票，你拿去。我希望你們好好地把劇團辦成功，多演幾齣有意義的戲，讓人的生活與思想都能改進……我知道你是善於編戲的，如果你高興，儘可以把我講給你聽的這鏡的故事寫成劇本，使那些像我這樣有狹窄，猜疑，主觀的人得到一點兒教訓……老實說，你的話，也是生活的一面鏡子！」

我點點頭，望着桌上那小小的發光的東西。

# 客星嚴子陵

譚 斐

太陽從白雲的微隙裏吐射出暖和的光芒，山容頓時顯得格外的嫵媚，澤面也似眼睛般的跟着閃閃爍爍地波動起來了。

四野裏是一片靜穆的景象。

嚴子陵披了那件處女樣輕柔的羊裘，一個人盤膝坐在澤邊一塊光潤的大圓石上，垂着那支和他的手已有二十多年交誼的釣竿，默默地候着那不幸的魚兒自己來上鉤。

這時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的心情，會像他那樣平靜的；也沒有一個人的生活，會像他那樣舒適的。

一陣平時聽熟了的歌聲，忽然從山中傳送過來，接着出現了一個白髮氍氍的老樵夫，背上負着一大捆的枯樹枝，向着這邊一拐一拐的走過來。

走到子陵的近旁，他嘴裏的歌也恰好唱完：

「子陵，時候已不早，你魚釣得多少了？」

子陵淡然地回過頭來：



「一尾也沒有釣到。文老伯，你的柴倒樵好了？」

文老翁放下了背上的枯柴，喘了幾口氣，也找一塊乾淨的大石坐下，從懷裏掏出一只小瓢，俯身從澤裏舀起一瓢清水，慢慢兒喝着。

喝完水，文老翁照例地首先打開話匣子：

「子陵，你往日釣的魚總是很多，爲什麼近來一天一天的少起來了？」

子陵依然很淡漠地：「怕是這澤裏的魚減少了吧！」

文老翁忽然哈哈地笑起來：「子陵，澤裏的魚是不會減少的，恐怕是你『心不在焉』的緣故吧！」

子陵驚訝地又回過頭來：「文老伯，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文老翁捋捋他嘴上的短鬚子，對着子陵只是笑：「子陵，你在這裏已經住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朋友會經到這裏來看過你，你也從沒有因此感到寂寞。可是自從上一個月，那位郭欽差接連來了兩次之後，你的態度就變了。」

子陵連忙替自己申辯：「你以爲我是動了官興嗎？不知道我的心早已像槁木死灰一樣，無論什麼都不能使他動搖。劉秀，他雖然是我從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可是他現在已做了皇帝，世上不會有和皇帝平等的朋友，你看我肯去做他手下的臣子嗎？」

文老翁只管搖頭，還是哈哈地：「子陵，我看你這話也不確。我知道你所顧慮的，並不是皇帝待你平等不平等的問題，而是誠意不誠意的問題，因此使你一時委決不下，所以連釣魚也沒有心緒了！」

子陵也不覺笑起來，回過頭去望望那對面的青山，山容似乎更嫵媚了。

文老翁知道果然已猜中了子陵的心事，索性再作進一步的試探：「如果皇帝果然誠意的話，那麼

你不妨進京去走一遭。」

子陵收了笑容，正色地：「我也未嘗不這樣想。但是，時代是改變了，我們的友誼就是還存在，而現在我們的生活已完全不同，我住不慣高樓大廈，正同他不會再安於草澤山野一樣；再從生活來判別我們的思想，那麼我們的思想簡直距離得太遠了。那不如我們永遠不相接觸，倒可把過去的友誼永遠留在心上，免得因話不投機反而使他幻滅！這麼一想，我就決定不去了！」

文老翁又是一陣搖頭：「這倒不能這樣說。現在你們的生活和思想固然已大大不同，可是真正的友誼却不建立在生活和思想相同這一點上。要是他對你的友誼絲毫不減，仍和從前一樣，那麼你儘可以進京去會會他。如果你住不慣的話，那你儘管可以立刻再回來。要是換了我，我就一定這樣做。」

子陵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情：「不是我多顧慮。現在的天下，不是他一個人創立的天下。他不能獨斷獨行，正同他不能獨自創立天下一樣。所以我又想到，就是他對我依然如故，可是他現在是皇帝了，皇帝的愛好是會影響到別人的，那麼他待我好了，不要引起別人的嫉妒嗎？如果這樣，我更不能也不應去了。」

文老翁不覺大點其頭：「你這話倒很有意思，你顧慮得也很是。」

魚鈎忽然一動，子陵忙把竹竿舉起來，原來是一尾小鯉魚。他把牠取下，順手放入身旁的一個小竹籠裏。

一及白雲升起來把太陽暫時掩住，山容頓時顯得十分黯淡。從山坳裏，送來一陣人語馬蹄聲。一會兒，一行人馬從山道上走下來，最後還推着一輛空的車子。

子陵的面色漸漸不好看起來。

文老翁不由地大叫道：「子陵，他們又來了。我看這回你不去不成了！」

子陵默默地不作答，放下釣竿站起來。

文老翁也站立起來，看着那行人馬向這邊行過來。

爲首的是已經來過兩次的熟人，他是東漢皇帝的大使臣郭登。他一看見他們，不等馬停住腳，便大嚷着從馬背上跳下來：「嚴先生，你的興緻好極了！我兩次來拜訪你，你兩次總是在這裏；現在是第三次了。皇帝一定要請你去。要是這一次我再請你不動，皇帝他決定要自己來請了。嚴先生，你就買兄弟一下面子吧！」

他一邊說，一邊把馬授給他的馬夫，上前來向着兩人不住拱手。

文老翁回頭對子陵：「子陵，我看你還是去一趟吧。皇帝對你既是這樣的誠意，要是他真的自己來時，我們又沒法招待他。況且你如果真的不願做官，進京去玩他一個半月就告辭還來也好。」

郭登眯着眼，看看文老翁，又看看子陵：「這位老人家的話說得真對。皇帝一心想見見你，他本來這次就要自己來的，後來經過臣下們苦苦勸阻才停了念頭。皇帝待人很虛心，嚴先生儘管大膽前去。要是實在不高興做官的話，皇帝也決不會勉強的，你當做到老朋友家裏去作客一次好了！」

子陵一時回答不出什麼話來，只好搭訕着：

「對不起，實在對不起，接連勞了你三次駕。」

文老翁知道子陵已不再堅持，索性代他定下主意：

「子陵，你就同郭大人上道吧！你在這裏的一切，全都由我替你來照料。就是你的吃飯本錢，」指指釣竿同魚籠，「我也必替你好好地保管着，包你回來時不會損失一絲一毫！」

郭登又速速向文翁拱手：「多謝你老人家周旋。改日我送嚴先生回府時，一定到府上重重報謝！」

子陵不由自主地他也不推却地被他們扶上了那輛空車，由一行人馬擁着渡過那山嶺去。

文老翁目送他那位和他二十多年相處的朋友到看不見後，又是一陣哈哈地大笑：「我知道他是再不會回來的了，無論他此去在京裏做不做官。他老是担心着皇帝對他的友誼，可是他自己對於我呢？」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忿氣，壓迫他俯身提起釣竿和魚籠，用力擲到水澤裏去，讓他們在水面上隨意浮來浮去。

田野裏依然是一片靜穆的景象。

## 一一

嚴子陵坐了皇帝專誠派來迎接他的安車蒲輪，由欽差大臣郭登一路照料着，曉行夜宿，從山東到達洛陽後，皇帝又命郭登招待他暫時在北軍舍中住下。

一進軍舍，路途上所受的勞頓，使他感到生平不曾有過的疲乏，便走進臥室裏去上床歇息。他一看床上的被褥，全副都是錦繡所製成，燦爛的光輝刺得他連眼睛也花了。一個服事他的舍僕

告訴他道：

「這本是皇帝用的被褥。皇帝專誠差人送來給先生用的。」

他不說什麼，在錦繡堆中躺了一會，忽然想起他在他山東老家裏睡的那床蘆花被褥，彷彿已是在隔世裏的事情；但又好像現在是在做夢。

一會兒，皇帝又命御廚房裏送飯食過來。他坐起來喫了一頓。這一頓飯食喫得更使他迷惑。他在路上郭登照料他喫的雖然已不是他平日所能喫到的，可是他還能叫出他們的名目，這會御廚房裏送來的，他連自己喫了些什麼東西都自己不知道了。

他不自覺地舉起手來，把手指放在嘴裏咬了一下，他才敢肯定，他現在決不是在做夢。

這時候，忽報他的故友侯司徒差人送帖子來拜候他。他便請差人進舍相見。

那差人和子陵行了禮，就代達他主人的意思道：

「家主人聽得先生到來，本想立刻就來拜望的，實在因為職務關係，忙得不能分身。所以想等到晚上，請先生自己過去談談！」

子陵不由地心中想：「官果然是做不得的，侯霸一做官，他待故友便這樣地托大！劉秀做了皇帝，還對我這樣謙虛，他倒怪我自己不去拜候他！我又不是來做官，也無求於人，爲什麼一定要去見他？」

他打定主意，便把名帖還給差人：「煩你去對你主人說：我聽得他做了司徒大官，十分高興。只是希望他能夠抱着仁愛的心情，幫助皇帝盡他職務上應該盡的責任，自會得到天下人民的愛戴。如果一味只知道奉承皇帝，順着皇帝的意思說好聽的話，那麼恐怕將來連頭頸腰肢都要保不住的！」

那差人聽他答非所問，但又不便有所申說，只好拜辭而去。

他看那差人去後，默坐了一會，才覺心頭平靜下來，再躺在床上休息。

他才合上眼，想熟睡一會，舍僕忽然又匆匆地跑進來：「皇帝來了！先生快起來接駕吧！」

「起來接駕」，這句話又把他方才平下的氣升起來了：「我又不是他的臣子，我爲什麼要接駕？」

而且這次是他接我來的，爲什麼反而要我去接他？我不理他，看他拿我怎樣？」

他假做睡着沒有聽見，鼻中呼呼地放出鼾聲。

不懂事的舍僕還怕他得罪了皇帝，好意地想把他推醒。他翻了一翻身重又睡着了。

不等他起身，劉秀早已自己先跑了進來。他完全放下了幾年來已習慣了的皇帝的尊嚴，竭力想使出那從前對待老朋友的那種態度，若無其事地跑到子陵的床前，拍拍假睡着的子陵的身體：

「子陵！子陵！你的老朋友劉秀在這裏看你！」

子陵還是假睡不醒，但却微微張目，偷覷他那位已經有二十多年不見的故友的面目。他的眼才微微一張，不覺大吃一驚。

原來二十年後的劉秀，比了二十年前所常見的，不但絲毫未老，反而顯得更年輕，活潑，健康，有精神！

他又迷惑起來了！他正待思索他所以這樣的原因，還沒有想出來，劉秀早已在床沿上坐下，而且已吩咐跟來的人都退出去：

「子陵，現在已沒有人在這裏，我們儘可隨便地說話。我們雖是已有二十多年沒有會面，可是我對你的友誼始終存在。這二十多年來，我是沒有一天不在戎馬倥傯之中。我知道你性情很淡泊，不願意也不適宜做這些事情，所以我雖是常常想到你，總是不敢來麻煩你。現在天下平定了，用武的時代已經過去，必須用文來治理，那我就不能不來請教你了！爲了公，也爲了私誼，你一定可以答應我，來幫助我治理天下！」

子陵還是假做睡着，不去回答他。

劉秀很沒意思地坐着，默默地，但是沒有離開的意思。

好一會兒，子陵覺得不能再不理會了，又假做從睡夢中醒來，翻了一個身，呵了幾個欠，睜大了眼睛，向劉秀仔細看了一眼，才開口道：

「從前唐堯要把天下讓給巢父。巢父一聽他的話，以爲是污辱了他的耳朵，便洗耳逃走。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志趣，我是不願意做官的，你爲什麼一定要逼我呢？」

劉秀不覺深深地歎息：

「子陵，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但你不能爲了你的老朋友委屈一下嗎？」

子陵依舊閉上眼，像睡着了似的，不再回答。

劉秀很沒意思地站起身來：

「子陵，那麼今天和你暫作小別。明天我差人來接你宮裏去，我們慢慢地談談別後的一切。」

子陵聽得劉秀已走了出去，不覺張開眼睛，合裏的空氣頓時鬆弛了，從他嘴裏吁出了一口長長的氣。

他細細地玩味那剛才的一切，覺得劉秀對於他的友誼的確還是存在，可是他總不能放下他那從沒有到來以前已經開始顧慮着的顧慮。

他忽然想起了另一位故人侯霸。他剛才自己不來見他而要子陵自己晚上去相見，這中間一定另有什麼原因。因爲他鑒於劉秀的友誼的不變，他不信平日很是謙虛的侯霸會變得這樣托大。想到這，他不覺很懊悔剛才的回話的過於急切了。

這天晚上，他決定親自去看侯霸。他還沒有動身，忽報侯司徒自來看他。

他不覺大喜地說道：「君房真够朋友！」

他不自覺地親自出去迎接。他抬頭一看另一個已有二十多年不見的故友，不禁使他十分失望，侯霸那副蒼老龍鍾的神態，竟完全出於他和他未見以前所想像之外。

老朋友見面，不由地手緊握着手，顯得無比的親熱。

侯霸一進舍，也吩咐同來的人一起退出去。

「子陵，你不怪我剛才要你去見我的話托大嗎？」

「君房，你猜得對！可是剛才我很怪你托大，現在却明白你所以托大的原因了！」

「子陵，我知道你一定又會明白這裏實在的情形。當皇帝初次發表要差人尋找你來的時候，一班有功的將士們便騷擾不安。你兩次託故不肯到來，他們才安靜了他們的騷擾。可是今天他們一聽得你已經被接到這裏，他們又在亟亟商議對付的計劃了。爲了這，所以我白天不便來看你，而且有意差人來激怒你，以免去他們對我的猜疑。這回我來，是十分秘密，祕密得沒有一個人會知道的。」

子陵聽了他這一番話，才知他那沒有到來時所顧慮到的顧慮並沒有錯誤，於是很快悔他到來的不是：

「君房，那你不能替我向他們解釋？我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留在京裏做官的意思，請他們放心好了！」

侯霸不覺哈哈地大笑：

「子陵，你竟沒有一些世故！他們以爲你越表示不願做官，越是想做大官，所以越是解釋，越是使他們懷疑。而且，我知道這時他們也一定已有了中傷你的詭計了！但是你可放心，我一定想法保護



你。」

「那麼，一切任其自然吧！」

這時子陵已決定了他此後的行止，而靜待着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發展。

## 二二

在皇帝的客人嚴子陵被接進宮裏去的明天，皇帝才出朝在御座上坐定，太史官不等皇帝先發諭旨，急急地伏在丹墀下奏道：

「皇帝陛下！臣昨晚在觀象台上，用測遠鏡窺測天象，忽然發現有客星一個，侵犯到帝星的界域裏去。此係上天預示的警戒，請陛下特別保重！」

劉秀也不等他說完，已哈哈地大笑道：

「這朕早就知道了。昨天晚上，朕和幼時故友嚴子陵同臥，所以天上顯示這種景象。這正可見子陵上應天星，不是凡人。但他既是一個客星，朕便不能以臣禮相待。朕本想拜他做諫議大夫，留在京裏供職，但他始終謙讓。朕到現在還委決不下哩！」

當下有大司徒侯霸，也走出朝班，伏在丹墀下奏道：

「臣侯霸與嚴子陵也是幼年的故交，而且深知他的性情。他這次來京，完全是爲了却不過陛下三請的誠意，所以前來與陛下叙故舊之情，全沒有留在京裏做官的意思。現在他既又上應天星，係陛下下的客而非臣，那麼陛下更不應強他屈居臣下之位，以違反上天垂象。所以依臣愚見，陛下儘可順他志趣，他願意留京，陛下便留他在京盤桓；他要回去，陛下便放他自由歸去。那麼公私兩盡，陛下也

可對得起故友了。」

劉秀在御座上簡直沒有聽清楚侯霸在奏些什麼，因為他一直在回想昨天子陵進言以後的事情。

原來劉秀自從那天到北軍舍去會見子陵後，到了明天，仍放安車蒲輪去迎接他，一直接他到宮裏去相會。

這在劉秀是有他的苦心的。他的對待子陵，在子陵前雖竭力免去那皇帝對待臣下的態度，可是在子陵以外的人的面前，無論如何，不能不保持他皇帝當有的尊嚴。宮中是皇帝的家，在家裏，皇帝便可很自由地招待他沒有君臣之分的朋友了。

子陵這時候，因為先已聽了侯霸的話，也已改變了他原來的態度。

兩人在宮中會見，和昨天彷彿都換了人了。子陵已不再矜持，也用他二十多年前對待老朋友劉秀的態度來對待皇帝；而劉秀，一見子陵已恢復了二十多年前的那種故態，當然快活得無以復加，也彷彿回復了二十多年前常過的生活。

他們從二十多年前的一切，直談到二十多年來的一切。從下午談起，一直談到黃昏。

可是劉秀一提起要請他做官的話，他總是連忙用話岔開，彷彿不願意聽到似的。

當晚，子陵不向劉秀告辭，劉秀也就不送子陵回到北軍舍去，留他在宮中同榻而臥。

究竟因為別離得太久了，彼此的事彼此幾乎全不知道，所以臨到睡了，還是談個不歇。

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心，子陵在將入睡的時候，一個翻身，便將自己的腳擱在劉秀的腹上。

這一下，劉秀即使不是個皇帝，也會感到十分不舒服的；可是他雖被他擱醒了，深怕自己身子一動，也把老友驚醒，便竭力忍受着。

好不容易，天在東方發白了。

劉秀看看他的老友，還是齣齣地熟睡着。他因爲上朝的時候不久將到，不能再起身，才把子陵的腳從自己身上輕輕推下，披了衣服走下榻來。

當朝門內鐘聲大鳴，百官已經入朝，而他不能不出去升座聽朝的時候，看看子陵，還是酣睡未醒。他在這時候，才一半明白了他老朋友不願做官的原因。

他想到這裏，才想起他這時正在臨朝，而還沒有回答侯霸的啓奏，忙下諭道：

「司徒的話不差，朕此後決不再勸子陵做官了！」

當下又商議了一番別的應該商略的朝政。

劉秀散朝回進宮裏，子陵還是高臥未起。

等到子陵醒來後，劉秀便把剛才太史官和侯霸的話告訴他。他才恍然大悟，不覺微笑道：「他們的計劃真巧妙！幸虧我真的不要做官，假使要做的話，那不是你也不敢給我做了嗎？而且就是你要給我做，我也一定做不成！」人言可畏！」我今天必須回去了！」

劉秀慌忙勸阻他：「子陵，你是個忘了榮利的人，爲什麼也會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你我是生死不相負的老朋友，你不做我的官，儘可做我的客人。難道你怕我養不起你這個客人嗎？」

「不，不是這樣說。在我可以不放在心上，可是我沒有方法使得人家也不放在心上，所以我還是離開這裏的好。而且我也不願爲了我，使你們一向患難相共的君臣們發生誤會而造成什麼不幸！」

「那你不能在這裏多留幾天嗎？」

「不，我們遲早要分離的，還是今天就走的好。像我們這樣的分離，不但對於我們的友誼絲毫沒

有毀損，而且使千秋萬代之後，知道你在貴爲天子之後，仍不忘我這樣一個貧賤之交，而又肯成全我的志趣，也是椿極光榮的史實。……」

「那麼你仍舊回到山東去嗎？」

「不，我年紀也將老了，我想回到我的原籍會稽去。那邊富春江上也有魚可釣，一個人的生活是極容易維持的！」

#### 四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路途勞頓，嚴子陵已回到那離開了已有好幾十年的故鄉——富春江上。

你看，那約模有千丈來深的碧沉沉的江水，眼睛可以一直望見他的底裏，動盪的是游魚，靜止的是細石，都能够清清楚楚地辨別得出來。忽然一陣急湍從上流奔湧過來，那壓比了射箭還要快，一眨眼便溜過去不見了。

江上都是高山，像屏障般的排列在兩岸，上面生滿了高高低低的樹，一層一層的一直掩蓋到最高頂上。像這樣的高峯，在江上不知有幾千幾百個。

泉水撞在石上，發出一陣陣「泠泠」的聲響，鳥兒在樹上嚶嚶地叫個不歇，蟬還在唱着他千轉不絕的哀調，猿也放出他挑動遊子心弦的悲鳴。

從江邊迤邐走入山中，那麼頭上橫滿了濃密的樹枝，白天幾同在黃昏時候一樣；有時遇到樹葉稀疏的地方，才從枝隙裏射出一絲兩絲陽光來，才知道原來天還沒有夜。

嚴子陵在這時候，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似的，不覺暗暗歎息道：「我應該謝謝我的故人侯霸，如

果我不看穿他的鬼計，或許竟會沒有決心回來；要是不回來，豈不把我故鄉這樣的佳山佳水辜負了嗎？」

從此以後，嚴子陵便在富春江上依舊天天釣魚，度過了他的一生。

# 胸前的秘密

蘇青

十餘年來，雖在酷熱的夏天，我也僅露臂而不袒胸，原因是我的胸前掛了件秘密的東西，我不願它給人看見而問起。

有一次，這個秘密幾乎給淑發現了，淑是我中學裏同學，在新秋的傍晚，我同她正在郊外閒步的時候，天忽然下起雨來，雨勢愈來愈大。我跟着她拚命跑，雙手掩住胸口。到了躲雨的所在，渾身都濕透了，只剩下這胸前一塊，因為我緊緊按着，沒讓它受到雨的襲擊。

於是淑詫異地問：「這是什麼？」

我噤住了，半晌，才無可奈何地答道：「是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她睜大了眼睛低聲說：「你告訴我，我一定不說出來。」

我想說了，但是，又搖搖頭。

她以爲我不信任她，不高興地眨了我一眼。第二天，她便悄悄地告訴別人說：「阿青胸前有一個秘密，我問她，她不肯說出來，你們不妨去試試看。」

於是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探詢秘密的人都來了，我苦笑着，仍舊搖搖頭。

淑是個性急的，有一次，她便乘我不備，在我胸前摸了一把，想憑手的觸覺來斷定這是什麼。我嚇得怪叫起來，趕緊自己掩住胸口。她恫嚇着要我馬上說出來，我哭了，哭得很傷心。她走近來，我

拔脚便逃，逃回寢室，哭上大半天。

從此我見了她便逃避開去，她翕動着嘴唇想對我說什麼，可是我總不讓她有開口的機會。漸漸地，別人都把這件事淡忘了，祕密還是一個祕密。可是我却換了副性格，老愛孤獨地沉默着，逃避淑，也逃避一切知道這祕密的人。

後來我們都畢業了，六七年不見面。

直到今年夏天，我在法國公園邂逅了淑，她驚喜得直叫起來。又怕我照舊逃避開去，拉住我的手臂牢牢不放。我笑着向她點點頭，神情很有些茫然。

「請你原諒我呀！」她急切地說：「我以後再不……再不……」

「沒有什麼關係，我……」

她更加抓緊了我的手臂，說：「但是你不知道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以後再不敢向你探詢這個祕密，惹你惱哭了。你得原諒我過去，是不是？」

「但是，你也沒明白我的意思，」我苦笑着回答：「我說沒有關係是，因為我已經沒有什麼祕密了，你瞧，」我一面說，一面指着自己的胸口。

她釘住我胸前看，我穿的是蟬翼紗衣，紡綢襪馬甲遮不牢胸口，什麼都瞧得出來。她不禁詫異地問：「那末，你的祕密究竟到那裏去了？——不，我不問，我不問。」她見我裝哭了，疾忙改過口來。

但是我不理她，自己拭拭眼睛，說道：「它已經隨着我死去的女兒埋葬在地下。」

「什麼？」她睜大了眼睛，幾乎不敢自信地問：「你說什麼東西已經埋葬在地下？」

「那個祕密。」我黯然回答。

「但是，那個祕密又是什麼呢？」她說時猛擒我臂膀，我痛得直跳起來，躲避不迭。她以為我這次可真惱了，忙又改口道：「不，我不問，我不問，請你原諒我。」

但是我仍舊不理她，一面撫摸着自已手臂，一面把那個祕密說了出來：

那是十萬遍大悲咒，縫在布袋裏，掛在我的胸前。

唸大悲咒的人，叫做廣才爹。

廣才爹是我外婆家裏的長工，高個子，瘦長臉孔，牙齒漆黑的，老愛喝又濃又苦的茶汁。有時候，他馱着我上山玩去，在半途中，他突然會停下來說：「喊我一聲爸爸，阿青。」

「不！」我倔強地反抗。

他故意嚇我：「不喊就把你掉下山去。」

我哭了，兩手緊緊抱住他的頸子。於是他回過頭來，眼淚汪汪的安慰我道：「別哭呀，不喊就得。」

那時我反覺過意不去，把臉孔緊緊貼在他的耳朵上，喊他一聲：「廣才爹！」

他應聲「噢」，抽出手來摸我的臉孔。

我的臉孔像他的女兒，他說了，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江西人——他，他的妻子，他的女兒。

在他女兒才三歲的時候，他突然發覺妻的不貞，於是他便發瘋似的奔離了家鄉，加入軍隊，永遠不會回去過。後來他隨着軍隊打了多次仗，當過排長，但是他恨女人的心，却愈來愈盛。每當他們軍隊敗退下來的時候，人家搶劫，他總是姦淫婦女。而且每次姦淫了婦女以後，他總要高喊着妻的名字，咒罵她，最後才發出勝利的鬻笑，狂奔而去。



有一次，他隨衆敗退到某村莊，村莊上的婦女都逃光了，祇有一個少女，因為老母臥病在床，不忍離去，給他找了出來。她顫慄着，向他苦苦哀求，跪在地上不肯起身。妻的印象浮在他腦際，他像野獸一般，竟把她扯近身來。那個不幸的少女知道哀求無用了，便噙淚請求他同到後房去，別驚動她的病母。他不聽，她猛撞他的胸，病母掙扎着從床上起來想幫同女兒撲擊他，但是力不從心，她老人家總於跌倒在地上死了，那個少女隨着也昏了過去。這時候，他的良心，才發現了，他像鬪敗的公鷄般，獨自落荒而走。走了不知多少路，不知多少時候，來到一個寺院中。莊嚴的佛像矗立在他的面前，他感到罪惡的恐怖，於是便跪在佛前懺悔起來。後來這個寺院裏的老和尚出來了，他便求他剃度，老和尚不答應，祇叫他在院中暫住，每天教他唸大悲咒消災遠禍。

後來，老和尚見他誠心悔過，便叫他正式做個打雜的。這樣又過了十幾年，老和尚死了，新住持見他年邁力衰，便把他荐到我外婆家裏。我外婆是個頂慈祥的老太太，也是這院裏的施主，廣才爹到她家後說是做長工，其實是長不做工，直到我母親把我寄養到外婆家裏，廣才爹才正式有了工作，便是做我的男保姆。他替我把尿，揩鼻涕，馱着上山玩，什麼都來，有時候我頑皮起來，把他累透了，他也不動火，仍舊喘着氣替我幹這樣，幹那樣的，就是我外婆過意不去，叫他別太辛苦時，他也搖搖頭，不願使我失望。

有一次，外婆問他道：「你也有女兒嗎？」

他點點頭，說道：「面孔同阿青很相像。」

「你很想念她吧？」外婆問。

他又點點頭，眼淚直流下來。

外婆也惻然起來，說道：「你若想念女兒，我看你還是回家去一趟吧。錢，我給你就是。」這次他却連連搖頭了，面色慘變。

外婆以爲他不願回去的原因，是恨他的妻子，於是又勸他只要把女兒接出來這裏同住，不必理睬他的妻子。他聽了還是搖頭，多說幾遍，他便抱起我來臉偎着臉，眼淚紛紛掉在我的頰上。外婆見他這種情形，知道他有隱痛，也就不再提了。

後來，我也知道這件事了。在他正馱着我上山的時候，我忽然對他說道：「廣才爹，你有女兒，帶來與我一塊玩吧！」

他怔了一怔，兩腳停住了，半晌才嗚咽說道：「她已經死了！」

「死了？」我詫異地問：「幾時死的？」

「我出來從軍時就把她弄……弄死的。」他的聲音簡直是嘶啞的了。

我嚇得直發抖，又不敢催他放我下來，祇是眼觀鼻，鼻觀心的幽幽地問：「你怎麼把……把她弄死的呢？」

他的聲音也抖起來了，他期期艾艾地說：「我……我怕她留在家裏吃苦，又怕……怕她大起來像媽媽，因此……因此我便哄她上山，把……把她從山……上掉……掉下去了。」

我的恐怖達到了頂點，廣才爹在我心目中已經像妖魔一般，我怕他馬上會吃掉我。於是我戰戰兢兢的問道：「你不會把我也掉下去吧，廣才爹？」

「不會，你別怕。」他的聲音馬上變得很柔和，很慈祥的了，一面抽出手來摸我的臉孔。但是我用力把他的手推了開去。

他似乎大出意外，把我放下地來，臉對着臉，兩眼直瞪瞪的。我怕極了，視線逃避開去，看自己的脚。於是他輕輕吁了一口氣，又要馱我起來。我不要他馱，逕自踉蹌着下山而去。他看見連忙跟了我下來，每當我脚步不穩時，他總想來攙扶，却又不敢動手。

我們一路上都不會談話。幾次我偷偷地瞧他的臉孔，他的臉孔是蒼白的，眼睛直瞪瞪地駭怕煞人。從此以後我見了他便躲避開去，他也趑趄着不敢走近我，我們兩人一天天疏遠起來。幾次我偷眼瞧他，我祇覺得他是漸漸的蒼白了，瘦削了，眼光滯鈍而且乾澀。

不久，我給母親領回家去，上學讀書，廣才爹的消息便斷絕了。因為我的外婆自己不會寫信，請人寫了祇不過寥寥幾句，內容無非是闔家平安，可勿掛念之類，那裏會特別提到廣才爹呢。

但是我却愈來愈想念廣才爹了，我想起他的瘦長的臉孔，漆黑的牙齒，喝濃茶時嘖嘖有味的聲音，馱我上山時囁嚇我安慰我的語句，以及臉貼臉時的慈祥溫和的光景……想起了這些，我只會淌眼淚。而且，我的心裏還有個新發現，我開始懷疑廣才爹對我所說掉下女兒的事情，一定是假的，也許他是故意嚇嚇我，我一時給他騙信了，害怕起來，從此處處躲避他，這使他多麼的失望呀。想到這裏，我真恨不得飛到外婆家裏，向廣才爹道歉才好。

我對母親說要到外婆家裏去看廣才爹，母親不答應，吩咐我且待放了假再說。我又央求她先替我寫封信去，她含糊答應了，終於沒有動筆。

有一天，母親忽然對我說道：「阿青，你下月考完了，到外婆家裏去看看廣才爹吧。」說時，她的面容很慘淡。

我的心裏忽然起了個恐怖，我囁囁着問：「廣才爹沒……沒有什麼事吧？」

半晌，我的母親才低聲回答道：「沒有。」她的眼睛望着別處。

這次考試我的成績很壞，因為我的心早已飛到外婆家裏去了。好容易到了考舉的第二天，我乘小划子到了那邊，一進門，我便急不及待的連喊：「廣才爹！廣才爹！」

沒有人答應。

「廣才爹！廣才爹！」我又喊，心中有些恐怖。

「哦。」有人答應了，但是聲音不對。

「廣才爹——」我的恐怖更利害了，幾乎哭了出來。

「寶貝，我來了！」答應的人走出來。

那人是外婆，她的手裏拿着隻黃布袋兒。

「他呢？」

「他……他把這個唸好的東西送給你。」外婆說着，把黃布袋兒掛在我胸前。

「他呢？」

「他……他唸的是大悲咒兒。」外婆的嘴唇顫抖得利害。

我嚇住了，良久良久，才鼓起最後的勇氣問上這一句：

「我說，他，廣才爹——人呢？」

「人已經死了。」外婆的眼淚直淌下來。

我沒有眼淚，祇張大了嘴巴想哭。

外婆却不注意我，祇自管自的說下去：「他近來變了樣子——不，在你回去前幾天就變了的。你

去了，他一句話也不說，每天直瞪眼，後來，他一個人整天到晚獨自唸唸有詞，唸的是大悲咒。後來他的身體愈來愈壞了，但是他還唸，而且唸得更起勁。夜夢中他常常喊着你的名字，因此我便請人寫了封信給你母親，叫你來看他一趟。現在，你來了，他可看不見你了。在他死前幾天，夜裏也唸着大悲咒，我叫他別太累了，他搖搖頭，說要唸足十萬遍，送阿青。臨終的時候，他說：唸足了，叫她來拿吧。接着就喚起你的名字來，又喚了個不知什麼名字，那時他的舌頭已經硬了，我們也聽不清他喚的是誰……」

「是他的女兒。」我突然說了出來。

我說完了這項祕密以後，淑又問了：「那末，現在這大悲咒，你剛才不是說……？」

「是的，」我黯然回答：「今年春天裏我的女兒死了，我把她埋在廣才爹墳旁，使他們大家有個依靠。那隻大悲咒袋兒我就把它掛在她胸前，好讓廣才爹見了認識她，他們祖孫兩個永遠臉偎着臉相親在天堂上。」

# 趙老太

予且

認得趙老太的，誰不說老太是個有福的人。

可是在人家看見趙老太，請教她一聲的時候，她常聽不見。

人家看見她，總是放下一副笑顏，恭維她一陣怎樣怎樣有福氣的話。在趙老太一方面，有時點點頭，發出一絲兒笑意，有時她聽不見，望着人家，茫茫然，那滿佈了縐紋的眼中，常有揩不乾的淚水。

她確是一個有福的人，至少在中國社會一般人的目光中是這樣的看着。她有三個兒子，十四個孫子。就是和她在一起住着的，也還有四個孫子，一兒一媳，其餘的兩個兒子兩個媳婦以及十個孫子，都在外面住着，他們不常來，說怕吵了老太，又怕孩子們太多，常在一起吵鬧。他們就是因為孩子們時常吵鬧，纔在一番激烈的辯論之下搬出去的。他們都說：

「大哥是長子，大嫂最孝順。媽和他們在一起，最是名正言順的。」

結果，他們走了，走了就不來了。不來還說老太怕吵。大嫂常在趙老太面前說，你的二兒子三兒子丟了你。可憐老太聽不見。有時她大聲的在老太面前罵她們，老太不敢說一句話。

大哥是我認識的人中一個。有時我到他家裏去的時候，我總要向老太請安。大哥有時笑着向我說：

「老太能够長壽百年的讓我在面前侍奉着，就是我生平的大幸。」

有時，他也會帶我去到老太面前去請安的。我記得是一個寒冬。老太住的那間房，門上既沒有簾子，窗紙也是非常破爛，屋子裏面只陳設了破舊的桌椅，桌上的東西也都是灰塵滿布的，像是好久沒有人住過，又像是屋主主人離開了好久沒有回來。

我叫了一聲「老太」。

老太似乎沒有聽見。我不敢恭維她有福氣，我向她望着。她似乎察覺了面前來了一個生人。她顫巍巍地要站起來，可是她扶了桌子，始終不能如願。她的手顫抖着。大嫂站在一邊大聲說：

「算了罷，你還是給我坐着罷！」說着她用力將她捺下去。老太發出一點苦笑，更是顫巍巍地十分的不安。我忽然聽見門外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原來門傍窗外站的盡是她的孫子，他們差不多都有十幾歲了。他們是躡手躡足，跟了我進來的。他們爲什麼來，爲的是看老太。

他們似乎是一羣野外的玩童，看着一個饑寒交迫的流浪者，沒有一點憐憫，只有一點譏笑。然而這裏是他們的家庭，房中是他們最尊貴的祖母。祖母聽不見他們的笑聲。老眼似乎也花的看不清他們容貌。

「請……請……」

我知道她是叫我坐的，然而她說不清楚。她的房間陳設，委實是太簡陋了。一張破椅子，上面還有灰塵存在着。還有許多小泥脚印，大約是她的小孫子的足跡了。

我覺得冷，在這間房裏似乎格外的冷。

「她穿了一件什麼衣服？」

我的眼睛告訴我，她的身上真是太髒了。衣的前襟不但是油光滿佈，還有米粥的殘跡留在胸前。

大哥似乎已經察覺了我的注意之點。他笑着說：

「家母的右手，因為右肩瘋濕作祟，已經好幾年不能動了。」

「那麼吃飯的時候……」我不禁這樣的問。

「吃飯，我是另外僱了一個人服侍她老人家的。」

說時他指着房外的一個禿頭的大姐，正坐在破椅子上，她穿了很厚的棉衣，兩手插在衣下，兩隻腳放在一個小火鉢上，旁邊的破桌上放了一把茶壺，大概是從火鉢上拿到桌上去的。我問：

「這位大姐是你僱的？」

大哥發出一點笑。

「也可以算是僱的，可是我並不付工錢。看園的老黃，只有這麼一個女兒。父女兩個人是不肯分離的。如若我讓她在園裏和老黃住着吃我的飯，就不如叫她到此地坐着吃我的飯了。」

吃飯，誠然是個重要的問題，大哥的打算沒有錯。

這一天，本是他請我在他家裏吃飯的。大嫂十分的忙，她在老太太房中站了一下就到廚房裏去，那一羣孩子，因為我這裏沒有看的，他們也一擁跑到廚房裏。

他家裏真熱鬧，一羣孩子吱吱喳喳的，隨着母親前後的跑。

「在什麼地方吃飯？」

我不禁問他。

「自然在前面。」

「就在這房外堂中不好嗎？」



「這地方太不成樣子，你看桌椅都不齊全。也待慢了您。」

「沒有關係的。老太太？」

我又這樣的問着。

「家母？家母就讓她在這後面吧！她又不能走，又不能吃。」

「她平常怎樣吃？」

「大姐喂她一些。」

「總是粥？」

「硬的食品恐怕不消化。」

「路總可以走的。」

我這樣地說。

「走是可以走的。」

「請她坐着和我一道吃，也讓她看着喜歡！」

大哥頗有難色。我已經在那滿布灰塵的椅子上坐下來了。

老太太的樣子很銷沉，我不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看她的樣子，我心中好像有個石塊哽着。但是我捨不得走，雖然他家前面的房內有着很好的沙發，很新的火盆傢俱。我捨不得走，老太太的一切，太能引起我的興趣了。

大嫂前後的跑着。她倒又跑到我們這裏來了。

「到前面去罷！」我說：

「就在這裏不好嗎？老太太也可以和我們在一起。」

「老太太？」大嫂露出一副驚奇的神氣，她向大哥望着，兩人相對默然的好一刻。半晌。大嫂帶笑着嘆了一口氣道：

「怎麼樣？我們就在這裏吃嗎？」

看她的樣子，似乎是在問大哥。大哥的容顏也很爲難。我不向他們望，我只看着老太太。結果，他們夫婦無奈地聽從了我的意見，把飯開到後面了。

這是一件簡單而又平淡的事。可是在他們心中覺得不大適合，他們好像不要和老太太在一起吃。

我望着這位大姐，大姐仍舊沒有動，一羣孩子倒又跳進來了。他們把這件事當作新奇的事，他們全向着老太太看着，但不走近老太太的身傍，只遠遠地向老太太做鬼臉，老太太的眼睛花，恐怕已經看不清楚了。

大哥望着他們不說一句話，大嫂好像是忙不過來。直到飯開到桌上之後，他們夫婦兩個人和把老太太攙扶出來了。

我心裏有點怕，我老疑心着老太太從未離開過那個椅子，如今乍然離開，倘使有個三差兩錯，我就担不了。所以自從她離開椅子後，我就注意着。她坐的那個椅子上有點破棉絮，那破棉絮上面也是充滿了灰塵。

我看看老太太的臉，她臉上已經有了一點笑容。好像她已經好久沒有離開那個坐椅。好像已經好久沒有出過房門。好像一向沒有出來吃過飯。

我心裏有點快樂，因爲我做了一件意外的事。

如今，老太已經出來坐在椅子上了。一羣孩子向着她笑。她是一個羣衆所注視的有趣老太太。他們笑，笑裏面充滿了驚奇，沒有一點愛敬，沒有一點溫馨。

大嫂說：

「我們今天有一樣湯，老太可以喝的。」

她說「老太」兩個字，就令我很奇怪。可是我注意她的時候，她好像是在向「大姐」說，並不是向老太說。她並不錯，老太雖是她的婆婆，她却是向大姐說話。

菜肴端上來的時節，老太的眼光却比以前銳利些。她並不看人，嘴唇顫動着，好像是要說什麼話。

她們不理她，誰也不理她，一羣孩子們像蒼蠅似的，目光全都飛到菜上。我雖然手中拿了筷子，可是聞不見一點菜香，食慾已經低減下去了。

老太的嘴還在顫動着，大姐一轉眼也不知道溜到什麼地方去了。大姐之走，就等於老太去掉一隻手，現在的老太就等於一位看吃的人了。我希望她不要看，她却偏要看，而且目光很銳利。好像告訴人她的老眼無花，她想吃點什麼。

大家全在搶着吃，大哥嘴裏雖然說着「請呵！」「請呵！」他自己却好像是風捲殘雲的吃下去。大嫂只顧着揀菜望孩子們碗裏扔。這一張桌上變成了夫妻競爭的場所。大哥爲了自己，大嫂爲了孩子。

好容易這位禿頭大姐進來了。她的手中有一碗粥。放在老太的面前，那粥像是昨天煮好的，上面也看不見什麼熱氣。她很粗暴的拿了匙，遞在老太的左手，老太顫巍巍地。臉上的笑容沒有了。她好

像有些悲傷。手一動，把粥便從匙中漏到桌上來。

「怎麼？你又偷懶。叫你喂！喂！」

大嫂圓睜了兩眼，用一隻手拉了大姐的手臂，用力的抖動着，意思要她把老太太手中的匙奪過來。

「你看你……」

大姐倏然從老太太手中將匙奪過來了。

老太太臉上有點怒，她的嘴唇顫動着，像是要說什麼話，但是她的話始終未說出。那一匙粥已經送到她的唇邊。她來不及的承受着，竟落到胸前。

「吃飯是愉快的事，這餐飯的愉快又在什麼地方？」

我不禁這樣的自問着。我的食欲已經消滅無餘了。

不過我的希望沒有斷。我希望那一樣湯可以早點來，老太太也許可以享用點，可是湯來的時候，仍舊是那位主張可以喝湯的大嫂說：

「太太的水不宜喝的太多。因為她吃的是粥。」

接着她又轉臉向我說：

「你不知道，我們這個媽真難服侍，尤其是她多喝了水。」

她繃一繃眉，臉上發出苦笑的面容，老太太有些急了，她又要扶着桌子站起來了。她那無光的眼，直勾勾的向那碗湯望，却被那禿頭大姐在她肩上一捺，將她捺的坐下去。她知道她已經失去喝湯的機會。她也不再向那碗湯去望了，桌上的嘻笑聲，碗匙相擊聲，飲湯聲，鬧成一片，一會兒功夫，那碗湯又已經毫無剩餘了。

大哥放下了匙，笑着問道：

「你不大愛喝湯的，是嗎？看你的湯匙都沒有動。」

「是的！我一向就不喜歡喝湯。」

他哈哈的笑着。沒有正眼看老太太。老太太的淚水已潤濕了她的眼眶。

這些都在我腦內刻下了深痕。

那天晚上回家都不覺得餓。尤其是在人家談論到老太太，說她有福的時候，我心上就感到莫名的悵惘，我們不能說大哥不好，老太太是靠他吃飯的一個人。大嫂面前孩子多，那能用全副精神去服侍老太太呢！老太太老了，行動不大靈敏，他們就特別用一個大姐服侍她。這還有什麼說的？老太太大多是穿舊衣服住破房子的，她老了，好的都給兒孫了。兒孫都是她身上的人，好點壞點又有誰說話？

老太太是有福的！尤其像趙老太太，三個兒子三個媳婦之外，孫子還有十四個。

「我們每個人都要老的。」我常這樣的想着。我們很難說定自己不會有像趙老太太這樣的福。

「時光像流水那樣的快。」我們常常說。趙老太太的心裏是不是也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也許她會覺得時光走得太慢罷？」

但是，我不敢去問她。因為她聽不見。

即使她能聽得見，我也不願意再到她那兒去了。

# 錦瑟

丁諦

一

錦瑟無端五十絃，  
一絃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  
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李商隱「錦瑟」

晴和的天。太陽光從山岡遠樹上照下來，南園的牆上照着剝蝕的光影。攀牆的蔦蘿，金銀花，像些倔強而又野蠻的小夥子，你跟我纏我跟你扭的圈成一個個解不清的結，牠們時時跟微風抖動，或而揚高，或而輕擺，外面隱藏在森森的樹陰下的土街便篩過一陣陣影。

牆裏面是歌聲，鐵撥銅琶的曼妙的樂曲。路上沒有多人走過，偶然走過一兩行人，他們都會站下

來佇聽。樂聲是太美了。樂聲迷了一個個路人，使他們留連不忍遽去。

牆裏面隱隱約約露出一些建築物，硃紅色，翠綠色，圍繞在一羣樹叢中，樹的葉子，花的瓣子，高高低低地織成美麗的圖案。雲，青色，白色，閃着金黃色陽光，襯得這些房屋更生動。

馬蹄聲，漸漸近來。是兩匹馬。馬上坐着兩個文彩生動的儒生。年紀都不大，只有二十外歲年紀。

「到了」。一個唢哨，打頭的年長的一個下了馬，招呼後邊的一個。馬繫在一個圓板門旁邊枯樹上。兩個人喚了門，走進園。

「怎麼，韓大相公沒有帶跟隨來？」看門的獨眼老丁專歡喜嘮叨，看見韓瞻，總要找幾句話撩天：他望望跟在後邊來的這一個陌生客人貶貶眼睛說：「這一位是——？」

「是李相公。新進士。」不跟老丁多說，韓瞻領了李商隱走進花廳，打幾個灣，經過幾個曲折的院落，到了一個小花圃。三個月洞門連環通套着，一個門旁邊種兩棵桐樹。第三個門外邊亭子上坐了許多人。韓瞻領李商隱向前走。

「原來就是今年新中的新進士，可賀可賀。」李十將軍站起來拱拱手。坐下的時候，又不知不覺的玩弄起繞腮鬚子來，用隻粗大的手儘是掙。

另外身旁的幾個幕友看見主人這樣的優禮李商隱，他們也特別對李商隱客氣。漸漸的談起詩文來，他們曉得李商隱是個名家，堅執着要看他的文字。李十將軍聽說起這話，他哈哈地笑說，「我這裏有」！果然他從懷裏掏出一個信封來，捏出一張花箋，對着李商隱揚了揚說：「這是你的大作。」

李商隱再也不懂這是一套什麼戲。這詩箋明明是跟若雲吃酒那天吃醉了酒寫着玩的，後來沒有帶在身邊，不知道扔到什麼地方去，怎麼李十將軍會拾到這一張箋。

「你這是那裏來？」

「我這個？」李十將軍狂笑着聲音，震得屋發抖：「這是，這是，」可是下面又不說下去了，他索性做個謎。高聲地讀起箋上的一首詩來：「『千傾平波溢岸清，病來惟夢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好詩！的確是一首好詩！承你的好意送給我，可是送詩把一個人却不讓那個人知道才是怪事呢！我的老弟！（初見面我就這樣不客氣，你不嫌我麼！）我要說你這個人太奇怪！」幕友把這張詩搶了去看個飽。看了又看，還哼着，搖頭簸腦的，都說是好詩。

他們都帶着好奇的眼光望李十將軍：

「這首詩是送給您的？」

「自然，是送給我的。」

「怎麼說又沒有送給您老！」

「是啊！」這位虬髯漢子豪爽地說：「他是送給我的，可是並沒有真的交給我，他是交給我的一個外甥女兒，由外甥女兒才轉給我的。」

聽了他這話李商隱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他侷促不安的樣子，嘴唇只是動，一句却也說不出。還虧韓瞻曉得他的窘，附在李十將軍耳際耳語了一會，李十將軍把三個幕客一齊打發去。亭中只留下主人和客人三個。

「沒有什麼關係。不用怕羞，老夫決不是怪你。你的才名，我早已知道。對你和若雲的婚事我十分贊同。你的這首詩的用意我是全知道的。」

「好詩。可是爲什麼你做了又不送給李將軍呢？」韓瞻不解的問。



「他哪哩是送給我。」李十將軍說：「是若雲叫他做的。是不是？是若雲考你的吧？」他望着李商隱不住地笑。李商隱想起那天的事：他們在一個無光的廢園裏聚會，若雲叫自己做詩，而且還給自已出一個題目，叫他做詩送她的舅舅。想不到這竟是考試自己，這考卷落到她舅舅李十將軍的手裏。

「老實告訴你，今天請你來就是爲的婚事。」李十將軍告訴李商隱他今天所負的責任，若雲的父親王茂元託他看女婿，他已經看中他。以後李王二家就可以聯姻。說到這裏，李十將軍的態度更莊嚴起來，他放低聲音說：

「現在我們就算是一派人了。令狐楚是牛僧孺的一派，他們和我們是死敵，義山，你是——」下文不再說下去，祇望着他，笑嘻嘻地，神祕地。

李商隱懂得他的意思，自己是令狐楚的學生，令狐綯的好友，令孤家的接近的人自然是牛派的人物，而牛派的人物又是李德裕一派的王茂元，李十將軍切齒的。他既然做了王家的女婿，就不得不和令孤家斷絕關係。

然而，他的心真有點隱隱的痛，他不懂爲什麼牛僧孺和李德裕這樣的情同水火，他們爲何要互相的仇恨。而且爲什麼爲了戀愛一個無關於政見的女人就應該放棄他的朋友，他的老師？或是爲了一個朋友一個老師，就不應該和一個誤認爲敵性的女子戀愛。

他楞着。遠遠的吹過來一陣風。風裏帶着樂音。比牆外面聽到的時候更清晰。他的心，悲哀而又蕩漾，辛酸地，又夾着綺麗的幻想地。

「現在我們都是親戚了。」李十將軍望望韓瞻又望望李商隱：「我們和牛僧孺是意見不投的，現在決不能爲了我們家的女兒跟令孤派的人結婚而受人恥笑。畏之，你說怎麼樣？」

「自然，」韓瞻興奮地說：「義山跟若雲結婚後是決不能再跟令狐父子來往的。」他把頭轉過來又對李商隱說：「將來做官自然有我們的老岳照應。我們的勢力還不够麼？而且，還有我們的老將軍。」

「不跟令狐父子來往！」不等說完李商隱驚奇地叫起來，斬釘截鐵地說：「不跟令狐父子來往那是不可行的。」

「義山，你這是什麼話？」韓瞻把眼睛睜得圓圓的，他真覺得李商隱有點發瘋。

樂聲又響起來。琵琶的聲音，胡琴的聲音，簫的笛的。低低，切切，輕浮地，流利地，高揚地。西邊白粉牆門開開來，有幾個女人的影子在動，絢爛的衣裳的光彩，從垂着的棗香簾子背後移過去。李商隱被一股不同凡俗的吸力吸引望着簾子裏的人影。他分辨得出那一個瘦佻身材的是若雲。

「她們是在看我呢！」李商隱想到這裏，暫時把攪人麻煩的牛李的事忘記。

他想起若雲。這個輕盈的而又天矯的如光如影的吸力。她和他在廢園那一日，她在穿枝被葉的小徑中用手撥開蛛網雀羅，她低低歌唱，羞人而又胆怯，可是在深僻的小軒中，對着蟠屈的古松，她又那麼勇敢，那麼剛強，她勸李商隱，不可醉心於功名，投入政途，須要存心爲國家辦事，俸祿和虛名是極無聊而且也是她所最切齒的，他可以藉她父親的地位做一番事業。他應該服從國家，不可跟着節度使鬼混。雖然她父親是節度使，可是不受中央政府指揮，獨佔一方，跋扈專權的藩鎮爲她所反對。她的見識的高超，思想的純潔都值得欽佩。

他不能放棄若雲，自然也只有暫時對李十將軍敷衍。當李十將軍再度問他的時候，他無可奈何地

點點頭。

今天，令狐楚家裏宴請賓客，來的都是有地位，有權勢有名譽的人，一個新上任的節度使是特客，還有坐在二席上的是今年的主考官高錡。坐在下首的有三個新中的進士。

今天這一個宴會可以說是爲看女婿而請的。有幾個豪家要選女婿，託令狐楚在新進士中物色。三個新進士得到令狐綯暗中的通知，今天赴宴特地穿了合身而又新製的服裝，打扮得漂亮異常，一舉一動也都很小心，很文雅，他們偷偷的用眼睛溜那幾個仔細考量自己的老者。他們曉得這都是有錢有勢的大家，做他們的女婿是榮幸萬分的。

坐在上首的節度使：一個螃蟹臉，紫色中帶赭，兩個眉毛時常糾纏在一起的。先是望望那三個少年人，最後却還是停在李商隱身上。

那個坐在高錯下首的：時常歡喜用手抹五柳長髯的老頭兒，望望三個少年人，最後還是望在李商隱身上。

還有，那個坐在第四個位置上的，胖子，滿臉殺氣，有兩條粗筋和生着茸茸長毛膀臂的，也一樣，都是不約而同的看着李商隱。

「義山的天才極高，我提攆他眼識不錯吧。」高錯望望這三副癡癡的注意的臉，得意的笑說。這聲音喚回三個人的注意，他們一致的摸不着頭腦，稱贊着說：「是的，好極好極！」

「你這話還不全對，」令狐楚拿起酒杯，舉了一舉，喝過酒，說：「論到提拔李商隱第一還是我，不是我，你們不會知道他。而且四六文也是我教給他的。」

令狐楚一說過這話，高錯自然也沒有不服，在座的人更是陪着恭維一頓，稱贊令狐的獎掖和熱心。令狐楚跟令狐綯更高興得了不得，他們父子倆一吹一唱起來，說李商隱是有如何才學，是有如何造就，說明李的優越也就是間接表揚他們的識貨，他們的善於知人。而且，喝了幾杯酒令狐楚更興奮起來，他正言厲色的把酒杯一擲，「薄」！一聲響。座上客都驚起來。

「我們今天都沒有外人。」令狐楚望了望大家：「李德裕這壞蛋是我們應該要提防的。我們好好的聯合起來，一心一德，才好對付他們。義山，你，你是一個人才。我待你比我的綯兒也沒有推板。我教你做文章，我給你逢人說項，我給你謀薦官職。你，我知道你一定會感激我的。……可是，我近來聽到你跟李十將軍很有往來。這可是真的？……李十將軍？他跟李德裕在一起。難道不知道麼？他，我們是不往來的。爲什麼？……」

令狐楚站了起來，手拿着酒杯不放。酒杯，抖抖的，酒，祇是一滴滴往下滴。他的呼吸急喘着。還是令狐綯拉了他的衣裳，把他坐下來，用旁的話岔開去。另外兩個新進士含着妒意的說：

「同李十將軍往來？李十將軍是最跋扈的一個壞東西了。」

很明顯，意思是說李商隱壞話的。可是李商隱當做沒有聽見似的，睬也不睬。高錯看到這個情勢很緩，他還是只有談到制舉考試的事，僵和目前緊張的空氣。

漸漸由制舉的事談到新進士的功名，也談到新進士的結婚。

結婚，是幾個選女婿的老丈所急欲知道的祕密。他們問一個個新進士，第一個，第二個都回答纏了，第三個李商隱躊躇一會兒，最後他說他已訂過了婚。

李商隱訂過婚是出人意料的。別的幾個賓客也許都不知道，令狐楚和令狐綯都知道他並沒有訂婚。

婚。他們一聽他這一說，連忙搶着問：

「怎麼我以前沒會聽你說過這話？」

「唉，是的。那是最近的事。」

「是那一家的小姐？」

「是——王茂元節度使。」

「王茂元！」坐在上首的節度使第一個吐出鄙夷的聲音。令孤楚聽了李商隱的話氣得直是打噎，連連的歎氣，恨恨的說：「好的好的。你攀了一門貴親了？」他兒子令孤綯也在一旁敲邊鼓：「節度使！哼，涇原節度使！還不闊麼！我們算什麼東西！人微言輕，還是早點離開我們的好。免得我們誤了你的前程。」

這一個宴會是極不愉快的。在各人心中都留下了殘缺和不快。屬意於李商隱的而商隱已有了家室；想攀結豪家的，豪家偏不愛他們。令孤父子迎頭被澆了一盆冷水，他們懊悔以前的待人太誠，他們恨世界的人情太薄。可是李商隱呢，他的煩悶却更多。他不懂這當中爲何有如此的私怨。他不懂私怨的當中又何以影響一個女子。

### 三

李商隱跟王若雲結婚了。

結婚的一天，有一個嫻於音樂性情沉靜的少年在他們的家裏，隨身常帶一個錦囊，囊裏盛一個錦瑟。給幾個客人嚷着要奏樂，商隱若雲歡喜琴瑟，他們也要聽聽這佳奏。

「如鼓瑟琴。瑟琴是表示好合，今天爲表示佳人才子的好合必須要真的奏一闕樂歌。」有賓客提出；又有人找來一具琴和一位奏琴的人。於是琴瑟的合奏便開始。

聲音真是美極了。婉轉而溫和，莊嚴而穩重，像梧桐上鳳凰的高鳴，像泉水的丁冬。可是在一剎那間變得悽切時，五十根絃柱突然緊張起。蒼落一聲，絃斷了。

是一根斷絃！……李商隱，王若雲的心都覺得一沉，他們無意間眼光接觸到一處，悽苦地笑笑。好像都是說；「絃斷了！」

「絃斷了！」心在說。可是誰沒有表示。大家都很掃興的，沉默在肚裏，彈瑟的人尤其無趣，悶悶的逕自走出去。

結婚後的生活極其愉快。一個是天才橫溢的才子，一個是富有溫情的女人。他們在一起聯句，在花園裏散步，在樹陰下，坐在「徑軟草如積」的地上，默想，聽蜜蜂嗡嗡，聽早出的蟬鳴。他們忘記了一段不幸的記憶：瑟弦的中斷。

當有一天，他和她走出門的時候，一個坐着香車，一個迎頭騎在馬上，他看見前面來一乘轎，轎裏端坐着的是令狐綯，令狐綯老遠望見自己，立刻把頭低下去，轎簾垂下來。明明是他不願意看見自己。「這真奇怪了，他和我有什麼仇隙？」想了半天還是不能明瞭。

他們的車和馬到韓瞻的府第。

今天是韓瞻夫人的生日。由韓瞻提倡，并不作無謂的張揚，邀約幾個至戚，野徑小餐，作遊園之會。

韓瞻有一個大大的花園，很多富麗的住宅，都是他的老岳王茂元砌給他的。王茂元很歡喜韓瞻，

因爲韓瞻對李黨很忠誠，常常給李德裕和他謀劃，不像李商隱又是李派的親人，又要時常暗暗的跟牛派聯絡，很有點首鼠兩端的樣子。

李商隱夫婦到的時候，王茂元，李十將軍都來了。他們正談着牛僧孺的事，談到牛僧孺，李商隱想起令孤綽來了。他爲好友反目的事悲傷着，使他園游不感到興趣。

韓瞻看不出來，還向他調侃着，說李商隱在訂婚以後是如何的急色，送自己一首詩，表示精神的苦悶，那時候正是這新屋落成，他是看了若雲有點心癢難熬，盼望早點結婚的樣子呢。

「你胡說！」若雲不拘束的說。韓瞻不服，回到書房裏找一陣找出一張詩箋來，攤開來給幾個少年同輩看。詩是：

「籍籍新征萬戶侯，新緣貴媚起朱樓。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雲路招邀回徑鳳，天河迢遞笑牽牛。南朝禁鬱無人近，瘦盡瓊枝怨四愁。」

「牽牛，是說的牽牛織女。你們真是相思種子，說得香艷極了。現在可好啦，你們都有了鵲橋。而且比牽牛織女還好，你們可以朝朝相會。」有一個噫起來。

另外韓瞻也說：

「禁鬱，你們還沒有注意呢，他是說明未婚夫婦的意思。用的東晉謝混的故事。唉，他因爲沒有能同未婚妻接觸竟然詠起『四愁』來了。這種多情的文人還從那兒去找！」

正玩着笑着的時候，小廝來招呼到東院的晚香閣看榴花去。他們停止了玩鬧，向着晴碧軒，碧簷山房走去，一路吟着詩，一路搖着頭踏着步伐。

晚香閣坐了好一會，榴花看過了，詩也聯好了。這最後的一個節目便是野餐。

出去了一會兒王茂元又回來了。他一進來向韓瞻招招手，接着又向李十將軍招招手。好像是有什麼秘密要計議的樣子。他們都走開了，留下李商隱一個人。

雀兒翻身一蹺跳，翅膀一張，悽冷的立在卮字紋的圓窗上：芭蕉葉子，颯颯的幾陣風吹過來，夾着繡球花的香氣。橋上的紅欄鏤上陽光：樹葉子搖起時，紅欄干上一陣斑剝的影，抖動着。遠望過去像碧色的海，馨香的，清涼的，沉靜的。

對着這些靜穆的事物，李商隱有說不出的空虛。他不懂這種悲哀究從那裏來。他覺得他不被世人所容。他雖然住在這個人世上，可是他孤獨，寂寞。

瑟的聲音琤琮的響起。依瑟聲走去，他到了飲虹軒，若雲正坐在窗前，彈瑟的就是她。

「人來！人來！」綠鸚鵡看見李商隱一走來便跳躍着叫喚。若雲停下手，站起來，隨意問道：「父親回來麼？」

「回來了。他們這時又在商議什麼事。在前廳呢。」

「還不是爲牛僧孺的事。也真無聊，不爲整個大局設想，鬧這許多無聊的私人意氣。」苦雲用一雙手指戲謔着金鈎上的碧鸚鵡，臉嚴肅的，沉憂的表情。

「我們還是別管這些閒事吧。」歇下一會若雲又裝着歡喜的樣子：「找點玩兒來消遣消遣。我看你這幾天也是滿肚憂愁的樣子，年青人可別悲觀，悲觀是要損害一個人精神打消一個人志氣的。我們要快樂，我們沒有失望。」

「好，隨你說吧。」李商隱無可不可的說。

「打彈弓。射樹上的雀兒。」苦雲到房裏取了二副彈弓，一把遞給李商隱。李商隱一點興趣沒有



，他祇是站在院子裏，看若雲彈。若雲最好的是頑皮，對於踢球，彈弓，釣魚，下棋，打鞦韆，樣樣歡喜。往往當他玩得意的時候，她會仰天撲地的大笑，她一點也不像其他女子的拘束，多所顧忌。

接連發了四次彈，打中兩隻麻雀。李商隱却一總站在那裏一彈也不發。若雲看他這樣子，拍一拍他肩膀，頭緊靠着他，問他是爲什麼事這樣不快活。起初李商隱還不說，問急了李商隱才吞吞吐吐的要說，可是又停住了。

「再不說我使用弓彈你。」做了一個姿勢，若雲拉好弓，對準李商隱，可是又噗味的笑了起來。「我煩的還是牛和李的事。」李商隱說，不耐煩地。

「那些事關你什麼，你只曉得做一個唐朝的好國民，再不然便是做一個好官吏。」

李商隱和若雲兩個人一同坐下來，坐在一個茅亭石階上。於是商隱又把今天路上看見令狐綯掉過頭不理他的事告訴若雲，問若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若雲笑筭，笑得很神祕的，商隱看見她這一笑奇怪起來，便問她是不是曉得這事，若雲沉默了一會，後來說道：

「我告訴你吧，這是韓瞻的不好，我們結婚的那天，令狐楚家有個人來送禮，一件東西沒有收，是韓瞻的主張，他要你跟令狐家斷絕關係。他們故意不給你知道，就是我也是事後才聽人談起的。」

「真有這事麼？」李商隱一跳站起來，氣粗的說。

「韓瞻本來是專歡喜要這些小花巧。可是你也別去問他，事情過去也去了。你同令狐家來往我是不反對的。而且我很願意李德裕和牛僧孺兩個黨派聯合起來，這樣我們再也不用怕回紇。我以爲私人之間爲了一點無聊怨恨鬧意見是切切不可的。你現在不妨寫封信給令狐綯解釋去。那一天有使你更不劫會會令狐楚令狐綯，勸他們勸勸牛僧孺，我這邊也託我們父親勸說李德裕，最好是兩個元老攜起手

來，成功一致的步驟。」

對於這意見李商隱很贊成。他的興趣提高了一點，攙着若雲的手走進飲虹軒。若雲又彈起瑟來，淒清的聲音不像未結婚的那一次彈的活潑，快樂。

「你彈的技巧是比以前高了，可是，聽了總叫人愉快。你的調子太憂鬱。」李商隱手摸摸瑟上的五十根小柱和五十根弦絲，他望望若雲，尖瘦的蒼白的臉，黑的眼珠蘊藏着深的神祕和光彩，彎細的眉毛，說明一種韌性，也說明一種飄逸，——這個活潑的又像是預兆着什麼不幸的愛正象徵淒切的瑟聲。

「我常常會想起那次斷絃的事來，想起來就免不了駭怕。因此我在彈瑟的時候總彈不出歡樂的調子。」若雲望望手上瑟，用手無意撥動弦，發出斷續的弦聲。

「你常想起斷她的事。」李商隱皺着眉毛，站起來，拖起地上的若雲，說：「你說的年青人應該快活點，我們還是快活點頑頑鬧鬧吧，那邊東廳上會開好了，野餐就好開始。你看是在那裏？是在紫藤花廊下，是在河池旁邊？還是在草地上，在假山洞裏？我們得揀個好地方。」

走過碧簫山房，梧桐樹葉長起來，還有一排小紋竹矮矮地蹲在下邊，石塊高下參差。襯得院子裏一片靜。李商隱指指桐樹對若雲說：

「還記得這桐樹麼？上面我們刻過字。」

尋了一會，果然在桐樹背後找出了兩個字，一個是「商」一個是「雲」，兩個字緊緊靠在一起，是李商隱刻的。經過幾個月功夫，字比以前大了。

「你看這個窗子前面的竹子也高起來。」若雲說。

「槐樹上的巢也看不見了。」

「槐樹上一隻大麻雀，我用彈弓打過，不是還燒過給你吃過麼？」

「不錯，是有這回事。我記得那一晚上下了整夜的雨，我們幾個人，也有畏之，吃着酒，談着詩文，銷磨了一枝大紅燭。」

「你挺歡喜吃炸雀肉。雀肉下酒怪有味道。」

「令狐楚也極歡喜吃雀肉。」李商隱說。

「那天可以炸點送給他吃，他待你是挺好的。」

「不過他現在不能吃。他在生病。」

那你應該看看他的病去。你的成名完全是他一手提拔的。不是他你不會做這一手好文章，而且也不容易中進士。你不應該忘記他們。」

「自然，我是決不會忘記的。我不相信因和你的結婚就損傷到我和我的感情。你說是不是？」李商隱低着頭，望着若雲，試探地。若雲說：

「我也不希望你這樣，至少人世間這麼點正義我還識得。」

#### 四

野餐第二天，李商隱果然寫了封信給令狐綯，解釋上次沒有收受禮物的誤會。可是一連的幾天沒有接到回信，李商隱到令狐府上去拜會令狐楚，令狐楚也不接見。李商隱因爲一心一意要探令狐楚的病，好在他不是夤緣官職或是有什麼干請，一次不見，第二次還是去，去了總是失望的回來。

最後一次見到令狐楚的。令狐楚已經病重。李商隱站在榻旁，忍不住垂淚。令狐楚喘着氣說：「你一定要見我。可是，老實說，我不想見你，我是灰心了。你忘恩負義，你不必再假裝慈悲。」

「您，您老，這是什麼意思？」李商隱梗着氣說不出話來。話斷斷續續的。

「你給我走！給我走！」令狐楚從被裏伸出一隻手，揮着，憤怒地掙扎。李商隱還不走。站在旁邊時候的僕役連推帶擁的把他擠了出去。

過了一天，李商隱想起令狐楚，不放心，又來了，看門的關者給他一陣奚落，可是李商隱并不灰心，他是爲來探看病人的，他沒有什麼怕羞。不許見他還是一次兩次的要來，最後自然還是不見。沒有法子。他想，不見就不見吧，問問你們老主人的病況總是可以的。

他在有一天到令狐家裏去的時候，問關者：

「你們的老主人病好點麼？」

「病重得很。怕今天就難保呢。後事已經預備起來。」還是有一個小廝看李商隱的意思很誠篤，回答他的問話。李商隱聽到這個消息，眼淚湧出來；他呆呆地撐在牆壁上，腦筋中作着令狐楚病榻前的幻想。他看門前一乘轎子來了，僕役迎接上去，把兩個領到屋裏。

僕役們你進我出的串了一大陣。熱鬧了好一會，又靜下來。他還是站在那裏，倚在牆壁，腦筋在幻想：這個老者是醫生吧？這個時候切着脈，這個時候令狐楚坐起來，不，也許他已經很危險，不等藥吃下就——他真有點怕往下想。

「你還不去去吃中飯麼？」僕役們都已經吃中飯了。他們望望這傻瓜覺得發笑。

「我不放心得很。你們能讓我進去看一看麼？看過我就會走的。」李商隱向關者懇求。

「這不關我們的事。是裏邊吩咐的。以前您老來我們一總也不會敢說過一句廢話。」  
一個鐘點後，裏面出來一個女僕，僕人問她老主人的病況，她說又轉好點，吃下藥正靜靜的睡。  
李商隱聽這話才放心走開去。

可是到第二天早晨又來了。僕役們慌急慌張的樣子，屋子裏空氣很不甯靜，李商隱隱隱看他們交頭接耳的神氣，又聽說令狐楚的病很危急，他的心愈加不甯。他的腦筋雜亂無章的像怒馬的奔馳；異常煩燥；他站在外面一刻不能忍耐，他要闖進屋裏去。可是他不能。

令狐楚待他的恩遇，獎擢他，提拔他，照拂他，前塵往事攢聚到心上。他感覺得心坎祇是一陣重壓。壓得氣透不過來。

哭聲像囂亂的音樂狂捲過來。突襲到李商隱心上。……

## 五

秋深了。……在徐州。

柿子熟了，給中秋的盤子供過。柿葉又翻飛。桂花開滿庭園。

多年的桂樹，已碧影陰濃，屋子外是桂樹，屋子裏是桂香。照年前的舊例，桂花開的時候，若雲用竹竿敲落一大堆桂花，用糖漬起，包糖糕給商隱吃。例外的是今年沒有桂花開的時候若雲得了病，桂花落了，她還不見好，病勢只是沉沉的深陷。

秋天！秋天原來是個最有詩意的季節！丹桂飄香，金風送爽。八尺龍鬚方錦褥，已涼天氣未寒時！秋夜的燈光！秋山的淡遠！秋草的蟲聲，秋裳的輕爽！每年秋天李商隱都可以帶着她旅行的。覓

勝尋幽，論文鬥句，他們有鬱勃的奇情，他們有不凡的志願。尤其是爲了促成李牛二派結合，若雲會費過不少心機，最近已經收了點小小效果，不是她生病的話，他們還可以繼續努力下去，不幸的是不測的人事阻斷前途。

望着若雲的病勢日壞，李商隱特別有一種傷感。他想起令狐綯的種種猜忌。自從李德裕被逐後，他跟鄭亞到過循州，他在進京的時候，令狐綯做宰相，他拜見他竟遭受到拒絕。存着要代朝廷做事業的雄心，而竟不得其用，翻雲覆雨之變，英雄叱咤之悲，現在百無聊賴的蹲在徐州做記室，真正是無聊，也是始料所不及。

每天，當若雲問他政治的時候，他總是阻攔她不許她問。若雲又問起令狐綯有沒來信，商隱更是不耐煩說：「不要問了，譬方我沒有他這一個朋友吧。」

「他們都把你當做李黨呢！這是你和我結婚害了你了。」若雲興奮地說：「他們恨你是爲了我，我死了你跟李黨總沒有關係了。」她撐着勁坐起來，頸項仰着，喘着氣向空中說：「我早……早……早……和你說過……」

「怎麼說這種話！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在世界上我已失却了友情。原來我也是想友情與妻情并存的。可是他們畢竟還是不容許我。你的父親希望我和你結婚就割除令狐的關係。令狐父子爲了待我的深情就忌恨我和你結婚。我想要兩方面都顧，可是我還是不能被人諒解。」

「我早……早說過……我們的結合……是會使你苦惱的……讓我死了吧……我死……也許令狐綯不再恨你……」若雲的氣更喘，呼吸更弱。

正是傍晚的時候，太陽落下庭前桂樹。秋天日短，房間裏漸漸陰沉了。

冷風吹過，落下一片，兩片桐葉。接着風大起來，樹枝樹葉吹得簌簌嘩嘩的像波浪聲響。

太陽，落下矮窗，落到一個破荷花缸左右。忽然浮雲捲去，陽光又亮起來。這疲弱而又帶着掙扎的橙黃光照滿一室。深黝的木牀，牀前的藥爐，爐上的烟氣，和躺在黯黑的牀裏的一個角落的病人，……陽光照在上面，像有點抖。

桐葉，桂葉，雨點一般的飛。風更急了。

「你好好的休養。……你不會死的。……我們不必去想人間的醜惡，只要我們的愛情比海枯石爛更久。」李商隱一隻手緊攜着若雲的手。

北方的風大，天高日晶。他們的房子住在一個小的山坡上。此刻只聽到陣陣波濤似的狂嘯。碧落，……一棵桂樹倒下地。是被風吹折了。

李商隱想起斷弦的聲音。那是「薄」的一聲，不像這麼響，也不像這麼禿。然而，他再靜聽：風吹樹的濤聲，是像若雲在飲虹軒鸚鵡前彈的錦瑟呢！悲哀而寂莫！孤獨而徘徊！

他好像又站在那叢桂樹林前。是一年前。若雲從樹下摘下一枝桂花插在他身上。

「慶祝你的秋闈登第！」若雲的音調很甜。折桂的樹好像就是眼前吹倒的一棵。

「我死了。……也許令狐絢會用你的。你可以代國家出力做一番事！」等到聽見若雲說話的聲音他才走出幻想的境界，知道自己還是坐在若雲牀邊。

嘩啦啦！……嘩啦啦！……巨大的狂亂的聲音夾雜着不知從那裏吹來的鎖吶。不知道是那一家嫁女兒吹打的行列。

## 六

若雲死後的一年。

李商隱由徐州回京，他走進他的舊居，從灰塵當中找出一個錦瑟，取去錦囊，放下錦瑟，他不會彈錦瑟，然而蘊藏在他心中有一股熱力叫他不能不撫摩這人亡物在的東西，這意思是說，若雲不可見了，能手撫到錦瑟也是好的。

明明錦瑟還是舊的，可是他覺得好像已經不同了。他摸着五十根柱和五十根弦，低低地哀吟：「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

門外有人敲門，開開來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那年結婚時彈瑟斷弦的一位。

「我們多年不見了。還好？你的夫人呢？」那個朋友望望李商隱的小兒子，說。

李商隱滿肚皮不高興。覺得這一個人是不吉祥的烏鴉，他真不願再和他說話。他冷冷地說道：

「去年就故世了。」那朋友聽到這話好像不安似的，望了望桌上的錦瑟，也就不再多說。靜默好久，他便談到別的事上去，說明此來的用意，正是因為聽到他由徐州幕返京，有個位置找他。他的親戚河南尹柳仲郢出任東川節度使，問李商隱還願不願一齊到四川去。

「願意，」李商隱興奮地說：「我的荆妻也死了。孩子可以給我的親戚撫養，孑然一身，一無牽掛，我準備過四海爲家的生活了。」

決定以後，沒有一個月，李商隱便整裝上道。隨行的行李當中攜帶着一具錦瑟。

臨行前一天，他到韓瞻家辭別，韓瞻款待竟日，可是李商隱已沒有若雲生前的興緻了。看到韓瞻



夫人，看到桐樹的刻字，……他想起若雲和牛李的恩怨來。爲了發抒他的感慨，他寫下這一首詩送給韓瞻：

「佳兆聯翩遇鳳凰，雕文羽帳紫金牀。桂花香處同登第，柿葉翻時獨悼亡。烏鵲失棲常不定，鴛鴦何事自相將？京華庸蜀三千里，送到咸陽見夕陽。」

又一年以後。冬天，天落着一片鵝毛雪。在四川，無垠曠野刮過刺骨的北風。

李商隱正站在官廳前瞭望，他看見雪地上有幾匹馬移近，……

「楊本勝回來了！楊本勝回來了！」旁邊有人在喊。

原來是那個幾年前彈瑟的人！正帶隨幾個跟隨從長安回來。一下馬看見李商隱，告訴他在長安道中遇見李商隱的兒子阿袞。他又說阿袞的記性真好，看過一次還認識他，拖着衣裳不放鬧着要找爸爸去。

「他要我？」李商隱問，悲哀中隱藏歡喜。

「是的，他鬧着要爸爸。」

「他有多高了？」

「他比去年大得多了，有這麼高。」用手驗了驗。

「他還說什麼？」

「哦，不是你提倒忘了。他有一個小東西託我帶來。」楊本勝從箱裏拿出一具小的七弦琴玩具，說這是阿袞託他帶的，阿袞錯說這是瑟，父親挺歡喜的東西。

李商隱接過那具小琴，眼淚，倔強的落下。

……  
遠處房間裏，有人彈起瑟來。那是楊本勝吧，還是有人故意的作祟呢。

雪，落着。輕軟的，無聲的，……

夜，更冷了。李商隱覺得衣裳單薄。

瑟弦，悽切的調動。顫抖，深沉。聽到李商隱心裏，好像他心裏也波動着同樣的哀愁的樂聲。

「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

風狂吼，瑟更低沉。在風聲瑟聲的混和中，他想着這寥廓的人天和畢生的哀怨。

滄

桑

丁諦

「卞老婆婆，你有封信在老周那裏。」王善懷從公寓門口走進，站在甬道上跟那個眼眶微爛，高身材，滿頭披着花白頭髮的老婆子說。老婆子聽說有信，歡喜得什麼似的；她那個經過貧困磨折有多年僵僵的背，彷彿伸直了點；步子也輕鬆起來；可是終不免顫顫搖搖的；幾個快步子搶到公寓門口，嘴裏不住喃喃地說：

「信，信來了嗎？是不是李信康的信？……李先生的？」

「李先生！李信康！你別癡心妄想了！」坐在木櫃檯裏邊一面做門房一面又販賣糖果點心的老周，漫不經心的說。說完話，打一個呵欠。好像再不願多說一句話似的。

「真不是李先生的信？……李先生！李先生這個人挺好的。她住在這裏的時候，一個公寓的學生，算他脾氣挺好。」卞老婆婆不相信老周的話，撚着嘴，不服輸的樣子。幾乎是夢囈般地說：「李先生不會沒有信來……我的信是上個月十五發的。不，十六。一個月。……一個月零五天了。」

果然他又揣着一封信走到王善懷的房裏，她要王善懷讀把她聽。

「王先生！這封信究竟是那裏來的？」

「臨澤！……不，這不像個『澤』，是個什麼？什麼？……『驛』！……不，還是『澤』！……卞吳氏！……卞吳氏是什麼人？」王善懷眼巴巴地看信，信上的字跡歪斜潦草得幾乎不能辨識。

「臨澤！是的！」卞老婆婆聽到這裏喊道：「是我的弟媳婦來信。又是來討錢的。她們來信沒有好事。去年麥子三担都還把小狗子，小狗子是個天殺的！專借印子錢把人。一個月合到五分息。這種債我餓死也不向他借的。金寶兒害外症，又說是用了八九塊錢。……」

「我讀把你聽。」不是王善懷打斷他，卞老婆婆還要囓嚙下去。王善懷一說，卞老婆婆不開口了。

先是聽信。信讀完以後，卞老婆婆倒又不注意信了。她談到信以外的事。她念念不忘的還是那許多日子沒有信來的李信康。

「你曉得李信康究竟還在南京不在？說不定我的信上把地點弄錯了。」卞老婆婆說。

「怎麼會？信上我寫得明明白白的。」王善懷白一白眼，鄙夷地說：「一點不會錯。不來信的緣故祇是爲李信康太闊了。」

「他闊了？」楞着一雙眼，多皺的眼眶，無神的珠，像在夢境中，惶惶，又騰出無名的喜悅。

「自然。在我們大學畢業以後，又出洋到美國留過學。博士的學位。現在一個人兼了十幾個差使。還不闊麼？又是祕書，又是委員。……告訴你也不懂的。總而言之，他一個人兼了十幾個差使。進出都是汽車。曉得吧？莫說你這一個老媽子，在他做學生時候給他洗過幾年衣裳，你託他替你兒子薦事他不睬你，就是，哼，一位吳先生，他以前要好的同學，他們在學校裏打得火一般熱的，一個房間住，一個飯店裏包飯，一條馬路上散步；一個課堂裏唸書，這樣的一個好朋友，寫上十封信把他，他也沒有回過一封信。」

「你不知道這位李信康人挺好的。」卞老婆婆文不對題的說。她還是固執着一己的偏見；沉醉在

想像的甜蜜中。「他跟人挺謙和。就是他叫我縫一條被，縫一個鈕子，他也從不會說過：『來，拿去縫一縫，』跟他同房間的盛先生，就不了。板板的，從不會看見過他有一次笑。李先生却是整天的笑。他總是說：『這個鈕子壞了，請你拿去縫縫，』就是衣裳洗得不好，他也從不發脾氣。他總是說下次洗乾淨些，不像那個盛先生拍起桌子來，有時還要撩起袖管好像要打人。」

「信在這裏。」王善懷不願意再聽老婆子絮聒下去了，拿起桌上的信遞把老婆子，老婆子拿了信，還是不走，呆呆地滯在房間中像是思索什麼事。

「請你再寫封信。」想了一會，慢吞吞地說：「王先生，你說還可行麼？」

「人家那裏記得你這個卞老婆子？他要辦的公事還不曉得有多少？」

「不記得？」卞老婆子不服氣起來；她偏着頭筋絡暴露起來，頸項更瘦了。「她住在這裏一共是兩年。兩年裏都是我給他洗衣裳。他是挺愛清爽的。西裝襯衫比什麼人都換得勤。一個禮拜我總要有幾次送衣裳去。他歡喜乾淨，他的衣裳也挺考究，所以我給他洗衣裳也都是特別用手搓洗，刷子是一下不用的。他那件香水府綢的襯衫我還記得。是藍條子，夾黃條子，一條粗一條細的。……他問過我家裏有什麼人，我告訴他老鬼早就不在世，一個兒子是遺腹子。他還爲我歎一口氣。他點點頭，說：『可憐！可憐！將來等你兒子大了，我給他找個事，提拔提拔他吧。』我記得很清楚。天老爺曉得！人待我的好心，我是一生不會忘記的。」

「不錯，你是不會忘記。可是你知道他一定不會忘記麼？」

「他，他，」卞老婆子楞了楞，說：「李先生這個人待人挺好，他常常歡喜跟我攀談，他一點也不像別的少爺們搭架子。他自己說栽培我的銀寶兒，他不會忘記我這個卞老婆子吧？」

「他以前是不會忘記。可是一個人一到闊的時候就容易忘記了。」  
這句話自然是哲理的，一個大學生口中所發，一個洗衣服的老媽子決不能明瞭。她不懂：可是她也不問。她祇是似是而非的咀嚼着話中的滋味，模糊中，隱藏着辛酸。

漸漸的被卞老婆子的身世所吸起，王善懷第一次跟卞老婆子攀談起來。他問到卞老婆子的家世，丈夫的死和兒子的撫育。卞老婆子也像以前回答過其他的詢問者一樣，她絮聒地，夾七夾八地敘述。正像以前住在這個公寓，找過卞老婆子洗衣的，每一個大學生一樣：他們感慨，作出俠義的同情，特別垂憐於這一個老弱者；答應下未來的諾言：

「將來我畢業了，給你的兒子找個事。」

今天，王善懷也是同樣的說。卞老婆子聽這種話有好幾次了，儘管說話的已經畢業，公寓也已換一批新學生，答應她給她扶助的始終沒有一個履行約言，她并不失望，她還是笑嘻嘻的感謝說好話的人。

她還是等李信康的信。她始終相信李信康是一個好人：挺謙和，不搭架子，而且也是頂肯幫窮人忙的。遇到有人譏笑她以這麼一點輕淺的關係而竟想託人謀事的時候，她總是像背書一樣，背出李信康當年怎樣和她攀談的事來，李信康把衣服她洗，李信康還送過她一張遊藝會表演的戲券。

秋天……冬天……快一個學期了。李信康的回信沒有。

「他不會來信了。你接連寫了三封信把他。」有人這樣勸她，她不服。她也不承認李信康不理睬自己：

「一定是地方寫錯了。」她總是這樣的辯說。

又是一個新的學期。王善懷又住到公寓來。

學期後兩個月，王善懷宿費還沒有付。王善懷境况窘迫得很。原因是父親母親都相繼於寒假中病故。料理兩個人的喪葬，拖了一大筆借款，債沒有還清，學費沒有繳清，又被公寓老闆逼緊的要宿費。

「王先生，你這幾天臉色很難看。還是有什麼心事吧？」卞老婆子幾次想問，不敢，說話的時候總帶着點生硬。

「我……因為這裏的公寓錢還沒有付。……」由頹唐變成憤怒：「老闆真混帳！……我住在這裏有三年了。一個錢也沒有少付過。向來都是第一天住進來付錢。……混帳！一次竟不肯通融。」自言自語的說。他望一眼站在面前的卞老婆子，隨又沉浸在窮極無聊的幻思中。

「是多少錢？」卞老婆子第一次問，沒有回答；還是第二次再問，王善懷才翻了翻眼睛，懶懶地：「十八塊錢。」意思是：「朋友也找遍了都不行，你這個老婆子還能幫助我麼？」

第二天一早，卞老婆子來了。她帶了十八塊錢，用三層紙重重疊疊的包好，送到王善懷手裏。王善懷完全想不到有這一個幫助。一個公寓洗衣服的老媽子！沒有丈夫，沒有財產，留下一個遺腹子，她會援助自己！

「我不能……不能借你的錢！」經過幾次拒絕，但因為卞老婆子一定要借，收下了。王善懷把錢塞到抽屜裏的時候流下淚來。卞老婆子看了這個樣子，她用又是充滿責任完迄時的歡樂又是世味的淒涼感慨的聲音，顫抖的說：

「不要難過。你們畢業了可以做大事。一個時候的困難有什麼？……一位大爺總有落難的時候的

……伍子胥……伍子胥……也落過難……你們讀書的人總曉得……」

「可是，你的這番好意我怎樣報答你呢？」王善懷心裏漾來一陣熱，痛苦的，像是要把胸懷藏着的一團團東西，吐出來，又無法傾吐似的。

「將來只要你王先生肯提拔我們的銀寶兒就够了。」卞老婆子不好意思說。說時裝一副笑臉。

「銀寶兒還沒有找到事？」

「還是託李信康的。李先生又一直沒有個信來。」

「今年暑假我就畢業了。你的銀寶兒包在我身上。」王善懷這是被感激的心衝動，他有這一個心理：恨不得立刻畢業，立刻給銀寶兒事，立刻還卞老婆子一筆錢，超過她借的二十倍。他報答她，他感激她。他不使一個熱望自己的人失望。

這次的卞老婆子不同了。她開始對憧憬過的人生懷疑：「你將來闖了不要忘記我這個老婆子？」

「一個人闖了的時候是忘記的。」王善懷想起說過的舊話，臉紅了一下，極力分辯地說：「那是說的李信康。一種勢利人。我不是這樣的。」

「李信康那裏還要請你寫封信託他？怎麼樣？就說銀寶兒十七歲了，小學早已畢業。也是依李先生的話。不進書房，進的小學，他信也會寫。什麼山喲水喲東洋西洋的……什麼新書也唸過。就差沒進中學。實在進不起喲！……中學一年要花多少錢！」卞老婆子說。

依王善懷的意思，寫信把這種勢利小人是沒有用的，可是卞老婆子一定要寫，王善懷也就寫了。照她所說的寫了一封信。這次怕遺失，還特地多花二角幾分郵票，寄的掛號信。一個月後，還是沒有回覆。也沒有退回。信怕是準的收到了。可是爲什麼沒有回信呢……卞老婆子想到這裏，心開始有



點空虛了。從此她不願再談李信康的事。即使別人提起，她也總是極力的避開。

還是老周的引起。有一次，老周看報，忽然高興地跳起來，他這天剛吃了點酒，一臉醜醜的酒意；拿了報紙便走到卞老婆子的屋裏。

「你看，」忘記了卞老婆子是不認得字的，「張逢辰得了！做了廳長了呢！你曾經侍候過他的一場大病的。」

聽了這話，卞老婆子竭力從腦海中搜刮了一遍，想起：一個瘦長個兒，頭髮向後梳，蒼白的臉，凹陷的頰，說話極快，而且一嘴四川口音的……

不錯，他生過病。他住在這個公寓裏。每逢她送衣服去的時候，總有看見他擱着一管筆，手不停的寫字；有時還用嘴咬着筆桿，深深凝思。他有過一次重病，同房間的上課去，坐在房間裏照應的全虧卞老婆子。不是她周密的看護，他這場病也許會死。雖然他酬謝過她，可是人情總不是酬謝所可抹煞的。

「你可以找他去喲！你的銀寶兒，我的大虎子，都可以請他栽培栽培。」看卞老婆子不開口，老周莫明其妙，望望他。一會兒，又嘩然大笑起來，說：「爲什麼不開口喲！別瞧不起自己。我們是下人，他們是少爺，大學生！大家可也都是老朋友喲！李信康，不也是我們這裏住過的。委員老爺！祕書長！看啦！這報上也有。還有他的演說呢！……他照片也登在上面。樣子還和以前差不多。……我記得……一個下雨天……雙十節下午，他們，李信康……還有那幾個……買了花生米，臘腸，喝酒，也有我一桌吃呢。……他們跟我招招手，說『老周，來，來，喝點酒。』……」說着，他做出招手的姿勢來；脚步蹣跚着，身子歪歪倒倒的。

「你究竟還寫信不寫信把李信康？」看下老婆子冷冷的，興趣也降低了。他又說起張逢辰，下老婆子還是不開口。還是老周逼了好半天，下老婆子才說：

「他們闖了那裏還會記得我們？」老周不說什麼，拖着沉重的，亂斜的脚步，走出屋來，嘴裏哼唱着：

「姜子牙無事垂釣溪……運敗時衰鬼神欺……」

夏天了。一班大學學生畢業的時候。公寓裏照例又一番更動。舊的搬走，新的搬來。王善懷臨走，還了下老婆子的錢。下老婆子接下錢，心裏一種說不出的空虛。她看看王善懷，笑容可掬，謙和仁慈，……不像過去的那些學生吧？……那些一到闊時就會把人忘記的勢利的人。……她怕想那些事。過去的曾經一幅幅流露過腦中的，在這個公寓中搬演的一切……

往往在黃包車馱上了厚重行李，車上的人掉過頭含笑望着公寓這邊的時候，下老婆子總是忍不住有一種悵惘，對這些相處多年的青年有一種黯然別離的感覺，一面羨慕他們，對這些有學問，有才力，有希望的天之驕子致祝福的好意，一面，又像一個慈親的愛惜；他總是攀着那扇赭色的門框，苦笑地說：

「到家來個信。下老婆子總記惦着你們。……將來做了大事可別忘記有個下老婆子曾經給你們洗過衣裳喲。」

照例的是這樣說。坐在車上的人也總是照例點點頭，回報笑臉，向來沒有個拒絕過的。可是結果照下老婆子要求捐個信來的竟一個沒有。大家到了家，走上社會，都有更重要的，更熱烈的追求了。忘記了公寓，忘記了有個下老婆子！

又是一個學期開始。冬天……夏天……

不知換了多少個學期！……卞老婆子的頭髮，由花白變成銀白了。她已經不能再像往年的洗衣裳。兒子銀寶是上進的，但謀不着個「上等」缺，還是只有做木匠。他今年二十二歲，春頭成的親。老婆很能幹，一個年輕有力的好洗手。恰好抵了婆婆洗衣的缺。卞老婆子雖然不給學生洗衣裳，可是閒下來還是總愛到公寓裏玩。她歡喜充滿生氣的公寓。她歡喜看年青人。她也頂歡喜同年青年人談過去曾經住過這公寓的現在有了地位的學生，譬如說李信康，張逢辰……他們的癖好，談話態度，服裝，和服裝的顏色，各人的性情……等等。例外的祇是她把寫信的一段略去。

「王善懷剛才到對過學校裏去了。坐的汽車，汽車還停在弄堂口。」

有一天，也是卞老婆子閒談的時候，老周匆匆進來說。旁邊有一個大學生聽見了，插上嘴：

「王善懷你們還不曉得！做了大豐銀行的副經理呢。」

「他……他是我認識的」卞老婆子覺得這是她的第一個驕傲，不比李信康，不比張逢辰。她還是像以前數說的習慣：「他是一個挺好的人。」說起，他借過她的錢，他的性情，他的舉止，他的說話，還有他的待人，她給他洗過衣服，縫過鈕子……結果，她還這樣決斷的說：「他一定會來看我一會兒也許就來。……他不像李信康，李信康是勢利的人，他也說過他勢利。他……他自然是不勢利。……」

她想起……王善懷流淚……那天他還說……我怎樣報答你呢……

她又想起……銀寶兒總可以弄個銀行茶房做做了。不致於再做一個木匠……

一天完了。……停在弄堂口的汽車開走了。……卞老婆子始終沒有看見王善懷的影子。

公寓裏還是照舊；一年兩季換過人物。偶然也從老周嘴裏聽到一些某某人得意的消息。兒子做木匠，媳婦洗衣裳，卞老婆子還是縱談那些以前談過的爲人熟知又爲人厭聞的一切。

「先生，我想請你寫封信。」有次，卞老婆子拉住一個和氣的學生要給她寫信，她說：

「王：善：懷——」一個個字慢吞吞的。又不往下說了。她打了一個寒噤。她記得……以前的王善懷也會代她寫過信的。她不再寫信了。她搖搖頭。當那個學生再三追問的時候，還是搖搖頭，說：「不寫了！不寫了！」

這一天，正是銀寶跌斷腿木匠做不成的翌日。

# 戲的世界

丁諦

小春兒是歡喜戲的……

他歡喜這真實以外的世界。有笑，有哭，有光榮的炫耀，恥辱的烙痕，仇恨的報復和恩惠的銘心的世界，比真實現有的世界變動得更快的，一切開端但也立刻可以看到結果的世界，配合着各種聲音，激昂的豪歌，幽折的細曲，低沉的簫，清脆的笛，嘹亮的鑼，雍容的鼓，特別刺激一個孩子的腦筋，叫他們歡躍，不寧，騷亂，但是在紛擾中更顯出生命的活躍，加緊人生的脈搏的跳動，而絢爛的顏色，被在台上這些古代的人物身上的，紅的大氅，綠的佩玉，黻黼的衣裳，貔貅的旌旗，這擷取了人類的萬有的美麗的彩色，說明了世界的智慧。小春兒是多麼被這些智慧吸引了啊！他的眼睛更亮，眼睛裏也充滿了一種光，歡樂，聰明，果決……從各種顏色裏認識各個的世界，一切的東西，一切的智慧。

小春兒今天是跟他爸爸來看戲的。看的是三本「鐵公雞」。「鐵公雞」是挺愛看的。「鉄公雞」是武戲。小春兒挺愛看的就是武戲。

「老是唱喲哼呀不停，幹嗎喲……才悶壞人啦！」

小春兒挺不愛看的是唱不停的戲。在前天他跟媽媽來看「紡棉花」和「玉堂春」，他就不耐看了。他要拖着媽媽的手走出園子。媽媽可正看着有味兒呢。……台上的一架紡棉花機器特別考究。是什麼東西做的呀？……白銅不像白銅，銀子不像銀子。還裝上那麼許多小電燈，一盞紅一盞綠的，亮晶晶倒怪好看。……一個打扮得有紅有白的女人！……嘴裏在哼嚶唱嚶的爲什麼老是唱不完！……還抱個小娃兒呢！媽歡喜聽那個女人唱小調兒，也歡喜聽那個女人拉胡琴兒……究竟有什麼好聽呢？……一點不熱鬧。沒有刀。沒有槍。小春兒是挺不歡喜這一套的。可是媽媽不走有什麼法呢？……媽不走，小春兒也不走。

今天戲可不同了。有刀有槍，爸爸不歡喜看，小春兒偏歡喜看。

「俺是一個英雄——雄」字說得特別響而重。學的是戲上的調子。小春兒歡喜做英雄。因爲他是曉得黃三泰，黃天霸，楚霸王……這些人物的。他和小朋友玩耍的時候總是愛問人：「你做甚麼？」當別人說過以後輪到他自己，他總是這樣的說。說的時候還做出手勢，頭昂一昂，手拍一拍胸脯，然後把手向旁邊，大拇指翹起來，兩隻腳叉開，做成一個俠客的姿勢。

當小春兒爸爸低頭被嘈雜的鑼鼓聲弄疲腦經的時候，台上表演正緊張着。那是向大人被鐵公雞請到了山寨，在酒宴席上，一次次聽到外面有火警報的時候……向大人逃脫了……和一班寨上的嘍囉們酣戰。張嘉祥那個驍勇，精忠，有胆氣的馬夫保護着向大人，一路抵禦，在馬的背上，在重圍中，在刀槍叢裏，他做出種種勇敢的絕妙的姿態。……

一個後，一個前，雖然沒有馬，但是每人都拿着一個鞭子。而且每人的走路，都做出騎在馬上的，被馬顛簸的姿態。馬疾速的奔馳，人像喘着氣，兩隻腿一縮一縮的，蹲着走，跳着，蹦着，像是

真的踏在鎧上。翻筋斗，豎蜻蜓，但是這些現在眼前的，不是翻筋斗，豎蜻蜓，小春兒曉得是這兩個可憐的人遭難了。他們被一羣更多，更兇的人追着。他們被逼得從馬上跌下來，也許是又翻上馬去。

當張嘉祥，這個可憐的馬夫，被追急了的時候，他用這個武器又換過那個武器。最後，他舞起一面大的紅旗來，這紅旗可真不容易舞啦！……那末大而重的旗幟。風吹到旗子上旗飄起來，飄起來就更不容易舞。……這傢伙本領可高明啦！他一隻手抓住旗桿，旗子平平的，不高不低的轉了過去，轉來又轉去，而且還繞到腦子背後，頸子背後去，腰背後，袴褶下邊，最後，旗子舞到地下了……小春兒站起來。可不是碰到地。……離地僅有一二寸的譜兒，轉唞轉的，轉成一個大圓圈子，紅的圓圈子，人也不看見。離地還是一二寸的譜兒。……灰漸漸揚起來。旗碰不到地。……

一個個赤着膊的拿刀槍的漢子們，從台裏跳出來都是翻那麼一個筋斗。你的拳腳我的武器，台上就祇看到大羣的人在打鬧，高亢的鑼鼓敲着敲着，這聲音打到小春兒心上，小春兒的胸口彷彿膨脹起來，心底裏有一股力量，他敲不出聲音來。可是呼吸特別緊張。

馬鞭在狂烈的摔動，顛簸，顛簸着……他的心也像一隻船飄飄的在海洋。

兵士猛烈的吶喊着……小春兒的嘴張開來。他要呼喊。他是覺得有一股沉悶的怨氣要暢快的發洩一下。他說不出這怨氣是爲什麼事，可是這積重的生命的壓力會逼出人生的呼號，人生有一種自然的原始的律奏。

「這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小春兒看戲的習慣。對着戲上的鐵公雞問起來。小春兒爸爸不會回答。小春兒得不着滿意的答覆，他祇有悶悶地坐着看下去了。一會兒，鑼鼓聲音慢下來，聲音也低了，一齣換了又換一齣，小春兒跟爸爸走出園子。

今天是星期日。小春兒不到學校去。回家的時候電燈上了。冷福和冷田兩個同學都在家裏等他，他們一看見小春便問他到那裏去，小春回答看戲去的。這引起冷福冷田的興趣。

他們提議：「我們唱戲玩好嗎？」

唱戲自然是小春兒高興的。小春兒時常跟小朋友們唱戲。他是愛這一個理想的世界比現實世界更可愛的。歡喜唱戲的小同志在他們巷子裏住着多啦。王開姜，陳維松，秦如海，冷福，冷田都是一道兒搭過班子的。陳維松有一柄小銅寶劍，秦如海有一個黃銅喇叭，王開姜有一把木頭大刀，冷福冷田弟兄倆，家裏有一面用舊的國旗，配上小春兒的一根棍，這齣戲便唱成了。

台，他們是沒有的。有一次他們也會借用小春兒爸爸家的花壇做戲台，又高又大，四四方方的做台是挺好，可是事後遭到了小春兒爸爸的臭罵，以後他們不敢了。他們今天唱戲是借用的小春兒家的院子。

月亮的晚上，院子裏靜靜的，蜜蜂兒嗡嗡地飛過去，一陣寂靜中的微聲。

幾個小孩子在支配過各人分担的角色後，開始唱起戲來。可是正在秦如海吹起喇叭的時候，小春兒忽然表示意見了。他說不願意做曹操。他今天還看到一齣曹操的戲的。他爸爸說過曹操是壞人。他殺皇帝。他跟劉備不和。他是一個壞人。

「壞人！奸臣！我是挺恨的。我不扮壞人！」小春兒咬着牙齒忿忿地說。他把已套在面上的一個大白臉假面具脫下來擲到一邊。

「你……你……你……只有你配裝曹……曹……曹操！」王開姜急急巴巴的說。

「爲什麼你不裝呢？你要裝關公？」



「我：只：只有我：我舞這個大刀是……舞慣了的啊！我的大刀，刀！關公是要……要……刀的  
啣！」

「而且你的身子大，臉大，……曹操聽說是個胖子。你扮是挺好！」秦如海望望小春兒，擠眉皺臉的說。

「不。我偏要扮關公！」小春兒還是執拗地說。

「這有什麼關係呢？這不過是做戲。」陳維松也勸他。經過大家勸說，小春兒不做只有散台了。他沒有法只好做起曹操來。

喇叭吹起來！不成腔的樂曲。……沒有鑼，沒有鼓。可是每個人嘴裏除了急巴子王開姜而外，個個都帶起鑼鼓的板眼來。

東東槍……東東槍……槍東槍東槍東槍東……東東七東七東槍……特隆東槍……東槍東槍……寶劍舞起來。大刀舞起來。棍子舞起來。

「把關公捉到這裏來！」不知道是那一個提議。但是立刻有一個人反對了，反對的理由是戲上是沒有關公被曹操捉的。

但是，結果關公還是捉到曹操的面前。

「跪下來！……爲什麼不跪啊！……」冷福不知道編了一套什麼唱詞，他裝着小春兒的一個將官幫着腔說。

王開姜是一個急巴子，性情却是很直。他在學校裏看見大同學欺侮小同學時常抱不平。他的志願是要做一個英雄。雖然他不曉得「英雄」的真意思。

「跪下來！」他聽見冷福裝的兇悍的聲音，他真覺得一個英雄，一個忠臣遭難的末路的悲哀了。他拿着刀，一柄像「青龍偃月」樣的大刀，抓成一個橫斜的姿勢，抖了抖，立刻掩到背後去，他怒聲呼叱着：「我偏不跪！……我是一個忠臣！」

「忠臣！」兩個字特別的重，是從他的心底竄出來的，他心底有過這末一個感覺：他精神和人格是多末的偉大！他是比小春兒偉大的。所以他瞧不起小春兒。因為小春兒是一個奸臣。

可是小春兒呢，小春兒也有這樣的感覺：我是一個……我是一個什麼人呢？……我是一個奸臣！小春兒想到這裏，臉有點紅了。臉漸漸的熱了。他想：「我是不應該做壞人的。我偏要做好人！」於是他真的做好人了。他不管戲是真的該派怎樣做。他聽着自己的直覺做了下去。

「好一個關公！你真是一個忠——臣！……唉哈！」——不要你跪了，解了你的網綁吧！」說着小春兒走下位來親自走到王開姜關公的前面，挺有禮貌，挺客氣地，用手拍了拍關公身上的灰塵，推關公坐到自己的位上去。

「關公，你坐到上位啊！……好一個關公！……我也欽敬你，我不殺你。……我不是一個壞人喲！」裝出戲上的唱詞，拖成漫長的音調。

立刻秦如海，冷福，陳維松幾個人都笑起來了。他們都想不到小春兒會有這一個突兀的舉動。曹操怎麼可以這樣做呢？曹操是一個壞人。

「曹操是一個壞人！曹操這樣做不對。」陳維松喊起來。秦如海走到小春兒前面衝着他便喊：「不該這樣做，不該這樣做！」

「爲什麼呢？……我偏不信曹操是一個壞人。」小春兒頭歪過來，像一個鬥公雞。「我要做一個

好曹操。曹操不應該教關公跪下來！……關公是一個忠臣。」

小春兒的心裏是這樣想：「關公在敗走麥城的時候是多可憐啦！……被逼得沒有一條路。他被打敗了，死了，我偏不信……我是要關公活着的。」

這是第一個爭執，當爭執停停了繼續演下去的時候，他們由關公忽然又想起「華容道」了。

「演『華容道！』演『華容道！』」提倡的是挺懂得戲情也挺會滑稽的秦如海。

就一直演下去。扮曹操的是小春兒，扮關公的是王開姜。扮到最緊張的一幕華容道上關公遇着曹操的時候，王開姜用木刀攔住路，不許曹操走過去。小春兒曉得這齣戲曹操是應該逃過去，而且他有許多話說動這王開姜扮的關公的。他哼呀唱的，手舞着，腳走着台步，還做出許許多多的姿勢。可是做關公的王開姜一直不讓他走。他急了，推開王開姜，準備衝過去。

「讓我走開啲！爲什麼還不讓我走？」唱的京白。

但是王開姜好像沒有聽見一樣。王開姜另有一種心理：關公才是一個傻子。爲什麼要放走曹操呢？抓住了他殺了該是多好！

在往常看到這一齣戲的時候，他總會有這一種遺憾。他不懂得這是歷史。他把這個也看做人生的破綻，時常要想把牠彌補起來。

衝着小春兒，那個戴着白臉假面具的曹操，他有一股說不出的怒氣。他要痛痛快快的發洩一下，這時不能再放鬆了。他不能讓曹操逃過去，

「你這萬惡的東西！休想逃走！……我要殺了你！」王開姜揚起刀來這樣的嚷着，小春兒自然是不睬他的。小春兒要依着劇情做起來。一個要走一個不許。這樣爭擾着。一會兒，王開姜忘記了面前

是一個小春兒，他的木刀竟撲的一下打到小春兒的頭上。這一下很重，頭破了，傷口不大，可是已經滲出血珠。

小春兒哇的大哭起來。用手掩住頭。

這園子裏的一切，大人起先還不會注意。這時都趕來了。

戲的世界變成了現實的。……

## 二

小春兒的頭部傷痕漸漸復原了以後。小春兒的媽不主張再帶小春兒看戲了。原因是：小春兒看戲太認真。他忘記了那是一個戲的世界，把他當做真實的。戲上演的無賴，奸臣，他便恨他，演的忠臣義僕，他便歡喜，眉開眼笑。危險災難的時候他替他們悲哀，流淚，快樂成功的時候他替他們拍手，高興。不但是在看戲的時候，在不看戲的時候，他走路也會學戲台上某一個角色的步子，吃飯喝茶也會學某一個唱戲的人的姿勢。

「不能再看下去了。再看會變成一個小瘋子。」看過小春兒的人都這樣勸他的母親。母親，這天正在舅舅家裏，舅舅被強盜綁去，親戚們聚會着正討論着應付的辦法，戲迷的小春兒却一點也不興趣地和着一羣頭皮的孩子蹦蹦跳跳的唱着戲。

「不要鬧吧。八歲的孩子。你一點也不曉得煩。」小春兒的媽媽說。

「怎麼嘍？……幹麼要煩呢？」小春兒不服地，楞着眼睛，手裏拿着一柄劍還捨不得放開。

「你舅舅被強盜搶去了！」

「沒有關係。」小春兒伸出右手，拍拍胸脯，裝成一個好漢的樣子：「我是黃天霸。黃天霸連竇爾墩還打倒呢。他常常打敗那些強盜。」

「不要說癡話了。你曉得該怎麼樣抓住強盜？」

「我自然知道的。我還有許多朋友呢！冷福，冷田，王開姜，陳維松……我可以約他們。他們全不怕強盜。我們一定可以打勝強盜。」

說過這話，小春兒一溜烟走了。他走到一個個小朋友的家裏，把強盜可恨的話告訴了他們。他說：「強盜是最怕俠客的。」所以他們要做俠客。

定下了這一個誓言以後，小春兒一夥人每天放學回家都有了一定的工作。就是：他們選擇一個離學校不遠的空場，在上面練武。用槍啣棒啣的亂耍一陣。然後互相的比力氣。練過武後他們這一羣人又暗暗分成幾個隊伍，在各條巷子裏躍躍，看有嫌疑的歹人便追蹤他們，他們說這樣一定可以捉住強盜。

經過這樣的試行多時，一點結果沒有。當有一次，他們幾個人合成的隊伍——小春兒，冷福，冷田，三個人走到城外去。——他依稀的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夢。這是痛快的事實。祇是脚步輕輕的，他不知道是不是踏在地上。……

身體很疲倦。然而精神却興奮得很。他，他好像不是一個小春兒了。他，根本忘記了自己是誰。穿一件黑而多鈕的緊襖，也許還戴着一個俠客常戴的帽子吧。手裏拿着一柄刀。冷福冷田的手裏都有這末一柄。三個人跑得很快，一刻兒就出了城。路愈走愈荒涼。天也黑了。闖大的城牆拋到腦後面。

月光慘白的顏色。城牆的影子投到地上，成功一個龐大的影子。走過一座木頭小橋，城牆到了盡頭。是一個水閘。潺潺的水流有聲。

沿着小路，曲曲折折的走，地勢高上去，而且也發現一些高大的林木被篩着月光的影子，抖抖的和着風吹樹木之聲，漸吹漸大，成功巨大的狂濤。樹林中閃着通紅的火光。這，他們在老遠的便看得

到。

大半個樹林走完了。……好大的林子！陰森森，黑黢黢，看不見一些亮。只有前面林外的紅光。燈的光。……他們由厚密的林走到稀疏的地方。紅光更大了。一個小山岡峙立在左邊，而一條河流潺潺流過右邊。

走到山岡的下面，他們看清楚這紅的火光的來源。那是一條大的火炬高掛在一根桿上。幾個彪形的壯漢在岡下的一塊平地上狂叫着，歡呼着，巨大的酒罈東倒西歪的擺在地面。

不等他們走近壯漢的前面，那幾個兇暴的強盜形狀的人早已一聲呼哨，大喊起來。

「是什麼人闖來！」小春兒一行三個人聽到這聲音并不畏懼，還是繼續的前進。小春兒看見他舅舅正被綁在一根旗竿上。

爲了要救他的舅舅，他更勇敢的拔刀挺進，三個人用很快的步子衝到前面。他們便和暴徒交手。暴徒之中有一個最高大的漢子特別兇猛，他拿了兩個大銅鎚對着小春兒腦袋上打來。小春兒也不含糊。他用刀隔開鎚，而且一個翻騰，跳到大個子的後面，一刀砍下，高個子腦袋劈成了兩半。正這時，另外從左邊又竄上來三個人，三柄刀都砍向自己。但是很容易的又被他招架了。一刀一個，斫倒下來。

冷福冷田殺死了很多人。……血染滿地。照在火炬底下的鮮血特別有一種美麗的紅色。從一個砍倒的身上酌滿了一杯血，小春兒當茶飲起來。

正要解除他舅舅的束縛，忽然狂風吹來，這旗竿折斷了。他看見風把旗竿上的一個人捲了上去，捲得老遠老遠的。眼前的一切模糊了。風，……人，……彪形大漢，山岡，帳篷，……

迷亂起來……迷亂起來……旗竿歪倒了，山岡倒坍了，風刮得更大，如波濤奔騰的聲音，如千軍萬馬的聲音……偶然一粒砂子被風吹起迷住小春兒的眼睛，小春兒揉揉眼，他發現他還睡在牀上。

沒有小岡，沒有彪形大漢，沒有大酒壺，也沒有冷福冷田弟兄倆。一點風沒有。他的手摸到枕頭，枕頭是軟軟的。他看不見一柄刀，像他剛才所佩帶的。陽光從窗外面照進來了。母親的歡呼的聲音，還有姨媽的，舅母的，許多人的。

媽媽在叫着小春兒，說：「舅舅回來了。」

### 三

舅舅回來是應該慶祝的。慶祝的方法便是看戲。

晚上。小春兒又坐在戲台底下了。

戲，是他的理想的世界。是他的小小靈魂的馳騁。他歡喜動，歡喜笑，歡喜悲哀，歡喜怒，歡喜罵，他有豐富的感情，而這些感情，不必自己表演，由台上表演着，他歡喜這些遼遠的幽渺的世界，衣裳，甲冑，盔帽，……陌生的但是特別有親切的情味的東西，逗引着他。

他歡喜這一個世界，有甚於他們生活的世界。他忘記這個世界裏面的自己，却把他放到那個世界

裏去，——這衣冠粉墨的被人稱爲戲的世界裏去。

一個老僕人攜帶着一個女人逃難的一幕……

雪落着。地上大約是很滑跌吧。他們是患難相共的經過了幾多困苦的畸零人。他們滑跌着蹣跚着支持着這冰凍的長途。……

小春兒的眼淚落下來。他怕人看見。偷偷的把頭背過去。他要做一個英雄。

一會兒，換了一種鑼鼓。演的是關公的戲。關公，長長的臉穿着綠色的繡袍，紅臉，還拖着—柄大刀。他想起他們以前所扮的關公的戲來。

當戲台上這紅臉英雄和一羣敵人死拚着，拚到抵抗不了的時候，他走着，退着，走出到城門，這是最後最後的掙扎了。……

一羣敵人重重包圍上來：花臉的，黑臉的，唱出宏大的聲音。他們都是討厭的人。他們要逼死這一個正直英勇的壯士！

追着，追着，關公一邊奔跑一邊舞動着那美麗雄壯的大刀。後邊追趕的一步步迫近，隊伍層層的包圍。這是最後的危機了。……小春兒的心沉下來……沉下來……

這時，忽然一個黃的，圓圓的東西，由台下觀衆座位裏飛到台上去。這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梨子！……奇怪極了！……而且巧巧的打到這追趕關公的一個主將的頭上。……立刻，台上的秩序亂了……一會兒才又平復下來。

「是什麼人胡鬧的？」站在園子裏的幾個穿黑衣服歪戴帽的漢子查究搗亂的人。但沒有追究到，空氣又甯靜了。



這時，坐在台下的小春兒的舅舅，低低的在問着小春兒：「爲什麼你剛才要用梨子打台上那個唱戲的喲？」小春兒不作聲。小春兒的一顆心，還是沉浸在戲的世界中。他忘記他舅舅的回來。他還不會忘記那天晚上雄壯的，可怕的夢。在城外，山岡的旁邊，和暴徒的交戰，痛飲着地下殷殷的鮮血……他又記得那個身軀特別高長的暴徒彷彿就是這個台上的人。……那個緊緊的追趕着關公的可惡的傢伙！

「我一定要打死他！我要救我的舅舅！」

這是一個想念。同時又湧起另一個：

「關公！他怎麼可以死呢？……他，他，他是一個好人。我應該救他！」

忘記那是一個戲的世界了。忘記那是一個扮演的世界了。……他認起真來。他要闖到那個世界裏去。

「我應該做一個英雄！……殺死這歹人！」他覺得自己手裏有一柄刀，刀擡上去了。……這便是手裏的一個梨子飛到台上的原由。

小春兒起初沉默着，後來，想了好半天才說：

「壞人我挺恨。我是要打殺壞人的。不客氣！」

「你知道那是戲麼？那是假的？」舅舅笑着解釋給他聽。這理由小春兒懂得，但是小春兒總不服氣，他恨這個不是戲的世界，壞的人挨不到打，他一點自由沒有。

「還是戲好！」小春兒心裏有這一個模糊的感覺。他畢竟還是歡喜那一個戲的世界。任自己幻想翱翔的世界。絢爛的顏色，各種不同的聲音，遠古的人物，和離奇的遭遇。……

四

由世界的表面走到核心：人生到戲。

小春兒究竟還是歡喜那一個戲的世界。他有愛，有憎，可以聽自由的發揮。他們誠然是孩子，像王開姜，冷福，冷田，陳維松，……然而他們也有孩子們的智慧，並不是如一般「繩墨」「標準」或「書籍」所謂的世俗的智慧。接近着世界的最本質，他們有判斷，有欣賞，有制裁，有美感，有力量……

「你不能把戲台上搬演的一切當做真事，同時，你也要小心點兒喲！你不可以隨便，你總要記得你不可以像做戲時候的隨隨便便，你做事這樣魯莽會要吃苦頭的。」

小春兒記得他舅舅勸他的這幾句話。他要把世界隔開成兩半個，不許小春兒躲在他愛蹲的那一個世界裏。

可是，小孩子畢竟是愛蹲在理想的世界的。

在學校裏，小春兒和幾個孩子又唱戲了。

那天，教師沒有來，小春兒提議：「我們唱戲吧。」

「唱『捉放曹』！」

「捉那個呢？——那個做曹操？」有人問。

「要找一個壞人！」冷福提議。小春兒忽然想起來。

「找陳維松！……：陳維松的爸爸是好商。先生告訴過我們他是囤米的，這種人就同曹操一樣。」

……找陳維松挺好！」

小春兒記得每天清早上學都可以看到一條長長的人羣，穿着破爛衣服，手裏拿一個畚箕，布袋，擠米。這些人沒有飯吃，國米商却是祇顧着發財。他心上有一股憤恨。他要做英雄，給壞人一些懲罰。然而他也曉得這是不可能的。他沒有自由，他沒有權力，在這個不是戲的世界裏。

他還是只有找住陳維松。他在陳維松背後用粉筆畫一個大烏龜。「烏龜烏龜！」他快活的嚷起來。

陳維松不肯做，他要抵抗他們。但是小春兒這方面太多了。包圍住陳維松。陳維松沒有法子，哭啼啼的要告訴先生去。小春兒第一個攔住他，伸開兩隻手，緊緊的抱住他。

「打曹操！」冷福喊。但是沒有一個人打的。小春兒雖然沒有打，可是心理已感到滿足，他望望這個螃蟹臉！國米商的兒子……曹操……強盜……在他腦筋中有一個混合的印象。

沒有鑼。沒有鼓。每個人都用嘴唱起調子來代替鑼鼓的板眼。小春兒不裝曹操。他還是歡喜裝關公。他却不知道「捉放曹」裏面是沒有關公。

「誰在這裏胡鬧？」正在玩得高興的時候，王老師的啞喉嚨叫起來。她把一羣唱戲的學生傳了去責罰，一個人挨着了五個手心。

「爲什麼書不讀老是愛唱戲？」

王老師這樣吶喊着。摸着熱辣辣的手心，小春兒有一種空虛的悵惘。

戲的世界被搗破了。……

他重面對着這現實的人生……

# 父親的煙斗

予且

父親是個吸煙的人，他有三個煙斗。

我記得他在第一個煙斗買來的時候，還帶買了一罐煙，那煙罐上的花紋真是非常可愛。可是他只吸了兩天，就丟下不吸了。

他是一個謹慎的人，我看着他親自將煙斗擦乾淨，和煙罐一同放在衣櫥中。此後他沒有再提起吸煙的話。我們也就把這件事忘記了。

在一個霉雨的季节，母親把衣服拿出來晾過重復收到櫥裏的時候，就看見了這一罐煙。她說：

「煙不吸豈不是要發霉嗎？」父親道：

「不會的。蓋的很嚴，潮溼是不會進去的。」

說着他拿出了那一罐煙，開了蓋，那煙味已經不如從前了。

「買了東西不用，就是浪費。」這是父親常向我們說的話。那罐煙自從拿出來之後，就一直沒有再放到櫥裏去。我注意我父親每天在閒空的時候，也還吸上一二次。我默默地念着，他大概是服從了自己的話，捨不得浪費了這罐煙，終於自己抑壓着不吸煙的情感，去把這罐煙消費了。

我的家庭，不是一個豐裕的家庭。靠着父親一點收入，也可以勉強撐下去。父親沒有什麼嗜好，有之，只不過是吸煙。這一點精神上的安慰，是父親應該有的，而父親總是那樣謹慎儉省着。

後來，父親因爲家用的不敷，便另外加了一個事，這事需要他晚間在燈下工作。我們都覺得他會過分疲倦，但是，他自己不覺得，他做的很有精神。尤其在他休息的時候，燃起那枝烟斗和母親談幾句話的時候，便分外的有精神。

因爲每晚的工作，父親的烟漸漸吸的多起來了。因爲多吸了烟，那烟斗中的烟油，便時常堆積起來，父親爲除去那些烟油，費去不少的時間。他向我說：

「祖父的生前是吸水烟袋的。爲了避免臨時洗擦烟油，以及換水的麻煩，他買了兩個水烟袋。」

「你總看見過那兩個水烟袋！」

父親笑着向我說。

我是記得那兩個水烟袋的，如今放在樓上破箱中，因爲多年沒有人用，早已失去它們原有的光彩了。父親看着這水烟袋是祖父的遺物，他不忍處分它們，寧願放在那裏任它們失去光彩，來保留自己一點追迴的愛心。

「父親是不能用水烟袋的。雖然水烟袋有了兩個。他總不能開倒車去用那個不合時宜的東西！」

我這樣的想着，沒有說話。父親道：

「兩個，自然要比一個來得便利！」

說時好像有一點感慨。母親說：

「那你就再買一個。」

「買一個？我沒有這一筆閒錢。兒子的一枝自來水筆，我到今天都沒有替他買。筆，自然比烟斗更有用。」

我知道父親愛我的心。雖然我那天向他要的時候被他說了一頓。他還是放在心裏記着。今天他終於說出了自己的心情。

堂中靜默着，誰也沒有話說。暗淡的燈光，遮不了透進窗門的月色，小風正吹着，鄰家的笛音，一陣陣的送入了我們的耳鼓。

父親一面擦拭他的煙斗，一面在笑着。

「如今水煙袋的時期，是已經過去了。我們怎麼能享到那時候的福？這是有閒空的人纔能用的。只要想着那吸煙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了。在未吸之前的準備是要花費功夫的。例如洗擦，灌水，捻紙枚，都要花費很多的功夫。到了吸的時候，又要花上許多的工夫了。裝煙的筒，是那樣的，煙袋一拿上手，就得要吸上多少次。再說吸過之後吧，那一番洗擦，自然也是要費功夫了。如今是個速成的時候，愈便利愈快速便愈好。所以，水煙袋沒有地位，紙煙最有地位。」

父親爲什麼不吸紙煙？他也會透露過他的意見。他說紙煙太糜費，消費的太快。他吸煙斗不是他的本意。所以第一罐煙放在櫥內經過了幾個月。他爲了省錢而不吸紙煙。爲了怕浪費而硬吸煙斗。現在，爲了怕光陰的糟掉，便又想去買第二個煙斗了。

這是父親的心情，父親的心情不是壞的心情。他爲了家，爲了母親，爲了我，爲了自己的工作。我老是想着，他顧慮的太多，他有相當的痛苦。

我希望這痛苦有解決的一天。

在一個濃雲密佈的早晨。父親非常快樂的從外面走進來了。他首先遞給我的，便是一枝我想了好久而沒有得着的自來水筆，還替母親買了一雙襪，他自己呢？一個新的煙斗，已經捏在手中了。

我們都喜歡，父親尤其喜歡的利害。我們都知道這是他晚間工作的報酬。父親則對我們說他的烟斗買的非常便宜。我們都放下了我們喜歡的東西來看父親的烟斗。他這個烟斗，就比以前的一个好多了。第一件事觸到我們眼簾的，就是那烟斗的光彩。父親拿着第一個烟斗比給我們看。他說：

「你看這光彩色澤都比第一個好。這不是別的，乃是木料相差太大的緣故。第一個烟斗，木料真是太差了。斗面既不平滑，上面還有小孔。近嘴的一部分黑木料，不是真黑，乃是上的顏色，你看這顏色不是已經褪去了麼？新的就不然，黑的一段是硬橡皮，和你那枝新自來水筆是一樣的。」

說着他便拿起那放在桌上的自來水筆。在比較的時候，臉上真是充滿了笑意。母親也笑着說：

「這烟斗的嘴要比那第一個短些！」

「原是短纔便利呀！你看近嘴的一截是扁的，還有邊緣，咬在唇邊，不會脫落。」

「斗也比較的大。」

「也便利，吸一斗，也就够了，更不必再裝第二次。」

父親將筆遞給了我，他便開始試用新的烟斗了。

這是我們家中，最快樂的一刻，各人都在賞玩自己心愛的東西。門上剝啄了好幾次。我們纔知道有客來了。

來的客人姓方，父親叫我稱他爲方老伯。方老伯是個喜歡說話的人，他的優點是不管你喜歡不喜歡聽，他總是要說。而且他的常識極爲豐富。父親把他的談話常比喻爲精神上一杯咖啡。

他走進來便看見了父親的新烟斗。父親首先就告訴他買的真便宜。

「便宜？」

他把烟斗拿了去看一遍。就陡然地笑道：

「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這一種烟斗，是不容易賣出去的，所以便宜！」

「不容易賣出去？」

父親有一點不悅。

「烟嘴爲什麼這樣短？」

「難道是乘下來的材料做的。我看店中有許多個。」

「許多個便是不容易賣出去的證明哪！」

父親不相信。

方老伯已經把烟斗還給父親，自己便坐到椅中去了。父親望着他。他笑着說：

「短嘴自然是特製的，怎麼會是剩料！」父親說：

「用東西本是各人所喜，無須隨從時髦風尚，人棄我取，無礙於我，也無礙於人。」他笑道：

「這一種烟斗，不合你用，你是要用彎的一種纜對。你知道這一種烟斗，是叫 Sporting Pipe。

灣的叫 Reading Pipe，纜合你用呢！」

「Sporting……」父親不禁叫出來。

「拿這一種烟斗的人，應該穿上馬褲，戴上便帽。手中或是拿着高爾夫球棍一類的東西纜行。像你，一個伏案做事的人，當然是要用灣的一種。你外面看見幾個人拿了那樣的烟斗。」

他用很大的聲音一連笑着說下說。我好像聽見了一個響雷。我偷眼看父親，父親臉上的笑容已經消失了。



方老伯的興致還沒有盡。他接着說：

「爲什麼要短，因爲便利。爲什麼嘴上沒有邊緣，因爲咬在唇邊不易脫落。看書雖然也要短，但是要灣的，不要直的。用直而短的烟斗是運動家，然而你不是運動家！」

我不知心中那兒來的氣，他越是笑着，我越是氣。我恨不得要和他辯論一番，但是父親在面前，說話的又是方老伯。他的話又沒有錯，我沒有更好的理由來推翻他的意見。

我的心境如是，父親的心境當然比我更難過，我同情我父親的難過，但我沒有方法替他解決。我看着他臉上顏色不好看，看着他放下了烟斗，看着他懊喪地在堂中隨便的踱着。

一切的快樂全都消失了。消失在自己心愛的東西上。烟斗是父親心愛的，是父親自己渴想了好久，用自己心血換來金錢獲得的。它解除了父親擦拭烟油的麻煩，節省了他的時間，幫助了他思想發展，光輝遮蓋了舊烟斗的一切劣點。但是父親不快樂。

我恨，恨這種局面永久存在着。方老伯走後還是存在着。晚間，父親雖拿着新烟斗，然而沒有精神。呼吸之餘，兩眼常望天花。

大家不說話，堂中真是靜默的古怪。我們不敢再提烟斗以引起父親更多的懊喪。甚至我自己的一枝新筆，也不願再拿出來賞玩。

我知道父親決不會抱怨自己不會成爲一個運動家，乃是因爲自己所買的東西配不上別人的眼。東西是自己用的，爲什麼要配別人的眼？我不明白！我不能說父親的眼界淺薄，思想窄狹。他沒有錯，我只能痛恨這淺薄浮華虛幻的人生！

父親又繼續努力了！

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

一次他在朋友處飲酒回來，向母親說他看見那短嘴烟斗，心裏就難過。他一定積餘一點錢買一個灣的來糾正自己以前的錯誤，獲得精神上應有的慰安。

「灣的烟斗是不會便宜的。」我不禁想着。

「買東西真是太難了。」

從此，我便立意在每次午飯回家的時候，到大公司烟草部去看，把價目樣式記在心裏，準備告訴父親給他做一個參考。

看的結果，却真使我灰心極了。我只看見那些烟斗的標價，一天一天飛漲上去，烟斗的數目却一天天的減少。而那些直而且短的烟斗，却一排排地睡在玻璃櫃中，並不減少。

我們沒有方法使烟斗數目加增，更沒有方法使那些價目減少。父親雖然不斷的努力。但是抵不上烟斗的價目和數目增減的那樣快。我不敢告訴父親，我心裏却有說不出的難過。

在這個時期裏，又豈但是烟斗的價錢增加，一切東西價錢全都增加了。因為物價的增加，父親母親憂思格外來得大，父親工作的速率便更加來得慢了。父親是個意志堅強的人，他始終不懈的工作着。等到他工作成就之時，那彎的烟斗的價目，已經漲至極峯，數目，也剩下無幾。

因為我告訴了父親價目和樣式。父親便欣然地帶了我一同去。在他買烟斗的時候，店夥問他買不買烟。

他笑着搖頭，店夥道：

「現在不買，兩天之後，不僅是漲價，連買都買不着了。」

父親仍沒有買。

出了店門之後我忍不住問他。他說：

「從九塊錢一罐漲到九十塊，我還能買嗎？」

「有烟斗不能沒有烟。」

我笑着向父親說。父親道：

「家裏面還有烟咧！」

家裏有烟嗎？我是深知道的，烟是已經吸完了的，但是父親不買烟。

今天，父親和我走回家的時候，他是相當愉快的。回家之後，他就吸了一袋烟。我注意的看，那罐中的烟却是真的沒有了。

他今天很高興。在吸完了這一袋烟之後，便把三個烟斗拿在手中，一面叫我和他一同上樓，開了那個破箱子，我看見祖父的水烟袋，還在那裏躺着，光彩却一點也沒有了。父親很慎重的向我說：

「從此，爸爸是不再吸烟了。把烟斗放在祖父烟袋傍邊。望你以後不要染上這種不良的嗜好。」他說時態度很坦然，好像他從來沒有吸過烟似的。我答應他以後決不會有吸烟的嗜好。

如今，時間已經有四個月了。我家裏沒有烟的氣味。父親很快樂，母親也很樂。我們好像去了一個負擔。心中更不惦記任何的事。有時父親問到我：

「你以後吸烟嗎？」

我必定回答着：

「不吸烟！不吸烟！」

於是，父親，母親和我便一同地笑起來了。

# 軍人之家

驍夫

「舟子家在離海處，獵人家在山外邊。」

—— R. L. 司提文生

我只是個不大懂事的十一歲的孩子，比我的弟弟小西大四歲多。

我們兩口兒都愛我們的媽媽，覺得她比任何人都可愛。她有高高的個子，細細的腰身，白皙的皮膚，晶瑩得像黑珠子一樣的眼睛，和每天梳洗得特別明潔潤澤的溫軟的頭髮。

哦！那青絲一般的頭髮，溫軟的頭髮，是我挺喜歡的，我常常趁她在給我們做絨線衫或修補鞋襪的當兒，爬到她的膝上，伸出我的小手去撫摸一下，並且輕輕的說：

「媽！多美麗呀，你的頭髮！媽！」

於是她含愁又像含笑似的對我說：

「好孩子！別扭曲了我的頭髮！靜一會兒，媽不喜歡你動手動腳的！」

她的嘴唇微顫着，像還要說些什麼訓話似的，眼淚突然湧上了她的眼眶，她抬着淚眼望望那曾經掛過一張照片的壁上。寂寞的氣氛依然統治着整個房間。

這時，我覺得奇怪極了。心中陡然想着：

「媽！爲什麼，淌眼淚？這些眼淚是什麼意思？媽！爲什麼，爲什麼，當我們說愛你，說愛你的頭髮的時候，反而哭起來了呢？」我這麼想着，但是，我不敢向媽媽發問，只是心裏永遠保藏着這一

個奇怪的疑問號吧了。

在去年的夏天，我們一家人在一起，怪熱鬧的，有爸爸，媽媽，小西，還有我們的叔叔——爸爸的中學時代的同學兼海軍學校的同事陳少華先生。陳家叔叔是爸爸最合得來的老朋友，我也挺喜歡他，他老是帶領着我跟小西在一塊兒玩，在一塊吃東西。

夏天一過，陳家叔叔說是要跟爸爸一同離開上海，調到漢口軍隊去了。我們聽到了這消息，簡直像是被擊中了大雷似的，目瞪口呆起來。「爲什麼，你就要離開我們了嗎？爸爸，你要走，難道陳家叔叔也不再留一留再走嗎？」我急着向爸爸發問，但他的回答却是：「上峯的命令，非離開一下不可，等等就會回來的。」

爲了離滬紀念，我們還特地叫了照相館的攝影師來，給我們這許多人在法國公園的池傍草地上拍了一張六吋頭的照片。

這張照片拍得很好。我拉着陳叔叔的左手，小西牽着媽媽的右衣角，爸爸則站在中央。小西曾經對着照片說：

「媽媽頂漂亮，頂好看！」

我說：

「爸爸和陳叔叔魁偉，英武！」

爲了這，我和小西會爭論了好些時候，弄得爸爸，媽媽和陳家叔叔都覺得好笑起來。

我不知道我那時愛媽媽深呢，還是愛叔叔深！

自從爸爸和陳家叔叔一同調到漢口去後，我們家裏就寂寞得多了。只有那一張五人合攝的好照

片，一直掛在小亭子間的牆壁上。

不知怎麼的，這一天，鏡框突然從壁上摔了下來，把那玻璃片也震碎了，爲着配一塊新玻璃很化錢，而且麻煩，媽媽就把那照片放在五斗櫥上，對我說道：

「小東！別把他弄髒了！同時，要留心着小西才好，別讓他的好動的手把照片弄壞了，這是我們一生中的永久的可愛的紀念品哪！過幾天，等爸爸寄錢回來時，去配一塊新玻璃，把它再掛起來！」小西和我都默然的不作一聲。

隔了不久，至多不過是半年光景吧，爸爸沒有回來，陳家叔叔却因爲某種原故，得以回滬一行。

「陳家叔叔回來了！」我首先向媽媽報告喜訊。

「真的嗎？……爸爸可一同回來了？」

「我沒有看見……也許是在後面吧！」我漫然應對着。

「不，大嫂，他沒有來，事情忙，一下子還不可能請假回家來。」

「那麼，叔叔，你呢？」

「我有公事，等公事辦了，也就要回去的，順便來看看小東和小西他們……哦，一向可好？」

「謝謝你，很好。小東的爸有口信嗎？」

「他在那邊很好，叫大嫂放心就是。」

「我此刻有一件事，倒要麻煩大嫂，請您留心一下，近傍可有房間分租的。沒有一個家，真是不方便，所以隨我住少數的日子，我也是非有一個家不可。家是靈魂的寄托處呵！」

媽媽當即答應他，後來是替他找到了一間小房間了，就在我們同里的末一弄末一家。

從此以後，陳家叔叔每天下午都來我們的家，同我們這兩個小孩子在一塊兒玩，有些時候，還帶領着我們一同上公園去，——據說他自己是每天必去的——當我們走在池傍草地上的時候，他會問小西：

「小西！世界上什麼人頂美麗？」

「我的媽媽頂美麗！」小西的回答。

「你頂喜歡世界上什麼人？」

「我頂喜歡我的媽媽！」

「除了媽媽以外，你頂喜歡什麼人呢？」

「我就頂喜歡你！」

「真的嗎？」陳家叔叔微微地笑了。他抱住了小西，吻了一下。

「你不喜歡爸爸嗎？」

「爸爸？誰是我的爸爸？」

「只隔了六個月哩，你連爸爸都記不得了嗎？小東，我問你：你可還記掛着你的爸爸嗎？」

「是的，我們的爸爸是跟你陳家叔叔差不多穿軍裝的，在家裏，桌子上不有着一張照片嗎？小西！你怎麼全記不得了？」

這一下子，小西就吵鬧着要回家去看爸爸的照片了。

到得家裏，翻了一下抽斗，照片雖然還在，可是並不是五人合攝的那一張了。不知是什麼人，也不知是什麼時候，竟把那張照片剪成兩張了。一張是母親的微笑的臉，小西的手牽着他的右衣角，一

張是穿軍裝的陳家叔叔，他正拉着我的左手。尋來尋去，爸爸的照片簡直是好像生了翅膀似的破壁飛去，連影子也找不着了。

我責問小西：

「這一定是你剪掉的！」

「不，我沒有剪過。是你自己剪的，還要推三賴四！」

於是，我輕聲地問媽媽照片在哪裏，她也同樣地問我照片在哪裏，結果是誰不知道。媽媽說，這件事，無論如何，是在陳家叔叔回上海以後才發生的，所以覺得很奇怪。我看見媽媽漲紅着臉說：

「不，不，那不會是他幹的！」

在這次以前，我們從未看見過媽媽的臉紅到這樣的程度。

當晚，睡覺時。我問小西：

「一定是剪掉了的！你還是承認的好，省得媽媽心裏不安。你想：媽媽的臉爲什麼變得那樣紅！」

小西說：「我沒有剪，媽媽的臉也沒有紅！」

我說：「她臉紅的，你也是剪過的！」

我們又爭論了好一會。不久，睡熟了，這事情也就拋開，永久地忘掉了。

一星期後，我又忽然想起爸爸的照片來：「爲什麼他還不回來？」

媽媽說：

「就會回來的。」



「那麼，爸爸的照片呢？」

「慢慢兒是會找出來的。」

「我今天在公園裏還聽得陳家叔叔哼着歌兒似的說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自己的靈魂的家，甜蜜的，甜蜜的家——爲什麼獨獨爸爸不管家呢，只管在外面呀？」

「不，不，孩子！你那裏懂得家不家？你的爸爸就是爲了家，才漂在外面呀！要是他不爲了我們一家的生計，他就一定不肯離開上海海軍學校的教職員的位置，到漢口去充當軍隊裏的祕書長一類的差使。實在是因爲那裏的薪俸，比上海多一倍以上呵！孩子！這是大人的事，別管閑賬吧！」

「你想，要是爸爸也像陳家叔叔一樣回來一次，每天領我們上公園去玩，去看外國小孩在池內放白帆船，那不是挺有趣嗎？」

「是的，他是就要會來的！」

「不，我問過陳家叔叔，爸爸幾時才回來？他回答我的是：此刻還不知道，也許今年，也許明年哩！」

「他可還說了些什麼別的話沒有？」

「他說他還要送我們一些小小的禮物——一種大玩具，好像是叫做模型軍艦吧。他知道我和小西不懂得這玩意兒，便講給我們聽軍艦的情形，我和小西都聽得怪有味兒的。」

我不知道那時我們愛媽媽深呢，還是愛叔叔深！

當夜，我非常興奮，做了一個關於模型軍艦的夢：

媽媽和陳家叔叔坐在比法國公園的池濱還要大一百倍的河的邊緣上，低聲地談着，笑着，兩人的

頭在金色的陽光下閃爍着。河濱的人都讚美着說她美，說他英武，魁偉。

這時，他帶來了一個流線型軍艦的模型，小西和我都驚訝地注視着，歡笑着。媽媽也看着這軍艦，又看看我們，再瞧了一下陳家叔叔的臉。

當陳家叔叔把這軍艦放在地上後，小西和我便直衝到叔叔身上，搜着他，握手，給他道謝。大概就在我們跟他握手道謝的當兒，媽媽就悄然地走開了。所以後來我們想找媽媽同我們和叔叔一起去到模型軍艦上試航的時候，她已經是不在那兒了。

我們就動身試航了。

叔叔把機鈕一轉，這一艘模型軍艦便駛向河的對岸去了。艦內像鐘表式的機件，發出一種撥水的聲音，後面激出了一陣小浪花。

小軍艦飛也似的逐着河波前進。

它直對着對岸衝擊過去。

小軍艦好像在飛。

我們兩口兒的心靈好像也在飛。

我對叔叔說：

「哦！叔叔！你真魁偉，真英武，真偉大！你可不可以永遠地跟我們在一起呢？」

小西也這樣問了他。

叔叔看了我們一眼，把他的手輕輕地拍我們的肩膀，笑了一下。小軍艦繼續在穩靜而又迅疾的波動狀態中向河岸邊前進。

我不知道那時我們愛媽媽深呢，還是愛叔叔深！

「小東！起來！要吃早飯了！」是媽媽的喊聲，把我喚醒了過來。我揉了揉我的渴睡的眼皮。哦！小軍艦的夢碎了。媽媽的嚴肅的臉突現在我的面前。

是我們兩口兒照例跟着叔叔在法國公園池傍一同遊戲的薄暮時分。

「喂！你們這淘氣的孩子！還在這兒玩什麼呀……時候不早了呀！」

背後走近過來的是我們的媽媽——在家裏忙於種種家務的媽媽。

可是，奇怪的是——

她的臉，沉滯而迷茫的臉！兩肩作下垂狀，正如一條狗知道將要被挨打的時候一樣。

突然，似乎有什麼東西降落在她的身上似的，她轉入微笑。這微笑正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一種可愛的微笑。

她含着微笑，旋過頭去。就在這時，我才看見一個男子，穿着一身略帶青黃色的軍人制服的，正站立在媽媽的背後。

看上去，至少在我看上去，他是很嚴肅的，向我和小西坐着的地方走過來，終於站定了，便釘視着我，釘視着小西，我很快地看了他一眼。小西彷彿感覺着那前些日子遺失了照片正落在他的眼前一樣地奇妙似的。

我漸漸地看見他的臉色變得好起來，和藹一點了，他那緊握着的手也放鬆下來了，肩膀也下垂了，就好像內部受了什麼熱力而開始溶化一樣。

我不知道爲了什麼，一剎那間，驚悸佔領了我的整個身心。我急急地看着媽媽，我最喜歡的是媽

媽的美和可愛，我瘋狂似的奔向她，我抱住了她，眼淚也不斷地流出來了。小西看見我狂奔，他便也跟着狂奔，把他的頭埋在媽媽的衣邊，駭怕得什麼似的。

後來，我回過頭去，很快的想找叔叔的影子。叔叔正頹然地憑倚在一株枝幹粗壯的綠葉繁茂的梧桐樹旁，像是縮做了一團了。

哦，叔叔！我那時這樣想，爲什麼變成那一副神氣了呢？爲什麼那樣地釘視着穿略帶青黃色軍人制服的男人呢？同時，穿着略帶青黃色軍人制服的男人，又爲什麼儘釘視着叔叔呢？爲什麼熟識者之間顯得這樣陌生了呢？猜不透的謎兒！

池畔的這一瞬間，真是靜得太可怕了。

整個的世界好像凝住不動了。

等待着——等待着什麼呢？我不知道。

（一月二十一日深夜二時輟筆）

# 雪夜的故事

朱慕松

燈光如霧，

街上錯綜車輪之凹痕；

噎——噎——噎

夜行人啞悶底聲音。

鐘樓、樹枝、廡尖、電桿……

立體型的同樣色調裏，

濛濛的景中畫——

彷彿聖誕賀年片底倒影。

翻上外套衣領之後，從小酒店裏衝出來，恍惚地頭裏感到昏，嘴裏噓出小曲，沉浮在寒冷底氣流裏，雪花飛舞，一片片鑽到眼鼻和張開底嘴巴裏。同時夜都會的普響：賣臘梅花的，賣夜報的，木炭車底喇叭。電車的鈴聲，黃包車夫底吆喝，商店的洋鼓，旋繞如同蛇般刺戟着耳膜，醉醺醺地好像身體也就輕飄飄了；在這時候倒懊悔沒有聽從友人的話，讓他們陪他回到遠處底寄宿舍去。不過這並不是他底過於倔強，不是他們的臉色同他同樣底到陶醉程度了麼！不由自主地搖擺到大街上，頭向上一

拾，瞳孔裏窺着大樓上溜冰人兒底旋轉影子映在玻璃窗上，浸沉在滲透酒精的血液裏底心臟，也迴繞纏成解不開底結一樣。喉管裏的哼聲由於舌頭的硬直而變得模糊，手想任意握住足以憑靠的東西也是抓不上，想佇站一回向櫥窗裏張望，呀！裏面的擺設也驀然活動，小火車這玩具在游，走軟索的女偶從這端滑向那頭，翩然一來，這玩意，會倒轉身來，他茫茫然，一聲白鼠樣尖銳的叫聲湧着，他纔曉得踏疼了一個娘兒底脚，向後一退，又撞到後面人的身上去，他不再想走了，一雙手捧着頭，坐上關着鐵柵底百貨公司石階上去。雪花在飄，一片片地從天空裏撒落下來，他疲倦的想不再看什末景緻，就是閣上眼皮也還是現出種種幻象，雪，像繚繞的樂譜上的音符般，又像從石間迸出的萬顆火星般，舞蹈着，圖案型的舞蹈着，在昏沉裏朦朧地浮起夢呢，還是現着幻象呢？

「爸帶回隻洋囡囡，

哄我說別再想了，它會叫，

……就是金銀財寶，

那有我媽媽那樣好！」

在庇寒所蘆棚底角落裏，蜷縮着女孩子，抖着身子在唱着。

接着一個男孩子從另一端爬過來，外面的雪光反映出他骯髒底臉相。

他噓了口氣問：「你叫怎麼呀？」

「叫小貓，」女孩子怯生生回答，接着問「你呢？——」

「小狗。」

「你唱得很好聽，難道你沒有媽媽麼？」

「我沒有媽媽。」

「我也沒有媽媽。」

兩個沒有媽媽的孩子，依靠得很緊，接着男的又抬起頭來問：「我是沒有爸的，你呢？」

「我是有的，可是他不在這裏，就在上個月，他說去拿什末東西，給人家抓住說是偷的，他給關到小房間去，我就被送到這裏來。」

「我幾乎在路上凍殭，好心的爺們領我到這地方，不過還是冷呀！」

「我也冷來着。」

「你瞧外面底風多大。」

「還刮着雪呢。」

男孩子拭了一下鼻涕，吐着肺腑的熱氣溫着一雙又紅又腫的手，戰慄地說：「我掙扎了這許多天，今夜可怎能挨得過呢？」

「躲在稻草裏吧，」女孩子的鼻子也凍得疼，說話的聲音帶着嗡嗡的哼聲。

「窟窿裏刮進來雪片呢，」

「聽說在雪地裏會出來狼，」女孩子揉擦着手，膽小的問着：「狼會喫小孩的。」

「別怕，」男孩子握着拳頭，「有我保護來着。」

「雪花倘是暖的是多末好呢，」女孩子戰抖地自語着，「可是它是冷的，飄在臉上，寒得刺入骨髓，我冷呀，忍耐不了這冷呀。」

於是，女孩子啜泣了，男孩子給她揩着眼淚，默默地兩個流浪來的孩子，擠在一塊，緊緊地擁抱

着，想藉着這動作來取得一些溫暖，在冗長的夜上，兩個孩子同樣做着同一底夢，夢見從天空飄落下來的不是雪而是棉花，一堆堆的棉絮鋪落街衢，兩個子的身子好埋在裏面去，埋進棉堆裏去……

「又是麵糊！」

——十六歲底貞的聲音。

「還是那樣薄，薄得像清湯一樣！」

——十四歲底娟的聲音。

「倘若做麵條多好！」

——十二歲底美的聲音。

「這又怎能餓飽肚子呢？實在餓不飽呀！」

——十歲底英在吵着。

「茵，你爲什麼把麵粉調得這末稀呢？」女孩子底母親在責問着十八歲底女兒，這第一個女孩纔從她服務底商店裏回來。

「媽，缸裏的麵粉快光了，就是有了錢在這年頭也還是不容易獲得的，況且又沒有呢。」

四個女孩子圍着桌子，寂靜了一回，嚙舌底貞首先衝破靜默底氛圍：

「誰說不能解決的呢。」

快嘴的娟接着說：「誰叫你不允許的。」

美講下去，「祇要你答應了，就使我們穿得暖喫得飽。」

英受不了胃臟底痙攣，哀求着：「好姊姊，爲着我們，你答應了吧。」



負着維持一家責任底茵，卻連盪着像清水一樣的麵粉湯，也還是嚥不下去，眼前髣髴四個妹妹底指頭點着她，像在說：「爲了你底自由，害得我們挨餓！」她想點頭，可是浮上了那個上了年紀惹人憎惡底面容，祇好重啃着唇皮細細地思忖着。

「爲了我們——」她媽媽在勸着：「你也就答應了吧。」

茵瞧着幾個營養不足底臉，拒絕底話也就不容易從嘴裏吐出來，想到要陪着同她年齡相差三十多歲底人，度着一生時，不禁心裏有些噁心的感覺，不嫁給人家做妾底話，每月從商店裏拿的薪水，又怎能度過這嚴寒的冬天呢？

「茵兒，並不是做媽的逼你，你也別怪我！」她媽嗚咽的說：「你得怪你爸，爲什末這樣早就棄遺了我們，往另一個世界去呢？」

「媽媽，我答應那局長好了！」茵終於掙扎了三個月之後，還是迸出這句話來，說着時喉嚨裏像梗住着什末東西，同時睫毛也潤濕。

貞、娟、美、英狂歡地拍着小手，圍着茵的身旁，跳着，蹦着，不由自主地歡呼：——「謝謝你，好姊姊，我們以後不再天天爲麵粉來擔心了。」

茵默默地手托着腮兒，眼睛凝視着窗外飛舞的雪花，心裏還在想一個縹緲的念頭，如同淹沒在池塘裏底受難者，抓住水面的浮萍也寄託着一線希望：「假使從天空落下來的是雪，而是白白的麵粉，這又是多麼好呢。」

沒有五年秀珍成了兩個孩子底母親了。

在她懷抱裏，倒並不是生了纔九個月底成，而是有四歲底龍，幾天來龍患着厲害的喉腫症，日夜

說着囁語，做媽的陪着她心愛的孩子，有三夜沒有闔上眼了。

龍還是呻吟着：「媽，我要糖！」

扭不過孩子的意思，秀珍的處境也就難了，半年來由於她的丈夫——一家報館底校對者，以夜代日地工作，白天又怎有空閒呢？帶領兩個孩子底她，想排隊擠着買戶口糖，又是椿夢想裏纔能够做到的事，夜上病得重篤底龍，一心一意地想着糖，深夜又何處有糖買呢。

龍還是掀動着灼燒底唇皮：「媽，我要糖！」

這單調的不變的要求，像一把刀剜着秀珍底心，怎樣纔好呢？——丈夫又不在家，孤單單的又沒有什麼可以商量底人，糖，幾幾乎成了白色的珍珠，一連六個月還沒有進過門，那裏來的糖呢？就是一撮也是好的，苦的是沒有呀。

龍乾燥底咽喉，彷彿祇有它纔能滋潤，又抬起頭來哀求着：「媽，我要糖！」

秀珍在想，倘若可能底話，孩子說要星星末，做娘的還是願意去摘下來給孩子玩的，可是糖，這珍稀的東西，在寒夜裏何處可以去求來呢？在從前這東西原是平常的，可是這是在兵荒馬亂底時光呀。

龍似乎集中願望在一個渴望上，老是喊着簡單的字眼：「媽，我要糖！」

糖糖糖……迴繞在慈母的頭腦裏，是可愛而又可怕的字呀，她幾乎被這一遍又一遍的聲音，磨折得快瘋了，病了底龍還那樣固執而倔強，想盡了方法還不能騙過他。

「媽，我要糖！」……

秀珍在思量着，想着，幾乎全然絕望，她的眼睛沉滯地眯着雪夜的天上，迷濛濛的夜景驕然彷彿

給她一個啓示，這一來，她底心劇跳像跳到喉頭，吶吶的講：「孩子，媽出去拿糖來。」

聽到這樣底話之後，龍底神態安甯得多，眼皮微微睜着，期待着。

默默地，秀珍拿着匙，將衣襟解開，擠着乳汁一滴滴落在匙裏，盛滿後就端來，一面拍着孩子底背，把它塞向火一般燒着底孩子的嘴裏去。

「媽呀，從什麼地方買來的糖漿呀，甜的糖呀？」

面頰上掛着晶瑩的淚珠底秀珍，由於慰藉病孩，裝着歡顏，囁嚅地假着孩子：「別再擔慮了，孩子，外面正飄着白白底糖，從天上落到地下來，是用不完的底白糖呢。」

「經理先生，我底女人……」

「舞客也來得不少，舉起你底指揮棒吧。」

樂隊領班顧海珊又祇得把想說的話嚥下去，翻開樂譜，接着洋喇叭，銅鼓，鋼琴，梵啞鈴許多樂器底音響跟隨着他底指示湧湧起來，逐漸地，五線譜，高高低低燕子般底黑音階在他眼前舞蹈着，豪華的景象在淡化下去，他好像又看到熱性病患者，憔悴的病容，這就是他底妻子，在等候着他借錢來買一種高貴的藥粉呢。

「經理先生，我底女人……」

「人家都在望你唱隻熱帶底情歌呢。」

樂隊領班顧海珊佇站在播聲機底後面，熱情的歌聲從他嘴裏吐出來，瞧着舞池裏一對對情侶興奮的迴轉，從靈魂底深處浮出一種憎惡的情緒，他在想病了底妻子，孤伶伶地期望他買藥粉回去，他的錢還沒有借到手呢，不管經理怎樣用話搪塞，這趟可不能再空着手回去，妻子病得要死去，他還得搖

擺着肩膀，替男男女女助着興緻，在他水晶體的眼球裏望出去，像在一羣舞伴之間，一個女人正伸出她的手臂，一雙需要他拯救底手臂，是雙病人底手臂……

「經理先生，我底女人……」

「你該拿你底雨傘，怎樣拿到我底手杖呢。」

樂隊領班顧海珊肚子像球一般充滿了氣體，衝了出去，處身在冰雪之中，他蹣跚地在路上跑着，他的頭腦裏繚繞着嗡嗡聲，一眼望出去，除了天地一片白色，此外，什麼也瞧不見，突然，腳踏上一塊冰上面去，一滑全身失去了平衡，仆在雪地裏，他神經錯亂地狂呼來着：

「藥粉，藥粉，——飄在天空不都是麼？」

——聽說女看護最大底慰藉，是夢見白衣天使在空中踟躕着。

沈靜近年來逐漸憂鬱了。

在一羣看護裏她自知是不討人歡喜底一個。

有時，她自個對着鏡子，從玻璃裏反映出自己底容貌來，垂着兩條辮子，面頰上滿是雀斑，鼻眼都是平平庸庸的，沒有一點可以使人家憐愛的所在，在童年時她對這感覺原是淡薄的，不過現在是十八歲的姑娘，年紀不能算小的了。

於是，在醫院裏別個小姐們，都撲着粉搽着胭脂，她卻什末也不想，就在冬天，以前還塗上薄薄滋潤的白霜，她不再想裝飾底念頭，懶得連這也不願意施上了。

心灰意懶之後，對職務也發生不了興緻，對着塗藥膏，纏繃帶一類瑣碎的事，她也還不大靈巧，從她自私自底觀點出發，她對醫生淡淡的，對病人也淡淡的，甚至對人生也抱着淡淡的胸懷。

「古怪的小姐！」

病人這末說，醫生也這末說，起初她聽到這綽號，也暗暗生氣，在角落裏悄悄落過眼淚，過後她底神經也磨鍊得倔強，什麼也不在意了。

她跟在醫生後面，手捧着住院病人的診療牌，在病房裏兜了圈子後，就替來診治的注射着皮下或是肌肉的藥劑，她覺得她單純的是她，同這一羣人類沒有一絲聯繫，在感情上也沒有相通的地方，一天職務完畢後，她困倦地打了一個呵欠，躺在床上總是感到寂寞，在心裏像是空虛，空虛沒有什麼憑依來着。

雪飄着——醫院裏又新來個病人，是十歲光景病孩子，她依照例子，把溫度表塞進孩子底舌下，一面把着脈搏，叮囑着：「別并牢牙齒，別把它咬碎。」

正想把溫度表抽出來，那孩子雙眼奕奕有光，不瞬地盯住她，同時一雙手抓住她底胳膊，惹人憐憫的說：「沈小姐，你真像我姊姊。」

「你底姊姊呢？」

「媽說她在天上，她也還是不會忘記我，說從雲霧裏透過望着我呢。」

「我就做你姊姊好麼？」

「沈小姐，我也巴不得這樣呢，有像你這樣好姊姊愛護我，這是該怎樣感謝呢。」

驀然，感到一股憐愛湧在她心頭，她想這孩子真是她弟弟末，她當怎樣關切地照顧他呢。就在這一天，沈靜似乎活潑玲瓏起來，從她眼光裏和藹地看出來，病人一個個對待她換了親暱底樣子，於是她也以笑臉對待着，她以愛的心境替孩子關着心，由這，她感到在這世界裏她也佔有着一個位置，

當夜，她心跳的躺在床上，充滿了從沒有的歡樂，她的嘴啃着被角，甜蜜地靜靜躺着，繃繃底白雪映着她底小房間，恍恍惚惚，她看到慈愛的白衣天使在吻着她微笑底面頰……：

從南從北，兩個流浪人兒又相逢在都會底陋巷裏。

在夜上，躲在屋簷下，避着冷峭的風雪。

老的在說：「小弟弟，一年來你長得高了。」

小的在說：「伯伯，你身體可好？」

接着上了年紀底在說：「老了，不中用囉。」

雪飄落着，老的頭縮在襤褸的衣領裏，雪向他頭頸裏刮來，怎樣也躲不了它底襲來。

「你找到你底媽麼？」老的抖抖的說。

「沒有，你底老伴兒呢？」小的戰慄的說。

「她，她是完了。」

風還是嘯着，一陣陣把雪片繞成颳風樣底迴圈，向兩個沒有被蓋的流浪漢底身上捲來，小的凍腫的手，在撲着衣襖上底雪片，老的連這也懶得動了。

老的嘆息着：「這末冷底晚間。」

小的接着說：「你底衣服又那樣薄。」

「在像你一樣年輕的時候，我還耐得住，現在老骨頭挨不過了。」

風吹着，雪迴旋着，嚴寒的氣流在地上激湧，老的牙齒在打戰，小的疼得發出聲音，這氣候祇有格外顯得陰沉下去。

「我受不了，挨不過了。」老的抽搐着。

「我也是呀。」

「難道兩個人都過不了今晚麼。」

雪還是飛舞，大地上一切也都靜寂，祇有在一片白色裏，兩個蠕着底黑點，凍得睡不來覺。

「我是活了五十個年頭。」

「我還祇十六歲呢。」

「你還得活下去呀。」

可是可憐的流浪孩子衣衫委實太薄，呼吸也逐漸低沉下去，老年的比較上還穿着棉的，不過也還是難支持下去，時間是短促的，他們在雪底盡頭，也快到世界底盡頭。

掙扎了好一回，老年人戰慄地脫下來棉襖，手抖如風中落葉般披在小的身上，接着說：「孩子，天上落下來雪替大地披上外氈，不過我們還沒有避寒的外套，我老了，反正活不了幾年，你還年輕，於其兩個子一個也活不成，還是你靠着它——」他的聲音在風裏低弱下去，「在風雪裏度過冬天吧。」

像萬花筒一樣，人物的塑像在漩渦裏迴旋，錯綜的繞旋——驀然從霧靄裏透過一絲光線，逐漸擴大，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歡樂底沐浴在春光裏。

一個個人像的面目，像雕刻版樣凸了出來：——

底寒所裏兩個孩子在鞠着躬：「雪過去了，留給我們溫暖的鵝毛被。」

茵不再皺着眉：「雪過去了，留給我山堆一樣的麵粉。」

媽媽對孩子說：「雪過去了，家裏堆積着白糖哩。」

樂隊領班又神氣活現的爬起來：「雪過去了，給我許多藥粉，救活了我底女人。」

沈靜活靈得像小鳥：「雪過去了，人家說我純潔得同白衣天使一樣。」

老流浪人又復活過來：「雪過去了，它給我厚重大衣，我不再怕冷了。」

接着劇院裏的拉幕人，戴着高帽穿着禮服，恭恭敬敬地舉手行着禮，然後幕帷落下來。

許許多多的黑點，從四方拼合攏來，成了一個黑球，球的中間閃爍着一顆小小的明星，星顆旋轉，逐漸逐漸擴大，光明的邊線向四面伸展，多麼長的時間呀，滴，滴，滴，……鐘底音響吧。——他的眼皮睜開，發覺他躺在自個的宿舍裏，他底好友陪伴着他。

「我記得醉倒在地上的呢。」

「幸虧我走過扶你回來。」

「我做過許多的夢呢。」

「現在醒了吧。」

「雪還落着麼？」

友人拉開窗帷，陽光煌耀的瀉進屋子，又是一天的晨曦，友人眼望青天，這末說：

「雪是溶化了，大地在蒸發着暖氣。」



# 舞台以外的戲

譚惟翰

落雪的日子早已過去了，現在是春天。

春光把湖面鑲成一座美麗的鏡子，反映出來的是明朗，靜雅的畫幅。人們在這景象的面前，儘可以忘記恨，忘記愁，忘記許多年來一直縛在心上的悔怨……因此，這位把光光頭靠在樹桿上，兩手籠在短棉襖袖管裏的邱老板真有點兒捨不得離開此地了。

邱老板很愛春天，雖然他自己生命當中的季節已從春天跳到了秋天了。你看，他一點沒有朝氣，滿臉的皺紋，棕黑的皮膚，下巴上冒出半寸長的不加修整的鬍鬚，背略有點彎，他雖沒說話，但從他喘氣的神氣看來，你可以曉得他的確是有些累了。

他彷彿對人世看得很漠淡，可是有時對於未來的命運似乎又非常關切。他不願想着什麼，但一切的思慮老是排不開，自然的會找着機會向他腦海裏擠，深怕他有一時的寧靜似的。

邱老板此刻是在欣賞風景，風景確是美的，倘若沒有他在這兒作點綴。他注神的在瞧眼前的世界，不會想到自己已做了別人注意的目標了。

離他不遠兒，另一棵樹下出現了一架四輪車。且不要誤會：這是紳士乘的四輪馬車或是什麼新式腳踏車之類的珍品。其實，這兒所說的四輪車，就是一塊三尺長兩尺闊的木板裝在四個直徑不滿五寸的鐵輪上用作代步的東西。

這車子沒有機器，走起來要靠坐在上面的人兩手拿着小木條在地上推。手朝後邊移動，車身便帶着人緩緩的向前跑。

車上坐着的那個人，年紀不出三十五，頭髮厚厚的披着，有幾根掛在眉毛旁邊，襯着一雙精明的亮眼。面部輪廓生得不錯，用「俊秀」兩個字來形容它不嫌過火。他的袖子捲到半當中，你可以發覺他那結實的肌肉裏藏有無限的「力」。祇要看他把手棒朝後划，肌肉便伸縮的起着疙瘩。他的下身你看見，有一張絨毯將它蓋住了。但是你可以從那絨毯陷下去的痕跡上斷定他的一隻右腿是被鋸斷了的。

他沒有什麼異樣的表情，也毫無痛苦的感覺，五六年的歲月已使他成爲了習慣，似乎他出世以來上帝就祇賦予了他一隻腿。他慢慢的把車子撐得往前走，究竟這不是一種正常的行走方法，他的額角已經佈滿了無數的汗粒。

他並不會掏出手帕來把汗拭去，祇是有目的的讓車向湖旁滾移，他瞧見湖岸那邊立着的一個背影，心情突然的顯得緊張。他遲停了一會兒，伸起腰朝邱老板側面望過去，模糊的可以望見他半個臉。他的手越發動得快了。

車子一走快，那鏽了的輪盤中吐出的「噦格噦格」的聲音也愈加刺耳。邱老板的頭也就在這時轉過來了。

他看見了他，他自然也看見了他。兩個人不覺同時來了一個「叫頭」：

「邱老板！」

「阮老板！」

也許因爲沒有鑼鼓給他們指引，竟使這一對自幼兒從科班磨練出來的老搭檔都不知怎樣對話了。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彼此都有一點心酸。過去，他們也自命是「英雄」，如今却叫寒儉逼得低下了腦袋。他不敢再見他，他也不敢再見他，可是人們不相信的命運又讓他們在一起相會了。他們免不了都帶有一些驚憂，驚憂外面却蒙着說不出的喜悅。歲月磨去了心上的嫉妒，捲走了難言的私仇，邱老板跨前兩步，抓住坐在車上的阮老板的肩膀。不知怎樣，邱老板的心一陣酸軟，兩行眼淚不顧羞恥的滴在車上人的胸前。兩人儘默默無言，當他們的淚水溶合在一起的時候，心也重行溶合在一起了！

舞台上響着高亮的鑼鼓聲。

「客滿」的牌子在開鑼前一個鐘頭早已掛出了。

今天的戲碼排得很硬：林芝草的「新紡棉花」——時裝上台。學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學程硯秋的「女兒心」，學言菊朋的「上天台」，學金少山的「刺王僚」，學白玉霜的「馬寡婦開店」，學黎明暉的「妹妹我愛你」，學電影皇后的內心表演，學……

壓軸戲是勇猛武生邱德魁同青年武生阮喜山合作演出的「三岔口」。自焦贊發配起直到任堂會殺死劉利華止，中間有唐會暗護，夜宿黑店幾場重要的打戲，爲了這一對藝人要討好觀衆，一顯身手起見，在廣告上用很大的字刊出「真刀真槍，特別開打」！怪不得叫座能力好得出奇了。

在頭三齣戲唱完之後，休息十分鐘。等鑼鼓再響，台上的桌圍椅套全部換了新的。淺綠緞子繡上芙蓉，鮮豔得非常。上場門和下場門的門幃頂邊還繡着「林芝草」三個字，如果眼力好的話，你可以發現這些東西都是「馬萬保贈」的。

一陣熱鬧的鑼鼓場面停頓下來，台上的電燈通統隱了。觀眾靜了一二分鐘，然後怪聲的叫「好」！隨着這串預支的采聲，林芝草踏着輕巧的步子出台了。雖是穿着華爾紗的旗袍，紅皮的高跟鞋，照例還是有一個「亮相」。林芝草在千萬支光的電燈下用兩隻眼睛靈活的對台下前後左右實行了一次普遍的掃射，於是一般神經過敏的觀眾都毫不慚愧的承認這一次眼風準是拋給自己的。禮尚往來，就鼓起嗓子再報她一聲采！

發明這齣戲的人定是第一號的天才，我們要分析它的優點實在是不勝枚舉，譬如：

一、你愛唱什麼就可以唱什麼。本行戲也行，外幫戲也行，歐美的，東洋的歌曲儘管可以插在裏面。

二、你愛怎樣表演就可以怎樣表演。越奇特，越香艷，越肉感，越是受人歡迎。「低級趣味」就是「至上藝術」。

三、你喜歡穿什麼行頭就穿什麼行頭。有灰背大衣的別忘了在台上露出一露。如果沒有也不必着慌，祇要多做幾個媚眼準能「紡」得來。倘使中裝穿厭了，換上西裝馬褲，或半裸的游泳衣，一定加倍吃香。

四、可以和台下搭腔，是勾人魂魄的最好機會。

五、不受時間限制。今天高興可以多唱兩段，明兒累了不妨放門外的張三早些兒進屋子裏來，兩人吵罵一陣也就完了……

這天林芝草除了不能把一年四季的時髦行頭全部穿上身而認為遺憾之外，其餘的風頭可以說都給她出盡了。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使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尤其是唱「馬寡婦開店」的那一段，當她

把洋娃娃抱在懷裏，解開旗袍的衣襟假做給孩子餵奶的姿勢時，真使台下的男客變得瘋狂了！一個個伸長著頭頸，張大着嘴對她的胸房望。那神氣就好像有點兒怨自己的爹娘：爲什麼讓他們不幸投錯了胎，變了一人，若是有福氣做一個洋娃娃的話，至少也可以同林芝草的奶子親一親，即使隔一層汗衫也是好的！

林芝草終於在如雷的掌聲裏跑進了後台。一走進化裝室裏，她的跟包就送來了一張名片給她，並且對她說：

「馬老爺請你下了裝立刻上如意軒吃消夜……」

林芝草答了聲「知道了」，眼睛裏閃出不耐煩同時又有點帶驕傲的神色。她一面關照服侍她的人快打洗臉水來，一面心裏又在盤算：「去好呢，還是不去好呢？」

去吧？又怕對不起邱德魁和阮喜山。他們倆都在她面前叮囑過：同闊老過於接近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他們倆一向都很愛護她，幾年來給她的恩情她是忘懷不了的。想起十歲左右喪失了父母，孤苦伶仃的被人送進戲校，後來多虧邱老板提拔讓她有個機會在一起搭班，從唱開鑼戲一直進到現在這個地位，一半固然是由於自家兒的努力，然而一半還不是靠了邱老板暗地相助。譬如懇求經理，孝敬排戲碼的，連絡同事，都是邱老板一人在那兒出力，再說阮喜山，他比自己大了不過四五歲，因爲年少英俊，玩藝兒確實有那麼兩手，內外行都一致的捧他，他向來都是挑大樑的，這回同邱老板合作在名次上也不分上下，包銀也非常可觀。林芝草剛搭班的時候，這位青年藝人早已紅遍南北了。阮邱兩人同在一個科班出身，由邱的介紹喜山和林芝草早就相識了。喜山雖是唱武生的，人却不是個草包，並且也很多情。他見了林芝草過後便忘不了她。她搭班時因缺少行頭，阮喜山也會借過她不少的錢，後

來她走紅了，包銀加多了，拿錢還給喜山，喜山却不肯受。這兩個入待她真是太好了，她說不出誰給她的恩惠多一份或少一份。

這樣你可以明白林芝草怎樣的尊重這兩個人。他們關照過她的話，她不能不聽。……

可是，那馬萬保……真麻煩！兩番三次的來請她，不應酬一下又怕在當地立不了脚。唱戲這碗飯可真不易吃。不但要獻藝，同時還要賣色。不錯，如今她是紅起來了，人家祇看得見她外表的華麗，却不知道她心裏藏有比失敗更大的悲哀。

她下了裝，重行又塗了一點粉脂，換了一件平常的衣服，她預備早點兒回寓所，馬老爺的約會她今晚決定不去了。

是的，散了戲，她還有話要對阮喜山和邱德魁兩人說。怎麼說好呢？他們兩人都先後向她表示過「愛」，他們兩人都要求她趁早給一個答覆。說老實話，林芝草對他們倆同樣有好感，但並不是存心要嫁給他們。在她心裏他們是她的「恩人」而非「愛人」。她不願意虧待其中的任何一個，這也就是說，她不願意看到一人高興，一人失望！

因此在未曾答覆他們之前，她還是用親愛和善的友情來對付他們的。

但是這情形在邱德魁和阮喜山兩人看來却不同了。阮以為自己和林芝草真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兩人結為夫婦是再美滿也沒有的事，到現在林芝草遲遲不肯表示，定是怕邱德魁不肯放鬆她，可是在邱一方面呢，他相信林芝草一定肯嫁給他的，祇是阮喜山這小白臉在中間作梗，使他不能如意。他本來性情生得直爽，却也多疑，他竟以為林芝草是愛上了小阮而有意和自己疏遠了。

爲了這個緣故，兩個老朋友常常藉事在鬥嘴，這自然又叫林芝草有說不出的難受……

林芝草拎了手提夾，從化裝室出來，在下場門那兒她掀起一點門幃向台上瞞了一眼，她想看看還賸多少戲了。

台上正演到任堂會夜宿黑店。任堂會是阮喜山扮的，他的扮像真好，一身黃色的短靠，配着頭上一頂絨球綴成的帽子，顯得異常俊美，他此刻睡在桌上，一把雪亮亮的鋼刀墊在他的背下。

黑店主劉利華是勇猛武生邱德魁所飾。他的花臉開成半邊白半邊紅，紅白當中還雜着藍黑的成分，古怪得有些兒駭人。他一身是黑，衣襟拉開，顯出胸膛成團的黑毛，他懷着鋼刀閃步到門口作啓門的姿勢。門在京劇裏是虛無的東西，要憑觀衆用想像去填補它。不過，你可以相信，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扇板門，憑他這麼粗的胳膊和手裏的一把鋒利的鋼刀將它剖開也不會有怎樣大的困難。

他進了門。

手在空中摸索，表示黑暗中瞧不見人。經過幾回的探尋，終於被他發現任堂會所睡的所在。他揮起刀，可是任堂會已經覺察到了，連忙爬起身，執着刀與他對抗。照戲情：任堂會的本領大，劉利華不是他的對手，最後甚至於連性命都送在任堂會的手裏，戲到此就算是高潮，利華一死戲也就完了。但今天舞台上的人却有些兒兩樣，飾劉利華的邱老板不知是否喝了幾杯酒，特別有勁，看樣子任堂會簡直敵不過他了。他的手法並不依戲路，真使阮老板無力應付。有一兩個回合完全沒照鼓手的「點子」進行，內行的看客忍不住都一同的來了一個倒采。

場面上的人都急了，站在門幃後的林芝草却更急了。就在這時「三岔口」出了岔子，可了不得！邱老板舉起真刀朝阮老板的腿上猛斫了好幾下，鮮血從他的薄綢褲上冒出來，人向後面倒了下去。

「哇！」

舞台以外的戲

一聲尖叫，林芝草駭怕的用手蒙住了眼睛。她衝到前台，台下的觀眾都驚訝且痛惜的鬧開了。有些個人還在爲自己的損失打算，用極大的聲音喊：

「退票！退票啊！」

台上的幕幃拉攏了，觀眾看不見剛才的兩位好漢。鑼鼓全停了，祇聽見一個女子在叫：

「快送醫院！快送去……」

這聲音是熟悉的，人家辨得出是林芝草的嗓音。幸災樂禍的朋友還在那裏開玩笑：

「好！林芝草，再來一個！」

於是又有一般火氣衝天的人，提起茶壺往台上亂砸——拍！拍！

在一二十分鐘的紊亂之後，經理跑上台，站在幕前對觀眾們說話：

「……各位！」他把雙手向下揮，想壓制四周混雜的喧鬧，「請靜一靜……聽……聽兄弟說兩句話……剛才本台不……不幸得很，演員一失手出了亂子。一個已經受了重傷，一個給……帶……帶走了！戲當然不能再繼續演下去……這祇有請各位多多原諒……原諒！」

經理向花樓，正廳所有站起的觀眾接連的作揖打躬，好像演黃鶴樓裏劉備過江赴宴的那副身段，可是觀眾不要看他的做功，許多人仍舊不忘記那句老話：

「退票！退——票！」

喊叫聲，茶碗破碎聲，孩兒的哭啼聲，跺腳聲，拆毀木椅聲……擾成一團糟！末了還是靠了幾個警察帶着盒子砲來才將風波壓平。……

據各方面的調查和推測以及在場人的報告都認定邱德魁是有心殺人。法官審問他的時候，他也自



認不諱。但別人問他爲什麼要下此毒手，他却堅決的不肯開口，他頗有戲裏英雄的風度：「要斬就斬，何必多問！」

邱老板雖未被斬首，到底被判決了五年零八個月的有期徒刑。從第二天起懸在戲院門口的那塊底紅字的「邱德魁」的名牌跟着「阮喜山」的一同取下了。

阮喜山究竟怎樣呢？他送到醫院之後，醫生說：「右腿的骨節已斷，無法補救，非整個的鋸掉不可。」

「那麼，你就照辦吧。」林芝草看見阮喜山痛得暈迷了過去，她懇求着說。

但是醫生還有比人家性命更重要的話沒有說出來：

「手術費要兩千五百塊，醫藥費六百塊，住院費……你打算叫他住頭等還是二等房間？」

林芝草急得要哭了：

「你先動了手術再說吧……錢我不會少你一個子兒！」

「請你先付三千塊錢的定洋，特別客氣。」

三千塊！三千塊她一時向那兒去借？戲院子嗎？經理已經爲了明日的戲碼急得走投無路了。她自己的包銀這個月的早已花完，這怎麼辦？

忽然她想起馬萬保那老頭兒來了！他還在如意軒等她去吃消夜，她決定去找他。

林芝草立刻雇了洋車到如意軒，上樓在「龍鳳閣」那個小間裏見到了她的財主。

「怎麼這樣晚才散場？我等你好久了！哈——你坐。」

馬老爺代她拉椅子，但她立着沒動。馬老爺看她愁眉苦眼的樣子，問：

「今晚你有什麼事不稱心，林芝兒？」

「我想——向你老借三千塊錢，我一個頂要好的朋友病了！」

「男的還是女的？——男的我可不能答應。」

「女……女的。」林芝草故意騙他。

「行！你要多少？」

「三千。」

「一句話。」

他馬上簽了一張支票給她，她強作笑容說：

「趕明日我再來陪你。——現在我要把這款子送去——明日見！」

林芝草對他眯着眼睛笑笑便溜出了門，馬老爺給她這麼一迷，心裏大樂。爲了明日的預約，現在他也爽性的放她走了。

支票從林芝草手裏交給了醫生，阮喜山的一隻右腿也就和自己的身子永遠分離了！

x

x

x

時間真是殘酷的東西。六年的光陰人事不知有多大的變遷。

喜山早出院了，帶着一個殘廢的身軀，德魁也出獄了，失去了一顆雄偉的心。林芝草呢？人家都說她很幸福，她做了馬萬保的第三房姨太太。

喜山是愛好劇藝的，出院以後他還是夢想着舞台上的生活，他想再做戲，但是他無法上演了。舞台老板很想利用德魁的這段戀愛史鼓吹一下好撈一票，他出獄後，依舊有人用大價錢請他登

台，可是他搖搖頭，謝絕了。

有人說：人生就是戲劇。如果你承認的話，那麼他們所演的這齣舞台以外的戲真是够慘的了。對於這兩個個人今天偶然相會，我們是感到莫名的哀傷還是意外的欣幸呢？

你瞧：他和他，兩個剛強的男子，居然都會默默的落下了眼淚。

他們沒有提過去的事，但過去的每一景都明晰的顯在他們的眼前。他們也沒有互問以後的遭遇，以後的遭遇在兩人的神色上刻畫得十分仔細。

沒有一句悔恨或請求諒解的話，然而目光和皺紋已吐出比語言更多的話了。

過後，還是邱老板先開口：

「她一向可好？」

阮喜山仰起了腦袋，他可以說還是很年輕的人，然而他也有了老年人的深沉。他懂得邱老板問的是那一個。便輕輕的說：

「自從她被馬萬保強討回去之後，我一直就沒瞧見她……可是，有一回我聽見管門的老孫告訴我她過得並不怎樣好……」

「你認識馬家看門的？」

「他是咱們老鄉，以前也是挺愛聽你的戲的。」

「我們好不好一同去——」

「你是說要……」

「我盼望知道我心裏記惦着的人的生活狀況。」

「也好——好在路也不遠。」

阮喜山說着又抓起兩個木條在地上撐，邱老板忙扶住他的身體：

「我來幫你！」

x

x

x

兩個人到了馬公館的大門口。

邱老板跑上前去叩門。老孫在門洞裏望望，瞧見這兩個人很面熟，他順手就把門打開了。

「你是邱老板，阮老板……你們兩位——」

底下不知怎麼說。躊躇了一會又補上了兩個字：

「——請進。」

邱老板朝阮老板看看，說：

「不，就在門口待一會兒。」

老孫指着阮老板的腿：

「真是苦了你了——想當年——」

「請不必提那個——我問你：你們三姨太近來身體可好？」

老孫搖搖頭：

「她人已不在了。」

「什麼？」

「她死了！」

聽話的人變成了癡啞，老孫還在自個兒說話：

「……她跟咱們老爺快六年了……人倒是挺和善的，可是……她成天的總像有心思似的，使老爺非常的不樂意……再說一個女人總不能永遠保持她那樣美麗的容顏，老爺後來有些兒厭棄她了！怪不得……啊，我忘記了告訴你們：她死的時候，還低低唸着你們的名字呢……」

邱老板嘆了一口氣：

「世界上的事真是難說得很，她好好的一個人却已死了，我們倒還活着……」  
阮老板也仰起腦袋問：

「她死了多久？」

「你們若是早來三天或許還可以看見她。她是前天晚上斷的氣，棺材還停在屋子裏……」老孫說，「今日挨黑的時候，聽說就要朝後門口抬出去！」

兩個人再沒有話說：他們想到這個六親無靠的可憐女子就這樣不聲不響的結束了一生。她在人世上的戲已演完，幕也閉了，那些興高彩烈捧過她的人也不知滾到那兒去了……

天色慢慢的昏暗起來，眼前似有一層迷霧遮着。兩個人早就等在後門口。時候到了，一位道士燃了三張黃表，搖着串鈴，喃喃的不知唸些什麼。他朝四方拜了拜，接着又用力的搖着鈴。於是四個挑夫扛着一座白皮棺木走出來。道士收了鈴，向門裏謝謝推薦他做這筆生意的馬府聽差，然後揮一揮大袖，摺起帽子，急急忙忙的趕回家去吃夜飯。

四個挑夫無精打采的向前邁步，走一段停一下，走一段又停一下……可是，這樣倒好，不然的話，兩個送行的人就沒法兒跟上他們了。

# 止酒記

予且

媽媽一提到女兒，就要把眉一皺，頭搖上兩搖。

女兒是一位二十歲的少女，明目皓齒，的確是一位極其可愛的姑娘。尤其好的，就是她一笑的時候，腮上頓時便現出兩個小酒渦。

酒渦本是添助少女之美的。我們遇着腮上有酒渦的，總是說他一定能喝酒。「能喝酒」不過是一句話，尤其是女人，有酒渦那裏就真的能喝酒？但酒渦在這位小姐的腮上，却真的變爲能喝酒的表示了。她每次喝的時候，花雕至少可以三斤，就是那頂凶頂辣的高粱，半斤也不在她的意。

「這是妹妹一生最大的缺點。」

媽媽常這樣的向哥哥說。但是妹妹却絕不在意。每逢她媽媽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她總是說：

「可惜爸爸死的太早了。」

說着她的眼圈兒一紅，眼淚就滾下來。再一刻就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了。一哭就要哭上好半天。倘使媽媽不替她把酒買來放在她的面前，那她的哭是不容易停止的，不但不容易停止，而且還有加重之可能。她會借端和媽媽鬧一場，或是和哥哥鬧一場，或是故意打碎一樣東西，讓媽媽心疼大半天。

「爸爸死的太早了。」

這一句，應該是媽媽向女兒說的。可是媽媽就從來沒有向女兒說過。爸爸對媽，愛情太淡了些，

尤其是在中年的時候。他非常的好飲酒。對媽媽的愛情，完全送給酒杯了。他在每次喝酒的時候，不要媽媽陪，却總把女兒叫在面前：

「喝一杯罷，陪爸爸喝一杯罷！小眉！」

起初，不過是說着玩的。後來，女兒就坐在桌傍了。起初，不過是在爸爸的酒杯中喝一點，後來，自己也有了酒杯了。有了酒杯之後，不過喝一杯，不想由一杯增至兩杯，三杯，五杯，竟和爸爸對酌起來了。由對酌而至於微醺，由微醺而至於比賽，由比賽而至於大醉狂歡。這些都是日積月累造成功的。爸爸最喜歡。因為酒逢知己，知己就是女兒。媽媽最憤恨，因為爸爸灌醉的不是別人，就是自己的女兒。一個人關已經受不了，如今變成兩個人了。以前只照顧一個醉的爸爸，如今又加上一個醉的女兒了。

酒到底是傷人的。爸爸在家裏喝了還要在外面喝。人家知道他會喝喜歡喝，又愈加勸的利害。他自己呢，又是一任自己的性情拚命的喝下去，結果就把生命促短了，留下這一個好喝酒的女兒。讓媽媽在皺眉搖頭之外，還要捺着性子去替她買酒來過癮。

這是媽媽的痛苦，却不是媽媽最大的痛苦。媽媽最大的痛苦是沒有錢。爸爸因為好喝酒的原故，幾個事都被辭歇了。坐吃山空的局面下，接着就是他的死亡，一筆喪葬費用又去掉家裏不少的錢。所以媽媽在爸爸死後，亟待做的事有兩件，第一件便是替哥哥找個事，第二件便是替妹妹找個婆家。

婆家是不易找的，妹妹已經長到了二十歲。爸爸在日，也不是沒有人替她做過媒。所謂看着這位小姐的相貌是沒有不中意的。聽聽這位小姐的酒量，大家可就搖搖頭。而且，一個人的好行爲是不易爲人所贊美。壞行爲却往往傳播到很遠的路。

傳播的遠本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最可怕的是失真。譬如妹妹原是只能喝三斤的，到了另一個人嘴裏就變成五斤了。原是每天只喝一次的，到了另一個人嘴裏，就變成終日飲酒了。

妹妹就因爲以上的原因找不着婆家。哥哥說：

「嫁一個醬油糟坊裏的人，喝酒也許便當些。」

「什麼？」媽媽反駁哥哥的意見。

「做酒的人家是賣酒給人家喝的，怎麼能由得自己喝？」

「嫁一個會喝酒的人，像爸爸那樣！」

媽媽嘆了一口氣。說：

「那除非是沒有公婆，公婆無論如何是不能容許媳婦喝酒的。即便只有夫妻二人的小家庭，好喝酒的丈夫，事情做不好，你爸爸就是一個榜樣。事情做不好那兒來的錢？像我們這樣家庭，是找不着一個有錢的女婿的。沒有錢還要每天舉杯對酌，家庭豈不是就要立刻貧窮下去嗎？」

媽媽的話並不錯，但她却沒有制止女兒喝酒的能力。女兒也知道這層意思，但她却沒有戒酒的心。在爸爸剛死的時候，她似乎也感到生活的嚴重，她曾向媽媽說此後就要戒酒了。然而戒了不到三天，就感到生活極其不快。她還是要喝，媽媽禁止她，她私下買着喝。媽媽不給她錢，她便去借，借不着的時候，她便房中痛哭哭了。

在先，媽媽很和她嘔過一番氣。終於因爲她嗜酒成癖，要改也改不了，心就冷下去了。她想自己差不多已經是年將半百的人，能和她在一起多少時。她總是要出嫁的。嫁了人他們夫妻間如何，自己也就管不了那麼些。



這一個家庭中的空氣是愁悶的。尤其是哥哥每天看見妹妹喝着酒，他東也託人西也託人，替自己找個事，預備一走，家庭裏不管怎麼樣，自己決不會感到氣悶的。眼睛不看見，就是清淨。他常常這樣的默念着。

「倘使我要能找着一件事，家裏面是決不住的。」

一月之後，哥哥便離了家，他真的守着他的誓願，決不回家來住。就是偶然請人帶幾個錢給媽媽用，也必向那帶錢的人，反覆叮囑：第一，你須秘密的交給媽；第二，你須向媽媽說，不能拿錢給妹妹買酒。

這是他心裏的話，他並且用真誠態度說出來的。第一次帶錢的是個老人，他對於第二點，就沒有說，他覺得一個女孩兒家喝酒不是怎麼利害的。何必說？第二次帶錢的是個糊塗人，他將錢交給媽媽，就把話給忘記了。第三次，帶錢的是個年青人，他對於第二點就發生了無窮的興趣。他想：

「女孩子好喝酒，倒是很有趣。她一定是喝的很多，或者是天天喝，否則她的哥哥怎麼會這樣注意？」

他不好去問哥哥。他只記住了這句話。在他將錢遞給媽媽的時候，却並沒有提到第二點，他只想看妹妹。他四下的看了半天，也沒有個妹妹的影子，無奈只好站起身來告辭了。

他悵悵的出了門，心裏終究是放不下。他到底是太年青了。一番好奇的心蓬勃的跳躍着。他並不是聽見妹妹是怎樣的美怎樣的可愛，乃是聽見了她好喝酒。

「喝酒的人，有什麼好看？」

倘使有人問他這句話，他定然答不出來的。無如沒有人問。他一逕的想着這一次是白來的。心

裏所想見的人沒有看見。

他是來看妹妹的吧？不是的。他的使命，只是送錢而已。很不幸的他好像已經把送錢的事忘去，專門來看妹妹的了。

他毫不遲疑的走回來。心裏想着自己走了之後她是會走出來和媽媽說話的。如果自己這時候一走進去，準能看得見。

他就抱了這重心思復行走進了門。想不到還是只看見媽媽。他十分的失望。媽媽的話已經問出來了。

「你丟了什麼？」

真的。不丟東西跑回來做什麼？媽媽不是在問他，反而是在提醒他了。

「丟了什麼？」

他自己也在那裏盤算着。可憐他腦中只有「酒」和「妹妹」，妹妹既不在，一個「酒」字便很顯地現在他的腦內了。他說：「我是不是丟了一瓶酒在這兒？」

「酒？」媽媽很奇怪。「我沒有看見你的酒呵！」

「我記得好像是有一瓶酒帶來的。」

他怕媽媽不相信。很真實的說着。

「是嗎？我真的沒有看見。」

媽媽雖然這樣說，自己却也疑心起來了。酒這樣東西，在她腦內的印象太深了。她想也許哥哥託他帶酒來的呢？家裏不是沒有喝酒的人。也許這瓶酒是帶來給妹妹的。客人又笑着說：

「一瓶酒，是個長方的瓶，外面還有報紙包着。」  
媽媽不說話，懷疑的望着他。妹妹却真的從房裏面走出來了。

「媽！是不是哥哥帶來一瓶酒給我呢？」

她非常活潑的說着，這一次來的客人，可真把她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怎麼樣？他自己也答不出來的。在理，他應該就告辭，他所有的目的是完全達到了的。但他不想走。妹妹的話，非常清楚。天良上不容許他使妹妹失望。他順嘴的說：

「一瓶酒，是哥哥叫我帶來的。也許丟在客棧裏，我去拿來。」

說着他便向她們母女告辭。母女的笑容全都浮上了臉。

妹妹的這瓶酒，是無意中得來的。她自己完全沒有想到。不但她沒有想到，就是媽媽也沒有想到。送酒的人，又何嘗想到自己要送這瓶酒呢？

世間的事，都是偶然的。這瓶酒的來源就很偶然。並且個個人都覺得在情理之中，却沒有一個覺得是出於意料之外。妹妹固然覺得哥哥有送她一瓶酒之可能，因為哥哥手頭有錢，事情得意。媽媽呢，她根本就不知道哥哥曾經託人向她說不要給錢給妹妹買酒。客人也是憑着自己良心上的指示送妹妹一瓶酒。大家都覺得這是一件應該的事。

「應該」這兩個字，在客人和妹妹的心中都是很淡薄幽。只有在媽媽的心中却相當的濃厚。她想，一瓶酒忘記帶，他還要再跑一趟，這太對不住他了。他替我們帶錢來，爲了一瓶酒還跑上兩趟。我們該留他喝點酒，吃點飯纔行。

想着她就叫妹妹去買點菜。妹妹當然贊成的，她的酒是好久都沒有喝個痛快了。今天不但有酒，

而且還可痛快的喝着。還有豐富的菜。她心中所惦念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也許這位客人不是一位能喝酒的人。

她們預備齊全，客人已經笑着走來了。媽媽只看見一瓶酒，究竟是不是遠地帶來的，她就不知道。她肚裏的字實在太少了。瓶上的招牌，她竟認不得。

媽媽雖然認不得，妹妹却認得的。她心下想着這位客人真奇怪，他爲什麼買一瓶酒來送給我呢？還不是他帶來的，這明明是他剛纔買來的，難道他丟了一瓶酒，又買一瓶來賠我們的嗎？

妹妹心下這樣的想着，可是她不敢問出來。她知道媽認不得字，瓶上的招牌，她是不會注意的。「自己如何能點破？點破豈不使客人難堪？」

她不說話，只望着酒瓶出神。

媽媽笑着向客人說話了。

「難得你又爲我們跑了第二趟，你就在這兒吃點便飯，順便喝一杯罷！小扇，把這瓶蓋開開。」  
妹妹去開瓶，客人真是心花怒放了。

「女孩子好喝酒，是件多麼有趣的事？」

自己原先想看她，不是爲了別的，乃是爲了她好喝酒。如今真喝酒的機會已經來了。他焉能放棄這個機會？

他嘴裏謝謝着，答應着。心裏面却想：

「我爲什麼買酒來？不是要看你喝嗎？放着這個機會我不要，還白白送你一瓶酒，我難道真是一個傻瓜？」

他望着妹妹，妹妹正在那裏微笑着。她心裏意境，却又和客人不同了。她想這餐飯之在客人，真是偶然的。他決沒有想到我們會請他吃飯。就是我們，也沒有想到會請他吃飯。他今天在我們家吃飯，全爲的是有這瓶酒。

這時節，酒瓶蓋已經開開，香味暗暗浮動在屋子裏。

三個人就全都帶笑的入了座。酒便注入杯中了。

酒香從杯中攬入鼻管，妹妹不禁遐想着。

「他當真是忘記了這瓶酒？」

「這瓶酒不是他忘記的，是他買的。瓶上的招牌就是一個絕大的證明。」

「他爲什麼要買這瓶酒？不是因爲他知道我有這個嗜好嗎？」

她的心一動，不禁鼻中就有點酸起來。可憐她自從有了這個嗜好，刺激真是受的太多了。媽媽不贊成，哥哥不贊成，別人家的閒話，自己經濟的窘迫，一向自己是忍受着的。

「世界之大，更沒有一個對自己表示同情的人。」

「得一知己，死亦無恨。」

真是她心裏常想念着的。今天，難得遇着這樣一位同情於自己嗜好的人。

「哥哥是不會替我買酒的，他原本不是贊成我喝酒的人。他是假借哥哥的名義買了一瓶酒送來給我的。」

她向客人望了一眼，客人正在微笑着，態度十分的可愛。

她的心真是感動了。她由猜想而快樂，由快樂而感激，由感激而使她的淚潤濕了她的眼眶。

她又望着客人了。客人雖端了杯，却在和媽媽談論哥哥做事的狀況。妹妹想着：

「他恐怕不是一個好喝酒的人。否則不是這種態度。」

「我難道就是一個嗜酒如命的人嗎？得一知己，死而無怨。死都可以，何況這一杯酒，當然可以戒絕和你同樣的做一個不好喝酒的人哪！」

媽媽端起了杯，勸着客人，妹妹也端起了杯，可是杯中的酒，她是決計不飲了。

媽媽很奇怪，屢次望着妹妹，雖然她那愛女兒的心腸，像復燃的死灰，飽含蓬勃之意。她終究不好說：「孩子，今天你就開懷暢飲，喝一個痛快罷！」客人呢？他雖然有看妹妹喝酒的心，他也不好意思說：「我特地來欣賞你喝酒的，你就多喝幾杯罷！」

大家都舉杯，大家不喝酒，大家都愉悅。不過在愉悅之中，充滿嚴肅的空氣。

這一餐飯還是在嚴肅的空氣中吃下去的。

客人去了。

酒瓶也收起來了。媽媽也忙於收拾碗盞，更沒有問妹妹不喝酒的話。只把這件事放在心裏，三五天來看見妹妹沒有喝酒，便也不敢再提了。這是一個奇蹟，媽媽自己完全不能明白的奇蹟。她每日地注意着妹妹，覺得她不像以前那般疎懶，衣服也乾淨起來，頭髮，眼睛，眉，脣，都比以前漂亮，就是那腮上的兩個酒渦，也只增加了她的美，更不再作「能喝酒」的表示了。

她常和媽媽歡笑的談着。並且常談到那客人。說了那客人許多的好處，可是沒有談到酒。

她問媽：「那客人怎麼不來了呢？」

「誰知道？」

「他說他要來的，問我們有沒有東西帶給哥哥！」

「我向他說沒有，也許他不會來。」

「會的。我看他臉上真有來的意思。他是個仔細人，性情也敦厚，我們雖然向他說沒有，他回去的時候，一定會來的。」妹妹真是十分肯定的說着。媽媽的意思倒有些活動了。她說：

「讓我想算看，他家是不在此地的，前次是打從我們這裏經過。這次他從家裏出來，也許會來的。」

「我說他一定會來。」

「他在家裏不會多耽擱，他不是說他家只有一個爸爸，沒有兄弟姊妹，自己又沒有娶親。他怎麼會在家裏多耽擱？」

「他今年多大歲數？」

「恐怕有三十歲！」

「不對！我看他不過二十四五。因為人老實便顯得老了。況且早路上走着，免不了風吹日晒。」媽媽不再說什麼。接着母女們便相對着笑起來了。

妹妹開始學針線。閒着幫媽媽燒飯做菜，問長問短的，她真是變了一個人了。她的衣服愈加變得乾淨，頭髮愈加變得齊整，兩個小酒渦上有玫瑰色的胭脂，繞着白齒的朱脣，真是紅的益發可愛了。

她等着這位客人，有了敲門聲便急急的去看。

這樣的等了二十多天。客人果然來了。妹妹真喜歡。媽媽又留他吃飯。

拿出來的仍舊是前次的那瓶酒，但是客人並不能分辨出來了。今天真好象是很快樂，也沒有注意

妹妹的那一番化裝，他自己喝了兩杯，兩杯之後又喝了兩杯，眼內的紅光便露出來了。他向媽媽說：「哥哥真是一個謹慎的人，他每次託人帶錢的時候，總要說兩句話。一句是請你把錢祕密的交給媽媽。另一句是你須向媽媽說，不能拿錢給妹妹買酒。」

說着他向妹妹望了一眼。妹妹的臉，立刻就大紅起來了。

客人的興致十分的豪，一杯酒倒又喝了下去。

「他不是是一個謹慎的人？給錢爲什麼要祕密？况且受錢的是自己的媽媽。家裏更沒有別的人，只有自己的一個妹妹。」

妹妹聽了，身上就像冷水澆下來一般。但是客人是個老實人，他一毫也不覺得。他笑嘻嘻的道：「前一次我來的時候，我真想陪你喝一杯，那時候可惜我們太生了。今天，我陪你喝兩杯。」

「喝兩杯」這句話要是第一次的時候說，妹妹也許一笑就喝下去的。今天，她不對了。二十幾天來她都沒有喝，現在又怎麼能喝？她的理想太高了。她把客人當作一個不喝酒的人，一個誠實的人，他今年只有二十四五歲，是妹妹的一個知己！

知己說的是這些話，真使妹妹太傷心了。妹妹以前那些幻想都成爲空虛。自己的止酒，維持了二十多天，爲了什麼？想着便覺得自己心靈上的打擊，真是過於重大了。她想哭，但是自強之心，硬止着她的眼淚不許流下來。

客人還是不肯放鬆。他又來勸酒了。他涎着臉說：「喝一杯罷！喝一杯罷！」

他幾乎要把妹妹面前的杯子端起來。他忽地又掉轉了臉。

「媽媽！妹妹是在裝假呵！她是能喝酒的，誰不知道。我們都知道。哥哥常說的。像這種酒，妹



妹的量，至少三斤。」

他哈哈的笑着。妹妹的心，真像亂箭在那裏攢。客人說：

「哥哥現在預備替妹妹講人家了。是個做糟坊的人。那裏的酒，真是又多又好呢！不過哥哥是個最恨酒的人，他一滴也不喝。一滴……他不但是不喝，也不喜歡人家喝。」

這一下，媽媽却明白起來了。她說：

「前次那瓶酒不是他買給妹妹的？」

「那裏是他買的，那是我買的呀！」

客人真醉了。妹妹却也真氣極了。她說：

「你爲什麼要買酒給我？」

「要和你對喝一杯！喝一杯呵！喝一杯！」

他真的把妹妹的酒杯舉起，幾乎要送到妹妹的脣邊了。妹妹怎麼忍得住？她挾了十分的怒氣站起來將他一推。那隻酒杯便被扔到地上打得粉碎了。

她一扭身軀便奔入房裏，伏在牀上盡情的哭着。

客人的酒意，至此已經完全醒了。他知道自己有許多錯，連說了許多「對不住」，飯都沒有吃就告辭了。

媽媽呆了大半天，還是走到房裏去看妹妹，妹妹還是在哭着。

媽媽的心裏好像有許多話要說，可是一句也沒有說。

她靜靜地想了一刻，還是跑到廚下去洗滌碗盞了。

# 車馬驛的騎者

王玉

自從余君用他所說的凝鍊的癡戀愛了成君以來，因為他知道她的家離開做事的地方很遠很遠，怕初冬清朝的寒風吹苦了她，不希望她每天到得太早。

但每天，要是他走進他的辦公的高樓所在的古樸的園子，望不見樓窗口的她的身影，他就感到滿園的廓落，像是枯枝和落葉上上下下地加倍描濃了秋意，當他走上樓時，要是真沒有她的迎接的淺笑，他就感到一縷的空虛，只要成君的座位一空，整個的空間便成了不能容他呼吸的真空。

這樣的日子，余君總是草草地拆看堆在桌上的信件，撫摸着紫砂的小茶壺，不斷地換上紙烟。

——一枝紙烟約莫是十分鐘，再是十分鐘，她總該在五曲的石橋上出現了？

於是他注視着樓前的五曲的石橋，注視着靠外邊一端的橋腳，這裏本來是被一叢高高的蘆草掩蔽着的，現在却被園丁剪去了，只剩下稀稀疏疏的七八枝瘦長的老蘆梗在秋風裏搖曳，剪去樓前的雙眉是殺去風景的事，但他因此又感激園丁，因為在等待成君進來的時候，他能够早看到她一步，他能够先從矮樹的葉子間，看到她的紅色的衣裙了。

——在石橋上，在朝陽下，這先前顯得陰鬱的女子，現在是這樣明朗得像一朵帶着朝露的初放的紅百合了，佩在她襟上那片綴着水鑽葡萄球的銀色葉子，真像一大滴晶瑩的露珠呀！

一看見她，余君在傾心的欣賞中的確也感到幾分自慰的，他覺得他幾月來的真摯的情感終究培養得她從陰鬱中明朗起來了。

但今天，他吸到第五枝紙烟，等過第五個十分鐘了，時間到了十一點，還不見她來。

他開始有一點擔憂：

——會不會病了昵？

他想起星期六的晚上，又一起喝了一點酒，她好像薄醉了，在細雨下送她回家，走過她的家門時；她還要拉了他走向黑黝黝的前邊，把她攙回來時，她又像不認識自己的家，又拉了他回頭走，立住了叩門，門內問是誰時，她不肯答應。她又傷感了起來，伏在他的肩膀上流淚，好久纔勸她答應了開門進去的，還是那樣像踏進黑暗空虛的絕谷地顯得不願意。也許，那天晚上她傷感了一夜，也許，昨天，她又傷感了一日。這樣，她是可能病倒的。

他想：

——她是一個太會傷感的女子，她是一定有一段忘却不了的回憶的，但是我不想知道它，就怕引起她的悵惘。這樣可愛的女子，是必須有一個幸福的將來的，但是這將來的幸福的給予者不是我！我是，至多只能給她在空虛的現實裏，做一個小小的彌補，至多只能在她彷徨的眼前，做一座橋，她到踏上光明的前途時，就掉頭不顧地拋下我，像一個行路者踏過一座橋一樣。我不是路，雖有了不得不做路時就做她的退而求其次的路的決定，但那是要等她看到實在沒有路可走的時候，要等她恐怕青春消逝的時候，因此，這樣的決定雖爲了負責的愛，自己決定下了，還不會告訴過她，甚至還不會給過她一點暗示。

他想：

——只給不取的愛是必須這樣的，無所求的戀人是必須這樣的。但是，因此彌補不了她的空虛，

因此使她在橋上益加彷徨起來，她就要回到傷感，回到陰鬱了，這樣，她是更可能病倒的！

余君從擔憂變成煩躁，變成焦灼了，他拚命地吸着烟，看住石橋，看住石橋那旁的樹木間的碎石的小路，他巴望那小路便鋪在她的家門口，她一脚便能夠踏上，使他看見她的紅色的衣裙，看見她的襟上的露珠，要不然他一下樓，走過石橋，便能夠詢問門口的老僕，便能夠進去探望她的病體。

在煩躁焦灼的期待中，他遠遠望見有一個人來了，但是，又不是紅色的衣裙，是一對闊闊的方頭的男皮鞋。走在石橋上了，不見襟前的露珠，白色的眼鏡閃爍在陽光下，秀挺的西服，是一個陌生的來客。

——又是什麼問長問短的年輕人！

上樓來了，立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問：

——成君是不是在這裏？

別人回答他：

——還沒有來呢。

——是在這裏？今天會來嗎？

——想總要來的。

——我等她一會。

余君站了起來：

——請到裏面坐……你找成君嗎？

——是的。

——貴姓是？

——驥。

余君陪他坐到沙發裏，一面，他覺得等不到成君等到了看成君的人也是好的，一面，有一點好奇心和好奇心以外的說不出的心理。總之，他比欸待一些問長問短的青年，更想欸待他。他也實在是一個一見就使人覺得清秀和英俊得可愛的二十三四歲的男子。

他不會吸烟，用兩隻手捧了茶杯。手指凍得有一點微紅，像是剛從很遠的地方匆匆地跑得來的樣子。

——驥先生從那裏來？

——上海，剛下火車。坐馬車來的。

——哦，不是成君的哥哥？

——不是，我姓驥。

——對了，她姓成，對不起，我糊塗得很。

——我們是朋友。

——一向在上海？

——不，上海也是剛到的。一向在別處。

——那末，和成君也不見很久了。

——悵悵地望着窗外的雲天，他說：

——一年多了！和她分別有一年多了。

余君沈默着，聽他又說下去：

——急得要命地想看見她，偏是她還沒有來。她是常常來得這樣遲的嗎？

——差不多常常是。

——這裏不要緊嗎？

——沒有管她的人。

——管她的人呢？

——管她的人不管她。

——她做些什麼工作？

——也沒有什麼工作要她做。

——想不到她這樣自由。

——唔，很自由。

——怪不得她沒有準時到來。

——但他從不告假，今天是特別的遲到。

——她在這裏很高興。

——還高興。

別人開始微笑地看住這位青年，像感覺他稚氣得可愛。他也感覺到別人對他的眼光中的意思了。略略有一點侷促，這纔記起來似的問：

——尊姓是？

——我姓余。

——余先生就是這一室的——？

——無所謂，總之，我是你的朋友成君的主管者。

——哦！

——成君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也許她曾經是，現在，她懂得很多的事。

——只一年……

——是的，但一年也不是太短的時間，尤其是這樣的動亂的時代裏，每個人都是容易變化，容易成熟的。恐怕，你的朋友成君就比她的朋友你龔先生，成熟得多了。

——哦，真想不到。

——這裏有一張畫，你可以在看見她以前先看一看。

余君從公事箱中取出一張藍色的紙上的速寫來，那是一個有名的畫家給成君描了的。

——你看她比一年前怎樣？

——哦，真是變了，變得太多了，她的眼睛……哦，她拿着一副撲克牌，她歡喜賭錢嗎？

——不，這時她正在玩客西娜，一種不賭錢的遊戲，她玩得很精，我們都叫她客西娜之鬼的。

——鬼？

——唔。有時還叫她樓之鬼。因為她有很多的鬼裏鬼氣。

——龔君細細地看着粗粗的素描：

車馬驟的騎者

——她還執着一張 Heart！她真的變了，我簡直認不出這是她。但畫是模糊的，怕不定畫得像！

——來了，你就可以看見她。

——我相信她不會變得那樣快。

——我想也不會的，變了的也許只是她的形式。她的本質一定沒有變，她的心也許和一年前是一樣的。

——但願如此吧！

年輕人的面孔有一點紅了。

余君一直冷靜地觀察着他，但心裏不能一直保持冷靜；他開始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他已經有一點看出來：這人，就是成君的回憶，這人，就是使成君陰鬱的一個原因，這人，也許也就是成君憧憬着的幸福的將來。

——真是嗎？

他的胸頭忽然有一陣酸，有一陣痛，像要浮起來，又像要沉下去，是預感到自身的悲哀的遭遇已經到了的一種感覺，這雖自知是註定的命運，但來得這樣突然，這樣快，是使他沒有法子寧靜的。

這時，他漸漸希望成君不要就上樓來，他終於恐怕成君就上樓來，終於希望她永遠不要走上樓來了。

快十二時了，成君如余君的願，還是沒有到。

煩惱和焦灼發生在聾君的身上，他一直望着手上的巨大的金點。余君似乎鎮定一點，也有了一個決定的樣子，請他起來：



——我請你到外面去吃飯。

——不，不敢當。

——沒有什麼，因為你是成君的朋友，我是她的上司。她不在，理該由我招待。

——我想到她的家去。

——你認識？

——一年前的。

——她早搬了家。

——余先生能告訴我地址嗎？

——我也不知道，我去過，但說不出門牌的號碼，走去是認得的，自然，我不想陪你去。

——當然不敢當。

——當然不是不敢當。吃了飯再到這裏來等她吧，沒有電話來，想不是病，下午一定會來的。余君把他帶到了百貨公司的食堂裏，因為看上去，他是該吃西菜的。

坐下以後，他決定要知道他所知道的：

——請不必扭捏，不用說，你是成君的愛人？

——是，是很好的朋友。

——能不能告訴我一點你們的過去？等會你會知道這是善意的盤問。我很關心成君，等會你也知道這是善意的關心。

起先，龔君搖搖頭，略略喝了一點酒，有一點興奮了，纔開始敘述：

——前年的春天，我跟我的父親到蘇州來，父親和住在蘇州的我的許多個庶母當中的一個伴在一起，把我交給從無錫來的一個小時的同伴尤君，他比我年紀大得多，是一個最忠實的伴侶，我們一起到處玩。有一天下午，尤君騎了一只黑色的騾子，我騎了一頭白馬，我們到虎邱去。

——唔。

——在虎邱，一只石虎的旁邊放着一輛自由車。一個年青的女子在旁邊休息，像等着什麼人。

——她就是成君？

——那時我只知道她是我第一次看到最好看的女子。

——你開始和她攀談？

——我還不大敢，我去騎她的自由車。後來，給她去拍照，她羞得要命，怕得要命，但是她等着的什麼人沒有來。她獨自一個走了。

——唔。

——我和尤君也走了。尤君連騾子也不大騎得來，叫騾夫牽着走，走得很慢，我只好慢慢地騎着馬。到半路，又看見了那個女子，自由車壞了，她正在路旁吃力地修理。我騎過去，又騎過來，一面是爲了等候落在後面的尤君，一面是爲了要看她能不能把車子修好。來回了三兩次，她弄得一身汗，一身泥，還是沒有法子，焦急得要命。

——你下馬上去給她修理？

——我等着了尤君，要他去幫忙，他是一個老實人，不敢，我只好自己下了馬，請她接受我的援助。但是，我也修理不好。我要她把車子放在我的馬上，一同走進城，她不肯，天近晚了，我不忍得

拋下她，就一同立在原野中，一面分担了她的焦灼，一面和她攀談起來。好久，才有一個穿工裝的人踏着自由車過來，我把他叫住了，請他幫忙，他正是一個修理車子的工匠，身邊帶着工具，一會就把車子修好了。太陽已經要落山了，我們就自由車並着白馬，黑騾跟在後面，緩緩地進城。分手時我要求她和我通信，她告訴我一個轉來轉去的通信處。

——唔。

——回到上海，我寫信給她，好久，纔得到了她的回信，她居然用文言寫，記得我那時還從頭把這第一封信背出來了，秋天又到蘇州去時，當面背給她聽的。

——哦，現在還背得出嗎！

——現在？……你讓我說下去吧！

——好。

——秋天，父親答應我獨自到蘇州來，只寫信到無錫叫尤君來陪我。我通知蘇州的庶母說是什麼時候到，却從上海早動身了一天。我先要成君在家裏等我。一到蘇州，是下午，她正在午睡，我去看了她。我要求她讓我在她的家裏過一夜。因為我那時不知道怎樣住旅館。但是她不敢答應我，我只好硬着頭皮仍得庶母的家裏去。第二天一早就又去看她，她還是在床上。我要她陪我到滄浪亭去。以後，尤君也來了。這胖胖的小老頭子，蓄着一簇小鬚髭，她竟忘記就是騎黑騾子的朋友，尤君也想不到和我在一起的就是春天在虎邱的歸路上騎自由車的女子。這一次，我們一起玩了十多天，我們還坐了馬車上獅子林，因為我是最愛坐馬車的。從獅子林回來時，她在車上問我是做什麼的，我一向告訴她是商人，她不相信，但是我做着什麼，我不能告訴她，我被她逼得哭了。

——唔！

——但是她却告訴我她要進一個機關做女職員了，我反對，我要她到上海去唸書，她逼於家庭，沒有來。我對她有一點幻滅。不久，我也受不住家庭的約束和岐視，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多妻者。一個在遠地的朋友要我到他那裏去，我去了，在去年的春天。從此，我沒有給她信，有時我記不起她，有時記起她，離開得一遠，就容易對她幻滅。但是，過去的一年，雖是通信的日子多，見面的日子少，信裏只說些孩子氣的話，見面也只像孩子一樣一起玩，先後也不到半月，却終究是一個綺麗的夢，使人不能忘却！

——謝謝你告訴了我你們的大概的全部。現在，恕我問你，你到那裏，找到了你的理想嗎？

——談不到理想！

——滿足了你的熱情？

——也不能說。

——這是羅曼的克的行動，一定會碰現實的堅壁。我也是過來人。

——那時我太年輕。

——學得一點世故，所以你回來了？

——唔。我在上海有一個很優裕的家。

——回來，你記起了她？

——我急於要看見她。

——爲了？

——爲了想知道她現在怎樣。

——你仍舊愛她？

——「先前，都沒有說過一個愛字，但在回憶中，覺得這實在是一次深刻的戀愛。我想，我現在仍舊是愛她的。」

——用你一年前的愛？

——是。加上一年來的想念。

——愛你一年前的愛人？

——是。

——要是你看見她，覺得她已經不是你一年前的愛人了？

——龔君不響。

——「要是她不但在形式上失去了一年前的天真活潑，成了一個憂鬱感的女子，而且在本質上也變成深沉了？」

——想不會的！

——你應該說想即使這樣也可以使她回復到過去的。

——你說得對。

——但你自信你有這樣的力量嗎？

——龔君不做聲，開始注視起余君來。

——再說得明白一點，要是她在一年中已經有過別的愛人，而且不止一個。

……：……：要是<sub>不</sub>止一個，足見她沒有真的愛人，也沒有真愛他的人。

——說得很聰明，但如果正在你回來以前，她集中了她的愛給一個集中了愛她的人呢？

龔君用張得不能再張大的眼睛在水晶片後望着余君。余君微笑着，拉住了他的手。

——再如果，這人就坐在你的面前，拉住了你的手的我？

張大着的眼睛張大着，口呆了，什麼話也不說，龔君像快要哭出來的樣子，尤其當他覺得他的手被對方火鉗一樣的手指緊捏着的時候。

——但是，龔君，可愛的年青人，如果是他，你放心。他是一個不够資格奪你的愛的人，他是不够資格和成君結婚的，他在十年前就結過婚了，他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但是，他爲什麼愛了她？

——因爲他愛她。

——她又爲什麼愛了他？

——也因爲他愛她。

——她愛他嗎？

——她，在你回來以前是愛他的。在看見了你的回來以後……：……：……

——以後怎樣？

——會得不愛他的。

——是一定的事嗎？

——在她，大概是一定的。不過，事情在你。

——在我？

——看你是不是還愛她，用現在的你愛現在的她，不是用過去的你愛過去的她。

——我想我是要這樣愛她的。

——要這樣愛她是一回事，能這樣愛她又是一回事。所以，最後要看你，能還是不能？你現在能問了你自己，回答我這句話嗎？

他想了一會：

——我這時不能回答你。

——什麼時候纔能回答我？

——看見她以後。

——我決定讓你看見她。

余君打了一個電話，知道成君沒有去辦公，會了賬。

龔君問他：

——你一起去？

——你放心，我陪你到她家的門口，決不同你進去。

——那末，奇怪朋友，看見她以後，要是我覺得我能够愛她，要愛她，給她幸福，你呢？因爲我不能不覺得你奇怪而可愛，這是我心裏的話！

——這是我的事，總之，我不會做你們的幸福的妨礙。她得到了永久的幸福，我雖要忍受自己的痛苦，也會把別人的幸福當作自己的。

——要是我覺得我不能夠愛她？或是她已經不再愛我呢？

——那是她的舊夢醒了，也一樣是她的一種幸福。

——你繼續製造她的新的夢？

——不，是人生，不是夢。

——你和他結婚？

——是。你不要當作這是奇蹟，這是我在你來以前的決定，將是你走以後的實行。

兩個人走在去到成君的路上，不再說一句話。龔君的脚步，像踏不慣蘇州的碎石路，余君是走得很堅定的。他這時忽然心平氣和，像看到成君立在兩面都是幸福的歧路上。自己呢，像一個虔誠的教徒，也已到了最後的日子，不是走上天堂，便是跌下地獄。他也不怎樣恐懼獨自一個跌入地獄以後的痛楚，也不怎樣憧憬和成君一同走上天堂的快樂，他明明白白地看到，這不是幻想，這不是夢，這是人生。

到了成君的家叩門以前，余君握了一下龔君的嬌嫩的手：

——今晚八時正，我還是在百貨公司的食堂裏，還是坐在剛纔的座位上，等你。要是你不來，我知道你走了，要是你來，我立刻向你告別，我當夜便離開這裏，到北京去。

他沒有等龔君的回答，回頭走了。

這天晚上八點鐘以後，在百貨公司的食堂裏，在他們中午坐過的座位上，坐着的是不見龔君到來的余君，還是看余君走了的龔君，作者這時還不知道。



# 人間相

譚惟翰

上完夜課出來，剛剛碰着戒嚴，我在馬路上立了好半天，風大得可以，像刀片在臉上刮，不自覺的我的身體抖索了起來。我想找朋友家裏住了一晚，但是又感到很不方便。這怎麼辦？我估量了一下口袋裏贖下的幾張鈔票，低着頭走進了一家「起碼人」所登的小旅館。

茶房瞧見我手裏拎着的一個黑皮包，或許疑心我是收捐的或是什麼科員之類的人物，居然也用一副笑臉把我引進了一個頭等房間，雖說這屋子佈置得還像樣，但我將它的價目看了一看，立刻嚇退了出來。

「有沒有便宜一點的？」

茶房把笑臉收住了，輕輕的點了點頭：

「有。」

說着，他又把我帶到了靠樓梯轉角那兒一間小黑房裏。等他扭亮了電燈，我才看出這小房裏緊緊的塞着一張牀，一個方桌，兩把椅子。

他把價錢說給了我聽，並且還補充了一句：

「沒有再便宜的了！」

於是我脫下大衣和帽子，決定在這兒借宿一宵。

我坐在桌邊，把剛泡來的熱茶倒了一杯。忽然我想起有一件重要的事沒有做，趕忙打開皮包，在裏面拿出了一疊稿紙。無論如何今晚要趕寫一個短篇小說，不然的話，雜誌的編者又要怪我失信了。

可是，寫什麼呢？胡亂的把稿紙上的方格用墨水填滿就算是文章麼？不行！我不能欺騙讀者，更不能欺騙自己……

對着眼前的稿子，我在發楞。

就在這時候，我耳邊浮起了一個人的聲音，雖是很低，我却聽得十分清楚。

「……不好嗎？既輕鬆，又舒服！要東西不必勞步，祇要嘴一動就行，要錢更不必費力，祇要手一伸就有。」——我覺得這是你們女人最好的出路！」

我放下了筆，好奇心驅使我去找這聲音的來路。我抬起頭來，對面的板壁上露着一條縫，聲音正是從那兒鑽進來的。

我站起身，走到板壁那兒，偷偷的望過去。

隔壁也是一個小房間，一位留有小鬍子，穿着人造絲的長袍外罩黑背心的瘦個子，啣着半截烟捲，正在那裏得意洋洋的向一個坐在桌旁的年輕女子指手畫腳的說着。

「……況且你又長得標緻，讀書的時候還是出名的校花，嫁過去還怕不得寵？」

「馬叔叔……」那女的顫抖的喊着。

可是瘦個子打斷了她的話：

「我忘了告訴你！我預備把你介紹給誰。說起來或許你也聽見過，就是有名的紳士王霸。——不是王八，是王霸。就是楚霸王霸王兩個字掉過頭來。……他是國富銀行的行長，信義大學的董事，

藍屋總會的經理，有時他還愛捐幾個錢給難民，所以他又是一位慈善家……誰都恭維他，抬舉他！可是他最相信我，是我頂知己的朋友，頂知己的朋友，你懂嗎？」

那女的隨口答應了一聲：「我懂。」瘦個子又接着說：

「……然而這樣有錢，有地位的人却養不出一個兒子，真天曉得！我向來是够朋友的，我明白他的苦處。我對他說：幾是讓我介紹一位年輕，有學識，而且能拿得出去的女人跟您做姨太太……薛小姐，我看你是再適合也沒有了！」

「這……這我不能！況且……我，我是已經訂了婚的人。」

「訂了婚又有什麼關係哪？王爺還是早已結了婚的人呢。男人結了婚可以再討，女人訂了婚有什麼不能再嫁的？」

「男子不顧名譽，我們女子却不能跟着他們不顧名譽。」

「名譽？你以為什麼是名譽？跟你說：有了錢，不名譽的也都很自然的會變爲有名譽。」

「我怕對不起我的父母，更怕對不起我的……」

「這不是對得起和對不起的問題，這是要錢和不要錢的問題！」

女的把嘴唇一咬：

「我甯可不要這種錢！」

「那好極了。」瘦個子斜着眼把頭點了兩下，「這不能怪我馬叔叔不跟你幫忙。」

兩人沉默了好一會都沒話說。我靠着板壁却捨不得離開，想看這一幕戲到底怎樣發展下去。

馬叔叔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脚色，他的做功真好。祇要看他踱到桌邊坐下，劃火柴，點雪茄的姿

勢，你就可以斷定他是一個老手。

他低着頭，把眼睛翻上來，注意那女的表現的神態。然後他說：

「你們這樣待下去，總不是回事。」

女的把頭望着地板：

「我們沒有路走。」

馬叔叔立起來，口吻裏帶着恐嚇的意味：

「這兒的老板，不是好惹的，他決不會便宜你們。」

「我和瑞良（？）在一起，我不怕。」她似乎在安慰自己。

「瑞良！你說你的未婚夫？他……他是讀書人，他沒有能力對付一個流氓！」

「他不敢拿我們怎麼樣。」

「那可說不定。客氣點，趕你們出去。不客氣起來……哼……可要你們好看。上海地方的玩意兒不是你所知道的。我看還是想個法子比較好……」

「我們沒有錢——」

「嘿！」他鼻孔裏笑了一聲，「又說到錢上頭來了。剛才我替你想的法子是最容易撈錢的，可是你又不願意——」

「我還想活着好好兒的做一個人！」

「別說傻話！」他湊着她跟前，輕輕的拉拉她的衣襟，「做姨太太並非就是叫你不活着，那祇有比你現在活着更舒服！」

女的移開：

「我不願同瑞良分離。」

男的跟上去：

「你還捨不得他？」

態度十分真摯的，她說：

「我愛他！」

男的好像沒辦法的樣子：

「那我可沒有話說了！」停了停，他看看手錶，「啊，我還有旁的事，我要走了。」

女的見他往衣架上取帽子，忙喊：

「馬叔叔……」

他慢慢的：

「什麼？」

「你等一等。」

「我們還有什麼可商量的嗎？」他又放下了帽子。

「讓……讓我考慮一下。」

他又走回來，搖一搖手掌說：

「這實在可以不必考慮：那一頭輕，那一頭重，一看就明白。」

「想一想？……我已經替你仔細的想過了。」馬叔叔走近她跟前，「我先問你，你的未婚夫有沒有職業？」她不響，他便代她回答，「沒有！你們有沒有多的錢？也沒有！你媽病在醫院裏，也不要錢用？要的！你們可能在露天底下過夜？辦不到！你們住旅館可能不付房錢？這自然也不用說！你們吃飯住房子是那兒來的錢？賣東西，當衣服換來的！這可是長久的好辦法？當然不是！旅館裏的老板的會不會隨隨便便放過你們？不會！你的未婚夫不能對付那般流氓？不能……」

「啊，請你別再說下去了。」我看見那女的的臉上起着痙攣，像有誰在她心上插着針刺。

「那麼話再說回來吧。」馬叔叔說，「要是你嫁給了王霸，你們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你也無須再過這種苦日子了！」

女的沉思了一會：

「我自己吃點兒苦倒沒什麼關係，可是我……我實在不願意……」

「不願意什麼？」

「我不願瞧瑞良成天的焦急，成天的憂鬱。」

「你的心倒很好，祇可惜他養不活你。」

「不是那麼說。我要嫁給他，並非就是希望靠他養活。」

「不靠他，難道還靠別人？」

「馬叔叔，我們女人不一定離開了，男人就不能生活！」

「話倒是句漂亮話，恐怕你做不到。」

「爲什麼？」

「那你就做做看哪！」  
女的彷彿受不了他的輕視：

「我一定要想法謀生活，不單爲自己，還要爲別人。」

「爲別人！你爲誰？」

「爲我的：瑞良！我不能看他死待在這兒，他是有希望的！他要走，我還是設法讓他走的好！」

「你有錢？」

她用力的說：

「我情願用我的身體來換錢！」

「你捨得那樣做？」

她的聲音愈加響了：

「祇要對他是有好處的，我沒有什麼不捨得。」

「你真肯爲別人而犧牲？」

「希望我所愛的人幸福並不是犧牲！」

……

男的被她這高亮的聲音嚇呆了，停了幾分鐘，他問：

「那你的意思是答應了？」

「答應什麼？」

「嫁給王霸。」

女的遲鈍的，自言自語：

「嫁……給……王……霸？」

馬叔叔又追問她一句：

「噯，怎麼樣？」

她堅決的：

「不行！」聲音忽然變得低緩，「我盼望有一天還能同他相聚在一起……」

「啊，你不情願同你的未婚夫脫離關係？」

「是的，而且還要保持我清白的身體。」

「清白的身體？嘿，嘿……」他笑起來，「女人祇要有一件時髦的旗袍罩在外面，管他清白不清白，人家也看不出來了！——你究竟打算怎麼辦？」

女的有點躊躇：

「我……我始終想不出好的主意！」

隔了會兒，他用手指在桌上敲了一下說：

「我現在倒有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女的睜着一對疑問的眼睛向他望。他伸出兩個指頭在空中繞了半個圈：

「……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則你可以不必和你的未婚夫脫離關係，而且可以保全你所謂清白的身體；二則你仍然可以拿到一大筆款子幫助你的未婚夫和你那病得不能翻身的母親，至於房租也可以有個交待了……你以為如何？」



「你還沒有說出到底叫我去做什麼！」

「我想，想介紹你去當舞女。」

女的身子閃了一下：

「舞女？」她問。

「對了。你可以直截了當的押給舞廳裏。一年，兩年，或是比較更久的時間。舞廳裏一次可以付給你一大筆款子，然後將你在這一兩年之內所得的全部收入拿來抵還你的債務。」

「這種職業……未免太低賤了！」

「不！旁的職業也不見得比這個高尚。最多也不過名稱好聽一點罷了。」

「我覺得這總不是我們這種人幹的事！」

「你以為你進過高等學堂不是？……啊，再不要有這種不合理的思想，舞廳裏像你這樣的人真多着呢！」

「不過……」

「你不必再疑慮了！」他又打斷她的話，「我總盡我的力，跟你找一個比較像樣的舞廳讓你去……」他想了想，又繼續說：「馬賽舞廳是新開的，王霸是那兒的大股東。讓我替你去說說看——我相信我可以以人格擔保比別人家的錢拿得多。」

「既是這樣，就，就讓我試一試。」

馬叔叔的眼角開着花，他露出關切的神情：

「先告訴我——你需要多少錢？」

女的把嗓子逼得很低，似乎不好意思說出口：

「錢自然越多越好。」

馬叔叔連忙解釋：

「不過有這麼一層關係：錢要得多，合同的時間也就隨着加長。我看最好你訂兩年的合同……」

「兩年？——太多了！」

「就一年吧！」

「一年能拿多少錢？」

「這一時還不能確定。」馬叔叔望望她的臉，「……要看人長得漂亮不漂亮，會交際不會交際。依我猜想：憑你這樣的人品，訂一年合同，拿這麼五六千，大概是不成問題的。」

「祇五六千？」

「人家是一筆頭付給你呢！利錢加上去也就不算少了！……好在王霸是我的知己，你的老人家和我是世交，我總不致叫你吃虧……」

「多謝馬叔叔。」

馬叔叔把木椅一指：

「你先坐下來。」

女的照樣做了。馬叔叔又說：

「寫一張字，不然，怕事情不大好辦。」

接着他在抽屜裏找出一張白紙，平鋪在桌上。

「這兒是紙。」又遞給她一枝筆，「這兒是筆。」然後站在桌邊想了想，「先寫上你未婚夫的名字。」

女的朝他看看，於是手在紙上動着。名字大概寫好了，停下筆，再朝他看。

「底下聽我說：——爲了生活……」

女的握着筆，筆尖直顫顫。

「寫呀！——爲了生活……」

他催她，她寫。馬叔叔低下頭瞞了一眼說：

「對了！接下去：——」他清楚的唸，「我自願押給馬賽舞廳充當舞女……」

看她又不寫，便大聲的：

「怎麼？寫呀！」

女的臉色蒼白的，現出難忍的樣子：

「馬叔叔……」她喚着。

「快寫呀！」

「我……我……」

「你又要改變主義不是？」馬叔叔有點兒發脾氣了，「你們年輕人的意志真是太不堅定！」

「好，我……」她又讓筆在紙上很快的移着，「我就寫！」

馬叔叔朝紙看了一眼，很滿意的說：

「不錯。再寫上一句：——你不必干涉我的行動。」

「我……我不能這樣寫……我怕增加他的煩惱！」她的喉音裏含着淒傷的成分。

「你不是說要幫助他嗎？」

停了停，她啜泣着說：

「寫！我寫！」

筆又在紙上動，馬叔叔摸摸小鬍子，點點頭：

「好了。最後還有三個字：簽上你自己的姓名。」

「馬叔叔……這，這……」

「你不要錢！」他逼迫的問。

她抬起頭，眼淚在電燈光下閃亮，她斷斷續續的望着天花板：

「瑞……瑞良……請你，原……原諒我……」

馬叔叔看看錶：

「快一點，別就攔時間！」

「我簽！我簽！」她很快的寫上去，扔了筆，伏在桌上痛哭起來。

馬叔叔却在一旁笑眯着眼：

「哈哈……這有什麼傷心的？換一個人恐怕誰也幫不了你這個忙。」他將那張紙放進口袋裏，「好吧，你暫且等一會，我去和一個朋友談幾句，趕明日我領你到舞廳裏簽一張正式合同……」

他拍拍她的肩，啣着香烟跑了出去。

這一幕戲已經演到了高潮，我這隔室的看客也應該離座了。我正預備轉身的時候，祇見那女的把桌上的一個茶杯猛的朝地上一摔，嘴裏呼號着：

「我爲什麼要這樣？……我爲什麼要這樣？」

接着我又聽見茶房在門口嘖嘖喳喳：

「小姐，茶杯要錢買的！」

「我賠給你！」

「賠？嘿嘿，算了吧！明天房錢再不付，怕要請你好看……」

以後我再也沒聽見什麼，除了這女子的哭聲。

我的心不知給什麼壓着，簡直吐不出氣來。我走到桌邊，桌上的稿紙睜着無數的空虛的眼睛在望

着我。

叫我寫什麼呢？

## 異鄉人

康民

這一天，我起身特別早：八點鐘，往常這時候，好夢方酣，可是今天走馬上任，胸無點墨的我不免担些心事。其實這全不相干，大滬企業公司的經理就是我嫡親的姊夫。我以小舅子的資格坐着皇親國戚第一號的位置，經理以下，誰敢得罪我？想到這兒，整一整昨天新買的紅領帶，得意地忍不住要笑出來，隨手一招，一輛黑包車飛奔着迎了上來。

滿面掛着笑容的人事科馬主任爲我介紹幾位高級的職員，每次對方和我點頭握手的時候，善解人意的馬主任在旁邊就鄭重地加上一句：「這位桂先生就是我們伍經理太太嫡親的弟弟。」怪靈驗的，對方「喔！」了一聲，即刻就彎下腰去，頭再拾起來的時候，我可以看得準，他們一個個都帶着羨慕的神色。

馬主任指着一張寫字桌笑着向我說：「桂先生！您就請坐在這兒，可好？」辦事室的桌子是一色的，并無高下的分別，我在想，這桌子靠着窗口，光線既好，又是臨街的，無聊的時候更可以望望馬路上的行人。尤其湊巧的是旁邊坐着兩位小姐，近水樓台，可供消遣。「好！」字很快地從我嘴裏溜了出來。馬主任會意地又笑了一笑。可是我的目光看到坐在我對面的人，「怎麼？一個茶房模樣的人竟然坐在我的對面！」這句話可沒說出口。馬主任真不愧是人事科的主任，從我的目光中已瞧透我的心思。

「任先生！我替你介紹這位桂先生！」

一個穿藍布長衫的青年站了起來，他僅僅向我淡淡的點了一點頭。馬主任又含笑地向我說：「這位任子明先生，我們的文書。」接着他又正色地向任子明說：「這位桂先生就是我們伍經理太太嫡親的弟弟。」他媽的！那姓任的小子像是聾子，沒等這句話說完，已管自坐下寫他的文件了。我的無名火冒起來的時候，馬主任的臉色也顯得十分尷尬，然而他的表情轉變得極快，馬上又誠懇地對我說：「桂先生如果需要什麼，請隨時問我好了。」然後他彎腰帶笑地倒退了三步才轉身走去。四面一道道敬美的目光又射向我的臉上，這才消了我的怒意，我隨手整一整我這條紅領帶，若有意若無意地瞟了一眼我的兩位芳隣。桌椅上算得是光潔無塵，然而這是我高貴的天性，我抽出一塊雪白的蔬紗手絹兒向椅子上輕鬆地一揮，才安靜地坐了下來。

坐着沒事做，先把各同事的臉認熟了再說。眼前第一個就是穿藍布長衫姓任的，我起先真當他是茶房，現在細瞧之後，我又不由生起妒意來。他那清秀的面容，文雅內含着英俊，飄逸的神情中又蘊藏着沈毅的氣概。他要是好好地修飾一下，那麼此地翩翩美少年的第一席怕就輪不到我了。這時候，一位地產部的副經理走過來和他談一件文牘的事，真奇怪，我的朋友中各省的人都有，我對於方言的辨別也很有研究，可是這姓任的口音真够陌生的，嘖嘖咕咕的不知他怎樣說的？不過他說的大意還勉強可以聽懂，這樣却也未便說他講的不是「人」話了。地產部副經理走後，我的好奇心又升了起來。

「喂！你是什麼地方人？」他仍低下頭寫，沒有回答。他真沒聽見嗎？

「嚶！我問你……你是什麼地方人？」

「你問我？」他抬起頭來笑也沒望我笑，仍是那樣沈着臉。

「嗯！」我忍住氣聽他說。

「我是異鄉人。」他冷冷的說。

異鄉人！打哪兒窮鄉僻壤跑出這麼個一竅不通的怪人？我皇親國戚第一號好意問你話倒惹你冷淡，真不識抬舉。呸；異鄉人！我鄙視地望了他一眼，可恨他正在寫，竟沒看見我鄙視他的眼風。我回過頭去看鄰座兩位女士，一位穿陰丹士林布的薄施脂粉，生得一張好俊俏的臉兒，我心頭暗喜，看樣子是小家碧玉，大概容易上手的。可是她此刻對我似乎漠不關心，說真的，我倒全副精神放在眼睛上，向她緊緊的瞅着，等待四道目光觸電似的碰一下，來了一個一見傾心的表情。然而出乎意外的，我竟然沒這個福分，不！我該說她沒這個福分。倒是另外一位穿玫瑰紅濃裝豔抹的儘瞧着我迷迷地笑，她這笑裏面是灌進了够多的糖水在裏面，可是我却一點也沒嘗到甜味，實在她祇一張血盆似的大嘴巴使我倒了胃口。

「桂先生！僚府上是蘇州？」坐在我身後的庶務科主任軟軟地用一句道地的蘇白來問我。

「是蘇州。僚也是——」

「蘇州，巧極！巧極！彼此同鄉，還望多多照應。」一串哈哈的笑聲中遞上了一枝香煙，我才接過煙，火已經湊了上來。王先生一看就是個知趣的人，矮小的身材，圓圓的臉上滿是笑容。我少不得和他客套地敷衍一番。

總務處范處長走過來打斷了我們的談話。

「任先生！我們公司裏的日記，請你明天就開始記起來。不過這一本日記簿怕不合式，你看看？」范處長將一本日記簿遞給異鄉人。

「省了再買，將就用用也可以。」異鄉人翻了翻日記簿說。



「不要緊，這本簿子我們總務處有別的使用途。」范處長說着拿回了那本日記簿。「任先生，你是不是住在河南路的？」

「是的，我就住在河南路一家書店的閣樓上。」

「那末請你明天順便帶買一本來。」

「還是我來買好了，我也很方便的。」我身後的王主任感到利權不外溢，就很快地搶着說。

「不要了，我想請任先生自己去挑一本合式的。」范處長堅持地說。「王先生，請你先付任先生六十塊錢，買來了再開賬。」

「買一本日記簿，要不了這許多錢，我想最多二十幾元就足够了。」異鄉人傻氣地說。

「還是多帶一些錢吧，你可以揀頂好的買。」范處長說着就走回去了。

王主任將六十元交給異鄉人的時候，向他示意地笑着，輕聲說道：「剛才那本日記簿是我買的。」他隨即伸開五指向任子明做了一個手勢。

「五塊？五十塊？」一竅不通的異鄉人驚異地說。

「五塊錢？祇能買一本小學生用的練習簿！」王主任不由生起氣來。

「現在什麼東西都貴，恐怕你這件藍布長衫也值上一百塊錢呢！」我正好乘這機會嘲笑他。接着又是知趣的王主任一串哈哈的笑聲。我斜眼看那姓任的居然臉皮絲毫不紅，昂起了頭似乎微微在吸一口氣，神情十分的堅定。於是我接着說：「就是我這條領帶，昨天剛買的，你們猜多少錢？」

「恐怕也要一百塊錢吧！」王主任湊趣地猜着。

「一百二十元！」其實我不過化了四十元買的，反正我量他們也不識貨，落得吹個痛快。說着我

又得意地整了一整我心愛的紅領帶。

「真漂亮！」紅衣女郎迷齊着眼向我笑着說。假如她坐得再近些，我相信她的臉也許就會假了過來。

「桂先生！我替你們介紹介紹。」王主任殷勤地走過來說：「這位花萍小姐。」紅衣女郎又向我嬌笑着。可是我，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的眼睛儘自瞅着那位穿陰丹士林布的。

「這位是宋瑛小姐。」善解人意的王主任再度替我介紹。她，此刻我心上的她，抬起頭來微微的望我一笑，我慌忙提起精神將我的眼光去迎接她的，可是天哪！壓根兒就沒碰着，她的眼光已自收斂了回去。然而我心還沒死，我想些談話的資料。

「宋小姐這兒來了多久？」

「來了也不過一個月。」她沒有回答，也許有些害羞吧？是王主任回答的。

「宋小姐担任什麼工作？」

「會計科職員。」又是王主任代答的。罷了！這樣談話簡直是多餘的，乾脆我同你王老頭子談好了。可是令人惱恨的還不止這個，我忽然發現她的目光，我等待了好久不能相碰的目光，如今却正在和我對面異鄉人的目光融和地對望着。一股酸氣直衝我的腦門。我暗罵一聲，原來也是個不識抬舉的賤人！

恨她，然而我仍愛她，真的，最討歡喜的是她那張玲瓏的小嘴，我真想親親她。且耐性等幾天，爽直把她帶出去，反正我有的是錢，有錢怕買不到姑娘？提到錢，我到這兒公司來管的就是錢。是我自己向姊姊提出來的意思，讓我做一個出納主任。我自信得過，別的本領不敢說，數鈔票是我的絕技

，我能數得挺快，儘管數上數萬，幾十萬，也不會感到厭倦，我看見鈔票，我心裏就在笑，當然我臉上是不笑出來的，我愛鈔票就如我愛女人一樣，一見傾心，多多益善。

一天過去，第二天早上異鄉人買來了一本日記簿，這傻瓜，他說祇化了二十五元，拿去的六十元，退還了三十五元，還惹惱了王主任，王主任瞪着他冷笑笑，他楞楞地像全不知曉似的。異鄉人，真個是一竅不通！長袖善舞，第一位要輪着我，化盡心機揩來的油，我不希罕。瞧我的，我管的是錢，我寫的是一片混賬，一天天的混過去，天知道，連我自己也看不清我記的是什麼混賬，好在我知道混進不混出是沒錯的。一個月混過去，口袋裏混進的錢倒不算少，可是我的戀愛成績，却是意外的慘。說句笑話，想盡了方法，這膀子就沒讓我吊上。起初我以為是那異鄉人捷足先登，後來細細偵查，倒也是絲毫沒有曖昧，那異鄉人始終不過向她行注目禮而已。這才怪！莫不是這姑娘犯了窮命，就是不愛錢。我退而求其次，和大嘴巴花萍姑娘消遣消遣，也聊勝於無。

這一天，公司中來了一個電話，電話是打給宋瑛的，我的好奇心又湧了起來，一個多月以來還沒見她接過電話，突然來了一個電話，也許她有了情人？我看她慌慌張張地走過去，益發疑心了。

「喂！哪一位？……是的，我就是宋瑛……是的，宋漢是我的弟弟……」她的臉色轉成慘白，她差一點兒不會暈了去。她用發顫的聲音問着話。

「怎麼？校醫說他是急性盲腸炎？要馬上送醫院？……我……我馬上就來。喂！請問您可知道進醫院大概……大概要……要多少錢？……嗯！我……我馬上就來。」掛上電話，她的臉白一陣，紅一陣，她楞在那兒站着，我清楚地看見兩顆大眼淚剛要從她眼角上掉下來。她忽然抬起頭來望着我，我趕緊。收回目光，我知道此刻不是傳情拋眼風的當兒。可是她已經走近我的身旁。

「桂先生！我能不能向公司借用一千塊錢？」想不到她今天也會用這樣軟的口氣同我說話。可是想起了她幾次堅決地拒絕我，無情地搶白我，要不乘這機會報復，我還算是人？我就冷冷的說：「你也想借錢？」我斜眼瞅她，她慘白底臉又漲成粉紅色，她囁嚅地說：「我弟弟生急性盲腸炎，即刻要送醫院動手術，他們說至少要兩千塊錢，我把家裏所有的東西都賣掉恐怕也祇有一千塊錢。桂先生！請你答應我先借用一千塊錢，以後每月在我薪水內扣除。」

「你不知道本公司的章程，職員不得拖欠或借用一月以上的薪水數嗎？」

「是的，桂先生是最奉公守法的人。實在是愛莫能助。」王主任附和着我說。

「要是可以借的話，我們都想些花頭出來預支薪水好了。」花萍也向她放了一冷箭。

「宋小姐！別再聽他們廢話！趕緊送醫院，這是間不容髮的事！」是異鄉人怒容滿面地跳了起來。

「可是一文錢逼死英雄漢！況且……」我不等她說完一句話，異鄉人拉了她就往外跑，祇聽見他在咕嚕着說：「走！這一千塊錢，我雖然窮也還湊得出。」

呸！這窮小子倒會憐他娘的慨！好好一場戲叫他攪散了。我早看出他不存好心，果然他會乘人之危，買去了美人的歡心。別瞧他一竅不通的阿木林，這一手可就不含糊。好！總有一天掉在我手裏，叫你瞧瞧舅老爺的顏色！

一星期之後，顯見得那宋瑛的弟弟已是脫離了危險期，她這兩天老是含情脈脈地向異鄉人甜甜地笑着，簡直使我酸氣沖鼻，怒火冒頂。然而奇怪的是那異鄉人倒并無得色，相反地，變得憂鬱了。我想一定是那窮小子在心疼那一千塊大洋錢了。其實化上一千元，買這麼一個美人，至少也該不算虧本。

。如今異鄉人在懊悔，我這兒也在暗地裏頓足呢！

飯後，照例大家在看報或則談天。祇有那異鄉人在做他每天的老文章，記他的私人日記，這兩天不知在記些什麼，那樣認真地寫，有時候連宋瑛給他的甜笑也不暇應接，有時候，又傷感地嘆一口氣，真使我猜不透他的心思。他忽然停筆不寫，癡癡地望着宋瑛，她呢，此刻似乎不會覺察到，俯着頭在想心事，她那柔白的手指在繞弄她自己前額的一縷頭髮，這神情好不可愛！

「任先生，伍經理請你進去。」服侍我姊夫的王三突如其來，把我們三個人都嚇了一跳。異鄉人跟着進去，那本日記簿仍攤在桌上。我爲了好奇心的衝動，不顧一切地把它拿過來偷看着。我翻開一頁，上面寫着：

「我把所有的書籍，一枝跟隨我流浪了十年的自來水筆，一只書桌，一張床，一條棉被，一件父親傳給我的羊皮袍子都抵押給我樓下書店的老闆，他的哥哥是開舊貨店的，我總共押到了一千塊錢。如果我能將這一千塊錢救活了一個人，也可以說兩個人，因爲我現在知道宋瑛的父母全死了，祇留下她和她的弟弟，她愛弟弟甚於自己，那我就是窮到餓死，凍死，我仍相信我是應該這樣做的。」這小子原來是拚了命充好漢，窮形極相，虧他不害羞！我再往下看：「以往我祇感到她的外形可愛，雖然我不時的想念到她，但那是浮淺的。現在使我驚訝的是她不僅有一個美的外形，她更有着美的靈魂，她兼有着各種婦女的可愛，然而不染着一般婦人的弱點。我担心着我將深深地陷入愛網。」大好一塊肥羊肉落在狗嘴裏，還虧他說「担心！」

我又翻過一頁：「她的弟弟已脫離了危險期，她快活得什麼似的，她告訴我這消息時，她天真無邪地拉住我的手，我心頭漾起無限的溫暖，然而又泛出一陣辛酸，我不幸已是結了婚的人，我如何妄

想着這非分的機緣？」這小子畢竟是傻瓜，玩了再說，這年頭還講究這一套？看他底下怎麼寫？我再往下翻：「我愈愛她，我就愈感到痛苦，最痛苦的是我發現她也漸漸地愛上了我。如果她是因為激感我的恩惠而愛我，那我是否應該接受她的愛？我承認我已是不可避免地深深的愛上了她，然而在遙遠處有我底妻，我父母給我定下的妻，雖然，我沒有愛她，然而我已經接受了她的愛，那樣真摯的愛，我又怎樣忍心拋棄她？拋棄我自己吧！拋棄我自己的愛，同時又辜負了她，宋瑛的愛。哦！矛盾！我整個兒的思想就是矛盾！」神經病！簡直是有神經病的。底下祇有幾句話了，索性看完了它：「我決定在她還不會深愛我之前離開她吧！她有不可磨滅的可愛，我會永遠的愛她，可是別人，比我更能使她幸福的人，也會像我一樣地愛她的。好在她有聰明的見解，堅定的意志，可以不用我担心，她知道怎樣迎接她的幸福。愛是靈感的，外形是假借的，我將愛她的心，向着遙遠處我底妻，那樣真摯地愛我的妻不知要多麼的喜歡呢！人生最快樂的是心境平安澄靜的時候，此刻我又得到了證明。」我放「異鄉人的日記簿，我心頭似乎有些難過，至少我現在覺得他優得可憐。

經理室內發出一陣呼叱聲，異鄉人生氣地踏步走出來，後面跟着滿面怒容的伍經理，我的姊夫。「你一定要完全照着我的意思寫！」

「不能！因為這是不合理，不公平，不近人情的！」

「閉口！你敢不服從我的命令？」

「如果是不合理——」

「你沒有資格同我講理！」

「爲什麼？」

「因爲你吃我的飯！」

「那是我做了工作換來的。現在告訴你，我決定不要吃你的飯了，而且也不再和你講理了。因爲人與人之間才能講理！」他隨手拿起桌上的日記簿，堅定地昂着頭舉步走出去。

「子明！我——」

「不！你別忘了你的弟弟。」異鄉人把剛要站起來的宋瑛按了下去。她痛苦地垂下了頭。

「瑛！我很慚愧，不能幫助你們姊弟，你忍着些待下去。我相信有一天我會重新來向你攜手的」。除了宋瑛和我，每個人用駭異的目光望着他的背影。王主任陰沈沈地說：「跑出去有得受苦！哼，做人有這樣容易？」回轉頭來，他又向怒未消的伍經理諂媚地一笑。接着是各人在低聲議論着。我呢，悔不該偷看了他的日記，心裏像有一塊石頭壓住似的，說良心話，我就從來不會有這感覺。

## 虹

朱慕松

碼頭上的聲響很是囂雜，好似魚兒吐出它的水泡連續泛上水面來，有的人慌張找尋失落了包袱，有幾個站在岸上的姑娘揚起粉紅色手絹向船上相識的人打起旗語，在光和音響裏的埠頭，江畔彷彿雕刻板上凸起的樓厦，顯出哈爾濱榮華的畫面來。

我跨立在慶瀾丸上層甲板上，惋惜沒有趕上以豪華馳名於北滿題以哈埠名稱的大輪船，不過自個所趁的，在江輪局裏，也算是精緻的一艘，這樣想着，心上的陰影如同朝霧般消滅於無形之中。

靠着欄杆，映在視野裏的那笨蠢的挖泥船像鯨魚一般伏在江面，在背脊上聳起了的倒並不是水柱，而是桅杆樣底起重機，鐵鏈摩擦發出沉重的聲音，抬起頭還可以看到橫斷江心的鐵橋，列車駛過，好像灰黑色的毛毛蟲棘足抓住繩索蠕蠕爬動。

道裏的水上俱樂部，美麗建築物的弧綫型影子，還依稀地可以眺望到，不過從充滿着光和影，勞動者幢幢姿態裏底埠頭區望到純然消費的富豪所在，在心理上似乎相隔得很遠很遠的了。遊艇從上游划來，飄來了男和女底歡笑，在孤伶的旅行客心目裏，這歡樂也祇有存在憧憬的夢想裏吧，在忙碌旅程裏倒沒有想到，上了江輪還沒有離去碼頭，倒浮上了寂寞。

聽說在松花江上，這地方的風光是最美的，誰又能說聲否認的字眼呢？陽光映在水面上，飄盪着金黃色的光采，浮動着，閃爍着，猶如金剛石從稜角裏映耀出的顏色。白色的帆船鼓起着帆篷，懷孕



着風在江上緩緩行進，點綴得說不出一種風趣。岸旁倒影着青翠樹木和精緻避暑底房屋，誰說塞外荒漠，這景色在江南也是罕見的。

氣笛響出短促帶着鈍重的叫聲，自己心裏在唸着：「再會吧，哈爾濱，在你的懷抱裏，曾做過美麗的綺夢，讓江上的風吹去了它吧，」這末想着時，心裏也委實可憐，獨身漢的長途跋涉，深嘗了孤獨之苦味呢！我抱怨起自個爸爸來，幹麼投資在遙遠佳木斯開設木行呢，也怪自個好心，爲着爸這月來老是筋肉痛，行動的不大方便，自告奮勇在暑期裏替他老人家走一趟遠門，爸在我臨行時拍拍我的肩膀，叮囑着：「年輕人能在江湖上兜着圈子也是好的，能得到書本上所不能夠體驗到的智慧。」我就怯生生地踏上旅程，處身在江輪上，在瑣細地想時；不自主地在甲板上踱着。「呃——」一聲清脆的聲音飄來，彷彿小飛燕投向我懷裏感到胸口一撞，一瞬間思想又回到現實境界，纔曉得自個也太粗魯了，站在房艙門口，阻礙住旅客的進出，一句說明歉意的話從嘴裏吐出來。

「我，我倒沒有什麼，怕撞痛的是你呢。」

一口純粹的北京話震盪江上底空氣，過後，想想自個胸膛好像有許隱痛起來。

一忽兒，我的注意力轉向說話底那個姑娘，在塞外雖祇住了二十來天，我的視覺也就粗糲起來，一路上所能看到的女性很少能看到上眼的，不過離我很近的她呢，一瞥間就浮上異樣的感覺，她的生存，彷彿祇有夢中纔能存在似的。

她的模樣很像野貓，嬌小，輕盈，惹人愛憐，她說她倒沒有什麼的話實在是客氣的，由於她胸脯的起伏，面孔漲得緋紅，呼吸也緊張着，中間有着距離底我也深感到呢，我很心疚，恨自個的魯莽管讓這樣的姑娘受驚。

輪船漸漸離開埠頭，船尾濺出一朵朵浪花，在江面劃出一條白色深痕，像一條綫般船身駛遠了，痕跡還沒有平復，兩岸的樹木向後退去，湧湧出船艇鼓動波濤底聲音來。

處身在江輪的頭等艙裏，也是樁苦惱的事。舉目都是陌生人面孔，聽到的也都是自個不懂的外國語，不說別的吧，叫喚下女時也得以手指表情替代，想說又不能說出的言語。看着別的旅客下圍棋，聽着話匣子裏發出三味綫的音調，消磨漫漫的無限久長底時間，悶在休息室裏也委實膩了，想換一下休息室裏瀾漫煙霧底氛圍，就踱了出來。

在船首凭着欄杆向波浪凝視的，真是她——給我很深印象穿紫醬色旗袍底姑娘，她的黑烏髮絲一縷縷被風吹起在陽光裏，如同風吹麥穗一般向後仰着，我想，她的心情怕也同我一樣吧，受不了孤寂，離開人羣，獨自在呼吸江上新鮮的空氣吧。

我走向她靠着的地方，故意脚步踏得重一些，果真她朝着光綫的容顏回轉過來，她有一雙大眼睛，又黑又是深邃，她的塗了口紅底嘴却很小，小得可愛，我說她模型是貓，貓安靜時不是嫵靜溫柔的麼？

「到什末地方去？」我急巴巴地搭訕着，纔從男女界限分得很嚴的教會大學出來，對異性的交際是不會熟練的呢。說時面孔漲得通紅，心頭像小鹿一般跳躍，眼睛俯視着剛洗白的甲板，不敢接觸她底目光。

「到依蘭去，我的故鄉。」

她活潑的說着，一口乾脆的北京話，我在這古城也住過好多年頭，我分得出它和塞外音調的差別，她的語言是那樣清朗而溫和呢。

「你的口音倒不像那邊的人。」我說着，素來人家告訴我，說在塞外也有出產美人的地方，依蘭美人甚至在風土誌一類書上也刊出過，自己想這地方離開自己的所在有記不清那末遠，祇有地球儀上纔能找尋到它的黑點，倒想不到現在會近在我眼前，又是古怪的一位姑娘呢。

「我離開故居有六個年頭了吧，一向在北京城裏唸書的。」她的話又說得緩和起來，她說快時好像有些喘急，我敏感到這是年青姑娘羞澀的原因。不是自個心頭也在怦然跳動麼？

「一個子這末經過長長旅程倒也得有氣魄呢。我怪自個笨拙的嘴，心裏想說的一說出來就不大中聽。」

回到故鄉的路程，倒是很熟悉的，不過麻煩的不在這，而是旅程的寂寞，想不到沿途驛站的面目，會變得這末快的。

「我也是這樣的呢——」我繼續說下去：「我是會說話的啞吧，住在哈埠南崗底大哈爾濱旅館，半夜口渴想喝茶，同下女咕嚕了半天，得到的還是一杯開水，」說到這裏我也害羞起來，我這愚蠢底人親自把引人發笑的話柄說給初相識底姑娘聽，這多麼不好意思。

「那你又往何處去呢？」

她說到「你」時頓了一下，我感到身心舒暢，這樣親暱的字眼從夜鶯一般姑娘嘴裏吐出來，在我過去枯燥的生涯裏是希有的，怎不令我心動呢。

「在這航綫的盡頭——佳木斯埠，我爸聽信友人的主意，撥出一部分產業在這荒僻所在開設了木行，原本每年是他去的，這趟由於年老不舒服，我替他料理，不過去那邊還是第一趟呢。」

輪船尖端像刀一般劃開水面，濺出潔白的水沫，雨花一般又灑落下來，下層板上的鐵鏈由於船身

的傾向改變，輾轉地移動着。

我不再佇立着，也背着欄杆，我願意這樣同她相處，不願意返回休息室，那船艙裏迴繞霧一般輕煙，蒸得不慣抽煙的，自個引起咳嗽，並且也頗苦於拘束，讓從原野裏吹來的風，清涼地吻着面頰，她的髮絲飄在我面上，如同柳枝一般溫柔。

從陌生進展到認識的過程，在旅途中也不能說是太快吧。我高興能獲得這樣的機緣，能和這樣靈巧的姑娘同行的再也不會嘗到旅途的痛苦。在松花江的兩岸。展開廣漠的大原野，原始性的平原無盡無邊地獻出它的神祕魅力，深蘊着廣悍肅穆的意味，幾隻野鴨憩在草叢裏，江輪駛過，受着機聲吵擾，挨着頭頸從平地飛起，在天空裏迴旋翱翔起來。

「在這所在，以前居有沿着江邊流浪的民族，我們喊他們是『魚皮韃子』的，」她望着莽莽草原說着：「他們在我祖父的時代，不穿布衣，披的是魚皮，寄生在草叢裏，沒有固定的家，日常用叉投中着魚，作衣食的泉源。現在這族人稀少了，在我故鄉的鄉間，也還有幾戶人家，不過由於同化，也分不出兩樣的地方。」

她說得很慢，也很有條理，說完一段之後，得休息一回，我看着她由於神經的緊張吧，說話裏總有一些微微氣喘，我彷彿聽故事那樣，在這地方我成了一個一無所知的孩子，如同幼小時躺在乳媽懷抱裏聽她講野人一樣。

「我很想故鄉，一別多年，重逢它時又不知成怎樣的面目呢。」她說到她故居時，面上發出媚媚的光，她是那樣窈窕而嬌癡，當我看到她全身曲綫沐浴在陽光裏時，驚嘆起造物者的神奇，她的面身段多麼勻和啊，她的神情有許癡，由於懷念故鄉的戀情吧。

輪船往下遊馳去，時間也同樣飛逝過去，太陽爬過樹立在船首的旗桿向西落沉，在遙遠的水上圓圓的像通紅底火之球，水面受着光綫的折照，成了一片彩色，水波粼粼，有說不出的一種美觀。她嬌娜的身子靠貼着欄杆，上身傾向外面，彷彿追隨落日：「這世界是多美呀——」她眼望浮着幾朵晚霞的天上，像在捉摸着什麼似的。玫瑰色的雲朵在飄動，無所依憑地浮沉着。

她低低地噙着像對自個私語：「倘若能將時間固定，固定着如同畫片一樣，這又多麼好啊。」我笑着這古怪姑娘的心情，在這時候祇是我幸福的開端，我還希望能得到更好的幸運，我心跳，我面紅，不都是爲了思量更美好的幸運而引起來麼？

「我雖愛薄暮，不過它會引起淒然的情調，由這，我更愛日出，這纔是壯觀呢！不是還有更美的明天麼，」我由於戀火的燃燒胆壯地說。

「在你，也許這樣，我，我不是這樣想，明天也許是那麼近，也許又那麼遠，遠得像天邊，不能捉摸，也無從找尋。」

她也真是古怪，難道我話裏又有什麼引起她的不樂意來，她說話時帶着鬱惱的模樣，眼望着天涯浮雲，在她眼裏，彷彿幸福也同雲朵那樣縹緲，我不懂得她心情，這樣年青的姑娘又怎會吐出這末哀怨底話呢！我不思忖，在思忖時也許被她看出我這獸樣子來，她回過頭來，粲然一笑，露出她皙白潔齒，說着：「爲什麼想到明天呢，今晚一定有好月色，夜裏聽江水的嗚咽，不也是個消磨時間底法子麼？」

她的話裏帶有苦澀的滋味，我是沒有經過世故底人，依她年齡來估計，不也同我一樣的麼，爲什麼我這般淺薄，而她像總含有一種深意在呢。

就是夏季江上的晚風，也還是冷悄，我正想勸她回到艙裏，恰巧下女在彎着腰，從動作裏推測，一定是晚餐的時光了。

船上的餐食是我吃不慣的，雖說是頭等艙，也祇是一飯碗幾碟菜，菜又是古怪的，像海苔片幾張，也算是菜蔬，幾條叫做「人參」底醬蘿蔔，又怎能算飯菜呢。不過，算是上等客待遇，每客附有一瓶啤酒不取費用的，我同她對面相坐，她說她不願意喝酒，我勸着把酒倒在她面前高脚玻璃盃裏，她不喝，我說我平時也不喝酒，爲着紀念我倆的認識，應該喝一些。

「來吧，祝我倆康健喝一杯！」

我高舉起酒杯催促着。

她起初遊移着，似乎有着懷疑，經不住我的慫恿，幾次的慫恿，——終於毅然舉起杯子向我酒杯一撞，白色酒沫盪潑出來，她面上閃着一種光，好像經過的時間雖短而內心經歷了長期的鬭爭似的。

「爲紀念我倆的相識，」她說着：「理應陪你喝一杯！」

酒彷彿從她咽喉裏要噴出來，不過她還是默默嚥了下去，喝酒從她表情上看來在她是在是樁苦事，她也並不埋怨，像服苦汁般承受地把它灌下去。

「爲我們將來乾一杯！」

我又高舉酒杯。

她的面孔通紅，這樣嬌豔的容顏如同秋海棠，她一雙深情的大眼睛睜得很大，大得令人可愛，她的胸脯急促地起伏，在紫色旗袍裏果實般鼓起的曲綫輪廓格外顯明，她也將由我注滿的酒杯舉起來，「爲什麼說將來呢——」她臉上像有陰影帶一些少女的哀怨，激動地說下去，言語由於喘急，有許模

糊：「現在不是更好麼，爲我倆的幸福，也理應陪你乾一杯！」

早知道她喝了酒會這樣不舒服，我再也不會喊她這樣的。當啤酒瓶淺去了一大半時，她受不了，我眼看她的呼吸瀕於短促，面色由紅而紫，一種窒息樣的苦悶從面容上閃耀着，她飯也不吃，難過地站起來，我趕過去扶着她，她任我的手挽她的腰，她的頭靠在我的肩膀上，「沒有什末」，她很難吐出她的話，一個字一個字這樣講出來：「怕是酒冒上心頭了，一回兒就會好的。」

扶到她住艙的門口，她還向我道謝，接着擺脫我的手腕，踉蹌地開門進去。

我着急，在她門口踱來踱去，晚餐祇是吃喝了一半，再沒有心思去餐廳了。爲什麼要灌她酒呢，害得她難受，我自責着，踱到艙外甲板上去，江上映着銀灰色的月光，漾盪在水面上的月亮，就同死美人的臉，剩我獨個子，我的心境格外比從前孤寂了。

也是湊巧，我發覺自個心裏怕被稻草塞住呢，爲什麼不想到今晚有哈爾濱劇團在休息室裏奏樂曲呢？爲什麼不借這引子去敲她的門，我又重踱回來，手指輕輕的敲着，她還沒有回音，我就旋動門鎖，推開了門，我站在門檻上，她正躺在舖上，在桌上有一隻瓶，軟木塞還沒有蓋上，大致是糖漿，滋潤酒後乾燥的喉嚨的吧！我問她好些麼，她站了起來，她說：「剛才還有些頭暈，現在什末也不感到了。」

「去聽音樂吧，休息室裏在舉行音樂會呢。」

我怕她會拒絕，可是倒沒有碰釘子，她點頭答應，除了塗口紅不搽別的化妝品的她，從衣包裏找出脂粉，撲向由於酒後微微憔悴的面上，經過人工裝扮後，另有一種燈下美人的風情，我伴她到休息室裏，早有很多人，我同她並走到角落裏，相倚地在椅上坐下來，我兩手攏在膝上，那劇團剛奏過

奏前曲，正是憩息的當口。

這劇團在我剛到江輪上上已經知道了，他們是從哈埠到通河去表演的，趁在船上空閒，經船長的慫恿，答應客串音樂之夜。彈曼特林的，拉手風琴的，都用一種羨慕的眼光望着我倆，在他們心目中是一對情人，實際上是邂逅還不到十幾個鐘點呢。

第二個節目是「鄉怨」。

樂器上震動出來的聲音，不多久就控制了我倆的感情。她的頭嬌愛地靠着我，我悄悄捉住她白晳的，她的秀髮依偎在我面頰上，一陣陣髮香令人舒暢。她的小嘴在唸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聲音很低，低得幾乎聽不出來。

樂聲翩然停止時，她的頭從我懷裏壁立起來，懷念的神態從她的姿態上可以看得出來，她囁嚅地說：「家是甜蜜的，倘若不是它的誘惑，我也不會迢迢從千里外趕回來，祇有在它的懷抱裏纔甘心的。」

她說時的神情好像在夢中一般，「謝謝你，使我過着一個美麗的晚上。」

當我獨自回到艙裏，我輾轉不安，心在胸中搖擺着，沒有依靠。她的話倒沒有錯，在枕上我聽着江上波濤的澎湃，心情也跟着動盪不停。這姑娘的影子像距離得那末近，一伸手就可以捉到它，又像那樣遠，遠得像虛無的幻象……

我以爲天還沒有亮，下女就來敲門，後來纔曉得江上起着濃霧。我同她站立在甲板時，朝霧是消散了。隔了一夜在熱情上多了一種苦楚，祇有這天還能够並肩相處，過後不是又得分開來麼？我澈夜思想，願冒着險求得兩人間的聯繫，倘若她不拒絕，那末這幸福會使我從夢中笑出聲來，我靜等着機



緣，機會會驀然而來，一鬆手又溜去的。

江輪緩緩靠向通河碼頭，粗糙的建築物從地平綫上湧現在視野裏，下面甲板上「哈爾濱劇團」團員已收拾好行李在等候靠岸。我倆向他們揚手打招呼，他們也回應着，一雙雙眼睛像在說：「願你倆永遠這樣親密！」

在氣笛在聲裏，他們魚貫從跳板上走上岸，我倆的目光在歡送他們直到影子消失在黃沙裏，接着她輕輕嘆息了一下，喃喃自語：「集了，又分了，這世間是多變幻呀……」

我找到了機會又怎肯放鬆，「爲什不能永久相集呢——」我急巴巴的說着，接着胸膛裏的心幾乎蹦出來，顫抖地把預備好的指環套在她手指上，她彷彿在夢境裏樣，不笑也不拒絕，接着我把她柔嫩的手指上鑄有她名字，「馥英」的戒子戴到自個指上，她瞧着我這癡樣子，覺悟到含有什麼意思時，她的身子偎依得更緊了。

我，歡樂得幾乎跳起來，想不到這樣的幸福會降臨到自身，現在視野裏沒有一樣不美麗的，陽光對我笑，江笑着，飛着的鳥笑着，浪花笑着——我的生命如同水沫一樣跳躍，我的話不依程序地衝出，我瑣瑣碎碎地講我的家，我的爸，我的事業，接着我說我該怎樣虔誠對待她，怎樣組成美好的家，又怎樣過那美滿的生活……

她笑着，地夢似地笑着。

她彷彿以聽別人故事那樣的心情來聽我的話，她面上顯出夢幻似的游移底幸福，我怕自個的話還不誠懇，說話裏就帶着自個的誓言。「真的麼？」——「她還是那樣不關切的，我指天下誓，說：「倘若你不相信，我願意掏心來給你看呢。」

接着，她算信任了。談起新嫁娘的禮服時，倒引起她的興趣來了，她說她要在髮上插着什麼花，她還問我那時候能不能從南方帶一康乃馨一來，她愛這華貴的花，我倆像在沙灘上白白做夢的孩子，稚氣地講起零零碎碎的禮節，起初她倒並不怎樣認真，過後她又熱情的商量着，彷彿，盛禮會在明天舉行，由於過度的興奮吧，她手按着胸脯，氣也就短促……

於是我又遺忘了昨夜의 遭遇，我在午餐時，又勸她喝酒，她點着頭把酒嚥下去，她似乎有一些難過，回到房艙裏，一回兒又出來陪我喝着，我看見她唇下有一滴醬油般的污漬。我取笑地說，她從房裏再出來，便生了一顆黑痣呢。她也縱情於歡樂，「生命是多美麗呀！」她說着，雖然聲音喘急得梗在喉嚨口。

從午後開始，我倆儼然是未婚夫婦，手挽着手在甲板上走，在她不留意時我輕輕在她手掌上印一個唇痕，時間也真快，離別的預感便在心上滋生。我說我到佳木斯祇要三天就到她故鄉來拜訪她，她說祇要通知她她就會在依蘭埠頭上來接。過後她說起她有個妹妹，叫做「蘭英」，長得和她一模一樣，怕我會認錯，我說「爲什麼講到別人身上去呢，我，就是燒成灰，我也認識你的。」我真恨時間過得太快，氣笛在響，依蘭的碼頭從視綫裏兀起，我緊握她的手，我聽得她的呼吸幾乎很淺；淺得就像浮沉在嘴邊，她說她的心跳得很厲害，她按我的手靠她的心頭，我感到她怦怦跳動的心臟，隔着衣服和皮膚也還是感覺到。時間飛逝過去，她說她已經看到她妹妹在江輪局埠頭外等候着呢，接着我悵悵地望她離我而去，在扶梯出口處，她輕盈回轉身，那美麗的秋波呀……

在灰沙裏佳木斯停留了三天够我心煩了，怎有心思去清理亂如髮團的帳目呢。爸的木行在「木之都」生意很有起色，這和我的幸福又有什麼關係呢？在這熱戀當口，除了關懷之外，一切在我印象之

中是淡淡的，心急如箭想去我夢中也惦記底埠頭，爲了縮短旅途時間，這趟趁的是馳名松花江上的哈爾濱丸。

爲了想給她出乎意外的歡喜，我也瞞着我來的時間，江輪靠了碼頭後，我頗長的身子出現於依蘭街上，雇着一輛馬車，我的心隨了車夫揚鞭而跳動，這古城的建築出於意外的幽美，倒處是牌樓，有着幽思底情調，我的心怦怦跳着，彷彿要跳躍出胸膛，找尋到門牌號目，歡愉的顫慄幾乎使我木然呆着，害怕敲門呢。

接待陌生的來客是她妹妹呢！我一眼看見就識得，從他妹妹身上我可以看見她同樣的機靈活潑，和美麗的影子來。

踏進她的閨房時，她正躺在床上熟睡，她的面孔除了微微憔悴外，我也看不出有異樣的情形。我跑過去喊着：「馥英——」心裏想怎麼在白日還睡得這末甜，從後房裏踱出皤然白髮底長者。從她妹妹的稱呼裏，我知道是她什麼人，他吸着水煙緩緩說着，聲音底憂鬱如同破碎的笛聲：「小女承蒙你沿途照應，不過她的運氣那末不幸，她原在北京讀書，三月前患着氣急的病，到協和醫院診時，使大夫呆了，診後說是患的痼疾，叫做心門漏血，這樣希奇的毛病，他們也從沒有碰到過。現在的科學尙不能挽救這病者的生命，心房時時還滴下一顆顆血珠，滲在皮膚上成爲紫斑，醫這病的大夫叮囑過她：別使感情再起波動，喝酒和刺激性的東西都成毒汁，會縮短病人的時日。就是這樣也祇是維持幾個月，她爲了想家，想在故土上讓生命走向盡頭，所以靠着毛地黃浸膏的藥力，從遙遠的路程回返故鄉，一路上也真麻煩先生了。」

這真是一聲雷響，在我如同天地倒了一個身。我木然瞧着，她的樣子還是很美，看不出有病的模樣

我想把頭埋在手掌裏，想哭出聲來，床上的她似乎微微睜開眼睛，喃喃地說：「是你……」她妹妹聽從她意思，把一匙醬色的藥汁讓她嚥下去，掙扎似的她柔弱的身子靠着床杆坐了半身起來，「謝謝你，給我一個多美麗的晚上，這晚上在我永遠不會再來，永遠不會再來了。」

「我的生命如同秋天的落葉，它脆弱地飄落，不過在短短的過程裏能有這樣美的晚上，以整個生命去換得它，也還是值得的。我感謝你的恩惠，叫我曉得在世上有這樣的美好，你爲什麼淌着淚水呢？你的手給我，蘭妹你也來，……你也別害羞，你以愛姊姊的心去愛你姊姊愛的人，你呢，以對待我的盛意對待我底妹妹，……能看到這樣我很歡樂蘭妹再讓我嚥口毛地黃汁，你瞧，我在笑着呢……」

我又怎能忍心離她而去呢，當晚我在依蘭住下來，一個晚上我沒有能闔上眼睛，窗外風刮着沙子，從空中灑落下來悉悉作聲，我的淚不自主地淌落面頰，淌落到枕頭上去，深夜的更夫木聲，一下一下敲擊我心，我記起這古城以前是叫五國城，在八百年以前，塞外的帝王在這裏過着俘虜底暮年……我彷彿聽到杜鵑血淚的啼聲，雖然這鳥在這裏是沒有的，……我怎能離開她呢，於是我想我暫時不回去，讓她——身患痼疾的愛人多幾個美麗的晚上。

親愛的讀者，我經歷的故事在這裏中止，倘若你們一定要追問以後怎樣，那末我是一個平庸的人，像這樣的奇遇以後也就再沒有邂逅到。不過三年過去了，我同她妹妹結了婚，在佳木斯成了家，這是爲了蘭英不願意遠離家鄉，我向爸說了，當木行的經理，在商學院畢業底我，並沒有什麼困難，還有我得悄悄地瞞住她告訴你們的，不然她會面上泛出差澀底紅暈，她懷有三個月的孕，我巴望能生個女孩子，依照孩子母親底姊姊的遺囑，題名叫馥英——我真巴望未來的女孩能如她那樣美麗，靈活，熱情，如同小野貓一樣。

# 燈和桌

予且

凡是認得趙秋士的，都說他現在已經變了。但是趙秋士向人說，他一點也沒有變。他是一個窮苦的人。中學沒有畢業，生活的鞭子，已經打在他的背上了。他沒有辦法，輟了學，考入一家書舖子裏當校對。早上空着肚子去上工，到下午五時纔回來，午飯，他就從來沒有正式的吃過。但是他不甘心不畏縮，辛勤的工作着，希冀着有一天前途可以大放光明。

「勤苦的人是會得到報酬的。某人不是由學徒升到編輯嗎？」

這是編輯先生們常向他說的話。起初趙秋士也還感到一些興趣。但是這種興趣却與時俱退，退到零度。他心裏想着，校對終是校對，一輩子都是校對。

趙秋士住的房間，是人家一間擱樓。這不是趙秋士妄自菲薄，他想自己一個人住在上海，爲什麼要住較大的房哩！自己一天到晚的不在家，租了比較大一點的房子，就是奢侈，實在說，趙秋士的事務是很富於實際性的，而趙秋士個人呢，却富於理想。

當他睡在那擱樓上面，四面八方都有臭虫來攻擊他的時候，他會想出一段小說，或者是三五句的小詩。在清晨起來的時候，他會用鉛筆寫在那半舊的糊壁白紙上，自然不如那風景區中廟宇寶塔上的墨跡，可以供衆人觀覽。但是在星期日的早晨，他自己偶然的讀一遍，往往會發生無窮的興趣。

在某一個星期日的早晨，他正在欣賞到自己所題的詩，後樓忽然發出一片清脆的笑聲。他定睛一

看，原來昨天新搬進來的房客，正在向他看着。她是一個少婦，眉目如畫的少婦，她丈夫是船上做事的人，昨天搬了進來，就從來沒有在家裏住過。

這少婦笑什麼？趙秋士兀自的想着。她的房中更沒有別種可笑的东西。要笑，當然就是笑自己了。趙秋士心裏有點怒意，他望都不望一回。他暗自詛咒着。

「她，她是一個什麼東西！」

趙秋士如果心中沒有這一重思想，便可以說他的心中是淨心無疵的。如今他心中有了「一個什麼東西」，這東西究竟是個什麼，反而變成他心中所要研究的問題。他捨不得不看一看她究竟是個什麼東西，終於偷眼望一次。他所見的是少婦面前有一個小寶寶，她的笑似乎是對小寶寶而發，實際她却並未忘記攔樓上的人。

今天是一個星期日。在平時，趙秋士消磨星期日的早晨是到禮拜堂去做禮拜的。他並不是一個基督教徒，但他沒有方法去消磨禮拜的早晨，他經友朋的介紹，也去做禮拜了。他有一本小小的聖經，在星期日的早晨，總是拿了聖經，從攔樓上下來，就到禮拜堂中去。

攔樓上下來，是要借用一個活動小木梯。往常他安置這個小梯，一點不感困難。今天却不然了。他發現置梯的地點已經有了竹竿，竿上還滿晾了衣服。誰的衣服？自然是新搬來的房客無疑了。

他拿了那冊聖經，在梯口端詳了半天。終究不好意思叫那少婦移去那竿上的衣和那幾根竹竿。他自己呢，又不願去移動它。那機警的房客，却笑嘻嘻的過來將竹竿移去，幫助他放好了梯，看着他走下來了。

這些都是極其渺小的事件。渺小的事件是最值得人們去追迴的。尤其是像趙秋士這樣富於想像的

人。他自從進禮堂後，這位女房客的印象始終沒有消滅。不單不消滅，而還逐漸加深。他也曾在上帝面前禱告過，求上帝清潔他的心田。無如上帝不降福於他，他始終記着那女房客。

世界上有上帝也有魔鬼。最妙的就是上帝是萬能的，而他並不去消滅魔鬼。好像他故意把魔鬼放在世上，讓「無能力的」人「去抵抗的。趙秋士是個一無能力的人。魔鬼始終讓這位女房客久踞在他的心田。

趙秋士今年纔十九歲，上帝應該饒恕他。上帝造人，在青年心田中放下了一顆愛心，總不能讓這顆愛心活活的死去。趙秋士的心中是甜蜜還是痛苦，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覺得今天的心田沒有往常平靜，恨不得飛出禮拜堂放在那攔樓的梯邊。

上帝並沒有叫趙秋士做禮拜。趙秋士也有離開禮拜堂的自由。但是趙秋士沒有這勇氣走出去。他坐在禮拜堂中真像坐在針氈上。上面牧師講了些什麼，他共總不會聽見。好容易將禮拜做完，急急的走出，很慶幸的，他在馬路上就遇到那位女房客了。

女房客含笑着問他是不是去做禮拜回來的。當然是做禮拜回來的，但他却不敢回答，他只覺得心房跳動的利害，他的面部已經紅起來了。

他匆匆地回到自己所住的攔樓，攔樓是沒有什麼值得久坐的地方。他只有一張牀，就在那牀上躺下起立好多回。他希望那新來的房客再來和他說幾句話。可是她却始終沒有來。

他這一番焦急的情形，直到晚間纔覺得寬舒些。今晚，趙秋士應該認為最可紀念的一晚。樓下房東太太和她丈夫看京戲去了。這個屋子沒有人，只有趙秋士和那新來的女房客以及她的寶寶。約摸八點多鐘的光景，女房客買了一點瓜子糖果，走到後樓便請他談話：「你那兒沒有燈，睡覺也似乎太早

了。下來談談話。你……一向都是睡這般早？」她的語音非常清脆，趙秋士糊裏糊塗走下了攔樓，便到後樓和她談話了。

她是一位約摸二十四五歲的少婦，一個非常坦白的人。她毫不顧忌的告訴了趙秋士說她面前這個寶寶，並不是現在的丈夫生的。現在的丈夫不是她心愛的人。她跟他在一起，只不過是爲的幾個錢，她問：「一個女子嫁人，到底爲了人家的品貌還是爲了人家的錢呢？」

她好像是很有感慨的說着，趙秋士又如何敢回答，他的人世經驗，委實是太淺了。她又說：「在你看，也許爲的是品貌。我在你這樣年青的時候，也是這樣想的。然而這樣想却並不一定對。像我現在就完全看重金錢。我沒有辦法，我和孩子都要生存。」

趙秋士癡呆的望着她。她的話說的實在太深了。但是她並不希望秋士給予同情，她笑着說：「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年，應該怎樣將這數十年混下去。尤其是我們女人，專門爲了吃飯方法找一個丈夫。」

她發出一串輕笑，便不再說下去了。趙秋士偷看了她一次，她的臉上泛出了一點紅暈，配上她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秋士的心房不禁勃勃地跳動着。

他不說話，一逕在那裏磕着瓜子，這沉靜的空間，已經使寶寶在她懷中入睡了。

趙秋士誠然是一個富於理想的人。他一面磕着瓜子，一面在望着他們。這是一個沉靜的晚間，雖然房中的環境，不怎樣美麗悅目，女房客的笑語以及她懷中寶寶的睡態，足使他想念到這裏好像是一個自己的家庭。女房客道：

「你的思想和我是很相同的。」



「我的思想？」趙秋士十分驚訝的望着她。

「你的思想，我已經看見了那擱樓牆上所寫的幾句詩。」

「你看了我寫的……」詩字沒有說出，他的臉已經紅起來了。

「你那幾句詩我還記得，叫：

我沒有愛人，

愛人隨處都能看見我。

這廣大的世界中，只有你……」

「『你』字到底是指着誰呢？」她陡然問出來，態度真是十分的可愛。趙秋士的膽量便大起來了。他笑着說：

「我沒有愛人，只有你……」

「不用再說下去。」她用十分活潑的態度止住他的話。

「爲什麼不要我說下去？」

「爲什麼要說下去？」

她那一雙眼也似乎要說話了。

這是一個相對沉默的期間。兩個人都有愉悅的笑容浮在臉上。她又說：「我以前的丈夫就常和我說，一個人說話並不在乎多的。相對的沉默，就是我們生活中最好的意境。在房內我們常常相對的沉默着。我記得在一個月光如水的夜裏，我們同坐在溪邊，小風吹着，他向我說：『我們沉醉在這個可愛的夜裏，就像這樣的沉醉下去嗎！』我想不到他這句話就是他最後的幾句話。他就在那一天晚上離

開我的。他留了一個字條給我，叫我去找費仲元討錢維持我的生活。費仲元就是我現在的丈夫。」

「你怎麼會認識費仲元？」趙秋士忍不住問，因為這一切的話在他聽起來，實在是太有異於尋常了。她笑着說：

「他是我丈夫的朋友，我們以前見過的。」

「你丈夫的朋友會變成你的丈夫。他的人格太欠缺了。」

「不是他的人格欠缺，乃是我的人格欠缺。在我，看法也許和你不同。我是一個孤零的人，但我却也不是沒有家。我是從家裏逃出來的人。逃出的原因，就是因為愛上我以前的那個丈夫。」

「那他不能離你而去呀！」

「爲什麼不能？他有他的前程，我不能阻止他。在先，我和他戀愛的時候，我真是沉醉在戀愛之中的。我們同居了之後，我覺悟了一個男子的結婚，就是一個男子事業發展的大阻礙，我不能爲了自己去妨礙他的前程，我毅然的讓他去。」

「那他還要回來，你該等着他。」

「等着他回來，那不是又和他不走的情形是一般的嗎？」

趙秋士聽到這裏，他的夢就突然的醒了。他從攔樓來到這裏的時候，真像是做了一個甜蜜的夢。他看的盡是可愛的眼睛，迷人的笑靨，還有那一串清脆的話聲，攔入他的耳鼓。如今不然了。雖然面前坐的還是一樣的人，環境也是一樣的環境，他終覺得有些不對，他不敢再磕瓜子了。他呆望着女房客。覺得她的一切，真有些出乎人情之常。

趙秋士的心情，雖然冷下去，這位女房客的心情却仍是濃厚的。她說：

「你的歲數小，不能明白我的一切。我的意思是一個女子並不需要一個家庭，但是同伴却不能沒有的。我第一個丈夫就是我的理想的同伴。」

「你竟不想和你理想同伴在一起嗎？」

「不是我不想，乃是他不想。他既是在我面前說出他要遠離的意見，我決不阻止他，况且，他的離我，還有利於他的前程。」

她雖是坦然的說着，趙秋士的心情却完全淡下去了。他覺得她不是一個好女人，他謝絕和她談話，立刻便向她告別上了攔樓。

他上了攔樓以後就到牀上睡了覺。人雖是睡在被中，精神却比未睡的時節更加興奮。他想這是一箇什麼女人！把愛情，家庭，丈夫，貞操看的這麼淡。世道真是不行了。社會上竟有這樣的女人，同時竟有那樣的男人。

趙秋士的年齡雖然不大，他並不敢把戀愛，家庭看作隨便的東西。他覺得戀愛是神聖的，家庭的創造也一般是重大事業。把戀愛，家庭看作隨便的東西都是社會的罪人。

他安能和罪人在一起？他決意睡覺，不再去想這些無聊的問題了。

人性終究不全是良善的。好奇，倔強都是人類的天性。趙秋士的優良天性叫他睡覺，他的惡劣天性却叫他偷眼去看那女房客到底幹些什麼？他真的偷眼去看一次，那後樓的電燈撲的一聲就熄滅了。

黑暗的環境中，自然是最適宜於睡覺的，但是趙秋士睡不着。睡不着的原因，他自己明知道是在胡亂的想着那女房客。現在的女房客已經發出細微的鼾聲了，而趙秋士還是睡不着，鼾聲一陣陣灌入他的耳內，好像是專門提醒他的，叫他「不要睡，不要睡！」

他翻來覆去的好幾次，覺得在被中十分的不舒適。夜間的失眠，使他次日面色灰黃，兩目發赤，精神不振，校對工作的效率，從而低減下去。尤其差的，就是白天工作的時候，也會想到她，而且時常對着天花板作無聊的遐想。結果大家都說趙秋士變了，變了！

這一種情態，趙秋士一逕保持了好幾天，大家都對他發生了興趣。他呢，自己既不肯告訴人是爲了什麼方纔如此。更不願再和那女房客談一句話。但是他的心中却又決不丟棄她，時常窺察她的行動，用作第二天坐着遐想的資料。第二個禮拜日轉瞬却又來到了。

這一個禮拜日的早晨，趙秋士沒有心去做禮拜。爲什麼原因，他自己也說不出。在前兩天他打從禮拜堂門口過的時節，心裏總是十分的不甯靜。他自己暗想着：「下一個禮拜日自己不能再來做禮拜了。走到禮拜堂的門口，心裏都會不甯靜的，再要走進禮拜堂，恐怕連坐都會坐不住的。」

禮拜日早晨，睜開眼的時候，牧師的話，便在他腦中顯現着：「經上說：『人點燈爲什麼不放在斗底下牀底下？因爲隱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愚笨的人們呵！快些將你心裏的隱藏的事情向人們表白，求得上帝的憐憫罷！』」

今天的早晨，趙秋士想到了這句話，頓覺自己的思想比往常格外清醒些。他想着自己好些天都弄的神志不甯，就是因爲心裏隱藏着這些事未曾向人表白。他又自己解說着。

「倘使我覺得她不對，便向她說明白，即使她不聽，我心裏也就安了。倘使我懷疑她那一點，也應當面問個明白，即使她不說出來，我心裏也就安了。我不應該隱藏在心裏來加增自己的煩惱呀！」

他頓時覺得一切都開朗了。他決定向女房客說明一切，下一次再打從禮拜堂門口經過，心裏纔不

會不甯靜。

他鼓足了自己的勇氣，很坦白的向女房客說她的行爲不對。因爲她的行爲不對，自己損失了好幾夜安穩的睡覺。女房客很悠閒的笑着，她並不覺得她的行爲與趙秋士的睡眠一毫沒有關係。反而說：「我一生就是向人說極坦白的話的。難得遇着你這樣坦白的人，也肯向我說出這樣坦白的話。我如果不坦白，怎麼肯在你的面前說我那些悲傷的經過！那些話我知道是爲一般人聽不入耳的。」

她說時微嘆了一聲，好像有很大的感觸。但她強自抑壓着發出一點不自然的笑。

「我很感謝你，爲了我的經過，攪了你的睡眠，只是這一點同情，我已經是感激不盡了。」

趙秋士聽了，覺得自己沒有話說。她有什麼錯，只不過是一個棄婦爲了生活就嫁了自己丈夫的一個朋友。他盤算着。錯處全在男人一方面的。第一個男人不應丟棄她。第二個不應該收留她。她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第二個男人不收留她，她的生活，立刻便發生問題。

趙秋士還有什麼說的？他現在已經完全沒有了。前幾天想的全是一些浮思，而且是雞零狗碎，不值得提出來討論的，他癡呆的站在那裏。女房客又道：

「我不但是感謝你，對於你還有無上的欽仰。別人聽了我那一番話，老早就會說，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壞女人，理她做什麼？只有你，還肯和我說話，還肯告訴我的心情。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罷，未來的生活，還要我帶着孩子去過。我願你把我撇開，只就我經過的事實，給我一個最理想的辦法。」這一下却將趙秋士難住了。他只覺得不說也不好，說又說不出，像一個黏在蛛網上的小蟲，雖有掙脫的心思却無掙脫的手段。他有點情急，女房客道：

「你叫我丟開了這第二個丈夫去找第一個嗎？」秋士道：

「你不是說你決意和他離開？」

「對！」她發出一絲兒笑意。接着說：

「即使我現在改變了我的心思，也不能叫他再收這一盆覆水。所以我只有一條路，就是隨着這第二個丈夫過下去了。」

她睜着兩隻眼望着趙秋士，趙秋士何來更好的意見。天良上不能叫她再離開第二個丈夫再去找第三人。他只好同意她的見解。她的態度變得十分的誠懇了。她說：

「無論誰也許會同情我的意見，可是自從我搬來了之後，他可會和我住過一天？這是你眼見的事實。你的生活實在過於枯寂了。我不應該離開他再去找第三人，但是我總該有兩個說話的朋友，我不能虐殺我的心靈，這是我對我心靈的義務。你說是不是？」

她的態度非常莊重，話語卻是十分流利的。趙秋士癡呆的望着她。她說：「我所揀選的朋友，就是你。我能在什麼地方，找着像你這樣坦白的人？」

「我？」趙秋士驚疑的說不出話來。

「我對我第一個丈夫想念的太過分了。在我嫁他的時候，我們沒有什麼錢，租的房子也是一間後樓像現在一般。承二房東的好意，把擱樓也讓給我們了。我丈夫是靠寫作賺幾個錢的，你說和我在一起坐着就寫不出。於是就在擱樓上裝了一盞電燈，放了一張小桌。所以我現在對你的要求，就是在你的擱樓上，也讓我放一張小桌，裝一盞電燈。」

「那不行……」趙秋士很急的說。

「有什麼不行，對於你是毫無妨礙的。光明當然比黑暗好，有一張桌子當然又比沒有桌子好。晚間你還可以做點事，你就把燈和桌看作是你的好了。至於別人把你看作什麼人，你自然管不了那麼

些。我丈夫在欄樓上寫作，他不叫我，我是不敢上去的，可是如今他不在……」

說時她露出一種楚楚可憐的態度來，趙秋士一句話也不說。

第二天的晚上，燈和桌都裝置的齊全了。趙秋士根據了「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原則，也買了些瓜子糖果請女房客上去吃。他們相對的坐着，笑容浮上了臉。秋士說：

「我是個不會寫作的人。」她笑着回道：

「原是不會寫作纔好，倘使會寫作，我就不敢上來了。」

四月號

# 雜誌

畫報六頁

· 本期另售每冊十元 ·

梅 露

一月風雨

新文藝寫作問題筆談

執筆者：石木·易庵·予且·李默

現地報告

運輸船隊護送戰  
莫斯科戰時風景綫

朱學誠  
徐導之

新聞網外的新聞  
中國內幕異聞錄

葉君宜  
項秀瑛

小品學

珍異動物奇談  
珊瑚礁  
虎豹猩猩

項秀瑛  
一亭

人

憶鳳子  
訪音樂家李維寧

郭良奮

文化人

病中的英子  
結婚記

于雨容

散文

詩詞中的楊柳  
義大利之旅

橫光利一

四篇

貓·鼠·人  
寫字間裏的女性

蘇文載青

小說九篇(均加插圖)

失音的唱片  
一日的辛勞  
黑曠  
紅山茶  
萬松嶺上

危月燕  
林蕭鳥  
田波蕭  
靜懷

響導姑娘(報告文學)  
我的科班生活

洛川

三月劇壇漫步

譚玉璽

最新出版

新中國叢書第九種

## 新中國報評論集

集一

每冊十元  
總發行  
街燈書報社  
上海山九路  
海東二〇號

雜誌社發行

全國各大書局均售

新中國報之評論，素為各方所重視。欲「認識中國，認識世界」者，不可不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77198

種二第書叢誌雜  
外天雲碧

集說小作創

編纂者：雜誌社編輯部

出版者：雜誌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電話：九一四六八號

經售處：街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建國書店

南京太平路大行宮口

新國民書店

蘇州護龍街七〇〇號

定價：每冊十元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一日出版

031494



10.00